

策府統宗

卷十一

春秋原流 班氏固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杜氏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立西方之士諸侯亦各有國史大史者於策小事順時而已事于 曰晉之更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解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周之舊典禮也周德既衰官失其掌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未即詩所記注多遠舊章孔子因舊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志其典禮上遵周公之制下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審則利而正之理示動而其餘則皆即用舊史附從周明曰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與魯君子左即明觀書大史氏固魯史記而作春秋於魯猶忠勤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其言印明尼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鄭氏之傳鄭氏與師叔氏有錄無書不顯於也惟公羊穀叔左氏三傳僅王今猶存。

舉之以為所記之名是也。若三傳注云春為陽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秋為生物之始而成物之終故曰春秋。及舊說襄公十四年春仲正月仲臘故作春秋九月常寅以其春作春秋故名春秋或以為取春實秋殺之意或又以為一震一殺者氣秋氣皆正氣蓋春秋之名不如於夫子禮坊記云舊春秋記晉書曰殺其君之子焉為丘陵解曰比掌屬詞春秋故也左傳昭二年邾宣子來聘觀易求春秋及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時則知孔子春秋之時舊有春秋之月至孟子以嗜之風楚之檮杌與魯之春秋並列而晉語司馬儀崩羊舌肸曰習于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博太子之法曰當教之以春秋捨外傳而設時司馬儀乃見荀卿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云乘與檮杌則春秋是其本名晉是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春秋是列國皆有春秋不但不始於夫子而不始於魯也惟魯之春秋經聖人筆削而百王之大法昭而遂以獨具其名號齊襄公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北謂今之春秋也又嘗考之古知有夏商春秋又有晉魯宋至後世史學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若康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起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之類往往有之故如春秋古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綱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盡地合二十國史記而為之者也

詩亡春秋作。因舉紀聞。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書序有宣王為春秋可以興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立櫟櫟焉。擊鼓之詩。以從琴子仲為怨。則亂世之聲。猶未風也。黑夜之詩。特天子之命。朱後安。則春爭之惡。猶有懼也。更齋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嘗有頌而周益衰。風終於陳。而詩遂亡。夏商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異人矣。春秋所為作與。

春秋正名分。莊子雲秋以道名分。邵子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此，謂之名分之書。朱氏所謂如正月加王策之也。吳楚之君不嘗與削之也。晉侯召王而曰：除以示附也。甯殖出君曰：衛侯出弟以示君也。仲子曰：惠公仲子成風，偃庶也。陳黃而曰：陳侯之弟，或衛榮而曰衛侯之兄，皆明兄弟也。陽虎陪臣而曰：孟吳楚衛王。而曰：子討亂賊也。斟不嘗鹽而小白當塲。宋不嘗鹽而忍當鄆定長助也。晉荀甲生許當子，此重父子也。凡此類皆所以明分義也。像模隱為攝而書以公則非攝矣。傳稱止不嘗鹽而言以叔則非不嘗鹽矣。是立未踰年而書曰：君正里克之罪也。鄭子叔歸藏於越宮而書唐突君之情也。齊無如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穀屬臧之名也。

凡此類皆所以正名實也。

嚴三炳曰：學記聞春秋以道名分，直持舊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夷越以蔡叔弗討而謂故是錯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廟。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彌以君弱臣強而威福之柄移也。何其嚴乎。

三難：春秋羅叙之體大凡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如即位崩葬平之類。朝聘會盟此當與所必載，故《春秋》祭祀婚嫁賓旅蒐狩皆國之大事，其令禮者，天子不錄公事，而常事不書者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書之如瑞慶災異人君被殺被執斧斂郊廟非常之事，或持特書之。所謂十者，悉書以志實略，常以明禮，省辭以從節變文以示義，即此以見微。記是以著，未示禮以存禮，詳內以具辭，闕略因舊以簡，益以成禮。又杜氏預左傳序三體者，謂凡微顯間幽缺，成義類者，皆據舊列特義，指行事以正復疑，此發傳之體一也。諸稱書不書先古，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折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舊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此發傳之體二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此發傳之體三也。

三義：先儒謂所見莫辭三語必有所本也。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

三世：三世之說有二。鄭氏據孟懿子授神與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為一世，僖十九盡襄十二年為一世，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為一世。鄭曰：以九九八十一為限。何氏三世者，昭定哀為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為所聞之世，隱桓莊間傳為所傳聞之世。

三關：捨遺記何休作左氏嘗為公羊廢疾殺樊墨守，謂之三關。

四繫：春秋有四繫，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五例：杜預謂春秋有五例，一曰微而顯，又見於此義，起於穀，稱族尊君統，含族尊夫人心，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讐，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直而不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識別稱，天王求東，齊侯欲拔穀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蓋戒而意，書齊約誥，三列人名之類是也。

五始：何休文諭例，五始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

五十凡：孔疏釋例，欲篇云：撰凡者五十。其列四十有九，蓋以母第二凡，其義不真故也。按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五經斷例：胡傳自序，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理之要，失不學是經，而處大冤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

三科九旨：何休文諭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具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侯，內誦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朱氏注以張三世，存三統，內外為三科。一時二月三日四王五天王六天子，譏入貶。九謫為九謫，謂時與月日詳略之旨也。讀與脫絕，輕重之旨，說與何氏為異。

七缺：何休文諭例，七缺者，惠公犯正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大，是為婦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為臣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戮，為君之道缺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姬，為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臣殺其君，固為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葬十四年八月乙亥，葬三十一年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為七缺也。

七等六輔二類：何休文諭例，七等者，周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大夫，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侯輔其君，大夫輔其子，士輔其子。春秋無例，程子曰：五經如法例，春秋則斷例也。五經如樂，方錄秋則用以治病也。謂春秋為易言，則微辭與義有體，明謂春秋為難言，則大義昭然，原易見似有所謂例矣。

春秋無追例：春秋繁露，易與追上，詳無追註。春秋無追例，胡氏曰：春秋有事同而辭異者，後人因謂之例，其事同而辭異者，謂之變例。

春秋無追例：春秋繁露，易與追上，詳無追註。春秋無追例，胡氏曰：春秋有事同而辭異者，後人因謂之例，其事同而辭異者，謂之變例。

春秋家多以例名書。董子春秋繁露云易興遠古詩無遠詣春秋無違例斯可謂要言不煩者矣。自世儒以例求經於所撰者多名之曰例故有曰牒例者鄭氏載劉氏贊也有曰諭例者何氏休也有曰通例者韓氏滉陸氏希聲胡氏安國畢氏良史也。曰經例則方氏範也。曰傳例范氏寔也。曰說例吳氏略劉氏敬也。曰畧例劉氏獻之也。曰統例丁氏副朱氏林也。曰纂例陸氏高于氏應中姜氏乾嗣李氏應龍戚氏崇僧也。曰總例韋氏表徵成氏元孫氏明復周氏希葉氏夢得畢氏澄也。曰凡例李氏謹曾氏元生王氏稚也。曰類例石氏公儒胡氏維寔周氏敬孫也。曰忘例馮氏正符也。曰演例劉氏熙也。曰義例趙氏瞻陳氏知柔也。曰利例張氏思伯也。曰明例王氏哲王氏日休也。曰新例陳氏德算也。曰名例陳氏嵩也。曰門例王氏立王氏鏡也。曰地例余氏嘉也。曰會例胡氏算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序例則家氏敏翁也。曰括例林氏堯叟也。曰本例崔氏子方也。他如梁簡文帝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有例宗啖氏助有例論黃氏澤有義例考。衆目紛紜雖不無發明之處而多指亂視學者莫遁所從要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外通類斯為得之。

春秋兼詩書禮樂易。胡安國曰春秋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守常與則體乎禮之經本志怒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靈。案胡氏此論精粹之極所以然者聖人之心純乎詩書禮樂之理盡乎卦爻象數之變故一筆一削皆肖其中之謚奮而出也。

春秋天法王法。郝仲興曰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冢賤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

之書胡定謂存心之要與也。

春秋天子之事。胡安國曰春秋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賦予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幅已所當斂。五禮弗庸已所當扶。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操亂世反之止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案典禮服刑天子主之春秋亦非自主其事然以天子之法覆贓其人則即是行天子之事耳。若說到託南面之權便不是。

春秋百王不易大法。程子曰天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夫子當周末聖人不復作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不諱遠不憚質無疑俟不惑者也。微辭奧義時措從宜或抑或繼或子或聲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懼衡揆道之樞紀也。案寬猛之宜是非之公即帝王刑賞所以當也。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即風俗所以美爭訟所以平也。至於正父子君臣之經則人道所以立詳春王正月之制則天道所以成備旱乾水溢之災則地道所以垂其為百王不易之大法信矣。

春秋伐王有賞罰。朱子曰周衰王者之賞罰是足而非非善惡而惡惡誅暴謫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案朱子此論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其伐賞處若齊桓伐楚書爵以美揚夷之功其伐罰處若楚人侵鄭奪以著滑夏之罪。

春秋以王法正是非歐陽修曰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晏楚徐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重周命久矣。孔子生其末也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也。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畫一用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也。案歐陽氏此論極得經曰王正月王人王使而尊王者義。違王者貳皆是明王道以扶周意。

春秋公非有意。邵子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貳。宜聖人特立私意故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功也。如因牛傷則知魯僭私因初獻六羽則知魯僭八偷。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案邵子此論深得聖人之意從來說者皆謂深文刻意以快人之陰私厚薄聖人矣。

春秋貴被侵伐。程子曰春秋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直書其事而常責天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己則引咎自毒或辨論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因其封疆上告之天

予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鄭國。必有所直。苟不勝其忿而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為主。責已絕亂之道也。索而與戰。固是罪。然擅侵伐者。宜其罪反輕耶。至謂告天。示訴方伯。赴鄭國。此尤迂當。是之時。雖天子不能為。方伯不能討。是以被侵伐。則告之。訴之。赴之。何益耶。

春秋孔子刑書 邶子曰。春秋有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案周子云。春秋之正。王道明大法。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亦此意。信乎。聖人一字之賤嚴於斧鉞矣。

春秋幾微獨斷 宋翼曰。鄭伯使宛來歸祊。而書曰。入內不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先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侯秦因伐而如京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點。著結之專也。公會晉侯。鄭伯於中。卽董帥師。會晉人。鄭人伐宋。著革之擅也。凡此類皆所以著幾微而伸獨斷也。

春秋宅心忠恕 胡文定謂春秋宅心忠恕。如隱公死於仲翬。而書曰。薨。桓公死於彭生。而書薨於彭。昭公見逐於季孫。意如。而書曰。孫於晉。又公叔彌縫。姜之溫惡。亦書夫

人書小君死。亦書薨。齊桓公殺友。姜以屍歸晉。夫人薨喪。主日葬。凡此皆曲為齊。謂其忠恕。即可见矣。

謹嚴切近

困學記。問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貫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貫之。

屬辭比事 程端學曰。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必孔門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夫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如晉桓見殺於鄭。而莊公忘父之仇。主王姬婚。與齊人狩。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繁書子。同生於前。至三十七年而始娶。又如公如齊。逆女先至。而從夫人入。其

故卒有姜氏弑。閭孫弗之亂。凡春秋之事。無不皆然。

春秋從赴告策書 哭助曰。列國至多。若會盟。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况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又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如既書鄭伯寔災。真必書。因學紀。聞春秋。見處異。不書詳瑞。所以訓賓興。防怠忽也。凡書日食者。三十六山崩。二震。電。三地震。五不雨。七雨雪。三大雨雹。三内外大水。九黑冰。三星災。四大旱。二山灾。七蟲災。十八厄。他如陨石。六鷗石。言。多人立。之類不可悉數。唯有年。大有年。各一。

有賊無復之非 有謂春秋有賊無復者。因玉無義戰之言。而泥之也。有謂無賊無敗者。因竹書紀。年載。弑。棄。兵。師。齊。人。殲。於。蓬。之。事。而。泥。之。也。不知春秋為名分而作。如一於疑。則謂之夏。書可耳。傳。賊。皆。視。爲。野。史。可。耳。不。亦。銀。毛。

春秋從質之非 公羊家舊說云。齊廟之迎。從是之質。適匪也。春秋因史制經。其大要有二。凡郊廟。長祀。朝聘。蒐狩。取遠禮者。識之。是典常禮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變文從質之非。則誠之聖心。以定褒貶。是著據制也。旁聖人當機發斷。以定褒貶。光明王道。而為法後。王何必從夏乎。

春秋穿鑿有二 治春秋者。其穿鑿大端有二。一以日月為褒貶。一以稱名稱爵稱號為褒貶也。呂大圭曰。春秋有這例。有特筆。如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此違例也。如天王狩於河陽。陽虎判不書。書。蓋爲有王大弓。此特筆也。

如既晉宋伯姬卒於澶淵之會。又終之以宋災。故有聞而書者。如子朝之亂。林湫。自至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為故。曰。王室亂。有水。赴告之辭。而書者。如劉永之。以王淫居於鄭。則來告。丘。敬王。居。櫟。尹。氏。立。於。廟。則。宋。告。矣。皆。紀。實。也。非。惠。之。大。而。詳。其。辭。也。

春秋書法可疑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僕以其革削之服也。革削之服。應。考。於。魯。執。事。然。春秋。書。法。實。有。可。疑。者。趙盾。之。不。討。職。許。止。之。不。嘗。無。而。書。弑。以。其。有。公。歸。也。楚。王。廢。之。死。據。左。傳。公。子。國。入。問。疾。繼。而。弑。之。則。國。實。弑。廢。也。而。經。書。廢。卒。弑。者。曰。楚。以。疾。赴。故。不。書。弑。夫。弑。君。而。嗣。位。誰。肯。以。弑。赴。故。不。書。弑。是。轉。開。一。規。避。法。也。是。靈。王。之。被。弑。也。左。傳。謂。王。田。於。乾。谿。聞。公。子。比。自。晉。歸。作。遂。自。繼。則。興。繼。弑。者。有。間。而。經。則。書。是。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則。子。弑。者。

脫其弑君之罪。一則自繼者生臣以弑君之名。又如齊孺子荼之死據左傳悼公使朱毛弑之陳乞不過先廢荼而立悼公耳。悼公既立不得專坐乞罪也。而經書曰齊陳乞弑其君。豈宜左傳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經但據舊集以言耶。使風作傳者之詳其事。則首惡不苟漏網乎。以經為據。當自作傳者誤爾矣。

讀書記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據此則春秋之有闕文殆因魯史之舊無疑矣。

修史主魯

呂大圭曰或問夫子之修史也何以主魯曰夫子魯人也春秋魯史也以魯人而修諸史固其宜也。而何疑之有且夫子嘗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夫子修春秋之意也。案呂氏此論可以破何氏黜周王魯之說。見春秋主魯謂夫子以魯為新王。不知夫子以魯人修魯史僅僅為諱耳。其大決天子之防處則仍不能諱。如借郊借廟借門借雨觀及隱公子惡於野之薨等皆直書見義曲筆見貳是史雖主魯義則尊王也。豈可厚誣聖人哉。

始隱公春秋託始於隱公者以平王之四十九年適隱元年而鄭伯有終遠之刺天王贈諸侯之憂政教不行於天下。春秋所以肇也。此說先儒皆同。獨陳傳良以為始於桓五且謂繢葛之戰春秋所以始非也至公羊傳以首隱為祖之所達聞與武謂隱為譖國賢君又謂隱即位不告皆過於穿鑿者也。

春秋何以終獲麟說公穀者以為文成而致麟而作春秋以為麒麟而作春秋遂以是終焉。王通曰春秋以天道終故止於獲麟。鄭樵曰春秋終於獲麟聖人原出無意歐陽修曰孔子得魯史記自隱公至獲麟遂刪修之義在春秋不在起此其說皆非也。聖人因獲麟而絕筆初非無所寓義也至謂有麟為漢將受命之祥更妄誕不經矣。

春分終始 鄭子學於季挺之先視以陸氏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於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舉。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十二世見闕異辭 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則定昭哀。有聞四世則襄成文宣。有傳聞五世則僖閔杜桓隱其十二世也。又曰所見六十一年所

時月日不可為褒貶 年月日時四者史之所記。皆應真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係月。月而無時者孔氏疏達正義謂是或史本闕文而仲尼不改。

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如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此當是寫者脫漏也。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照即而有壬申丁丑此或史先闕文雖欲改正無以復知。至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乃自文公以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僖公以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年數各同而日數幾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且他國之告若不以日則與史所書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修之舊與矣。安得齊同自然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既有詳畧不可以為褒貶也。案春秋之患莫大於以日月為褒貶如殺梁石墨知之物故日之鵠徵有知之物故月之尤迂曲可笑。孔氏史先闕文及後人脫誤二語足以解前賢之惑而發千古之疑矣。

讀春秋不可泥一字褒貶 禮經解云屬辭比量春秋故也。程端學以為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如魯桓見殺於齊而莊

公主王姬與齊人守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幣。又如書王人子突救衛繼書衛候入於衛又書公至自俄衛之類使人比事觀之而失得自見。自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以還就其所謂褒貶如黃氏震所識固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以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他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以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父弑君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判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皆天子之事。天之為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於褒貶生凡例耶。案宋史深鄭氏曰以春秋為褒貶亂春秋者也。朱子曰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不過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徂探

石氏亦謂稱人者貶也而人不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合數說觀之則春秋雖仲尼之忘筆然不核其屬辭比事而徒於一字之褒貶求之不失之鑿則失之拘而已矣

春秋九月而崩。春秋經傳皆引公羊曰：「孔子作春秋於九月，而崩于卜之得陽，葬之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論語記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

正月書王九十二，因學紀聞春正月書王者二十有二，二月書王者一十九。原注元年不以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焉，以存二王之後。原注之二月三月亡失以何休爲是，蓋書王者皆當存之。正月書王者三十有一月，二月三月皆有王焉，以存二王之後。原注之二月三月亡失以何休爲是，蓋書王者皆當存之。

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代之後。使究其正朔。所以尊元聖道。三统互易。是也。公羊傳注二月。三月夏之正月。每月書正以流三王之。Eo固同至。正月事。每月書王。故舉前文以繫之。而王每月事。則書王。故舉前文以繫之。

情未見其可。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患焉。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二國而慢時主。其為頗倒，不亦甚乎。

着用周正周而行之。故人所仰慕者，惟云胡氏安國也。以晦明而仰不遐者，蓋氏九家也。周氏章就羣說考之，謂孔鄭為義善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朱子以為七八月五六六月也，非四五五六月也。何云苗槁孟子又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虞成宋子以爲十一月十二月者，皆古文書音皆二十疋等皆一七言。今之五六六月，豈是夏苗？

雨之時故雩祀以求之此與朱子所釋苗穡之說合國語單子遇陳武述夏令曰十月成皋盡夏之十一月乃周之十二月此與朱子所釋梁之說合明堂位言夏六月以帝豐祀周之大廟天帝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為季夏以四月為六月矣邵子生言歲十二月合數萬物而掌管之大指謂壬王十月而言十一月是

十月為二月矣。且春秋書春無冰秋無麥，謂時不改何以冰在春而麥在秋？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廟，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謂月不改何以冬至在正月而夏至在七月？更考麻法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於癸卯之二月也，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龍尾，則夏之十月也。卒真曰：「火出於夏而為正月，

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此尤其明白易見者也難者曰詩臣工篇言維莫之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莫春而來牟將既宜非不改時之諱乎四月屬言四月惟夏六月得矣四月而直稱夏五月而暑已徂豈非時月俱不改之證乎不知此又有說蓋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雖改月改時而殷時出政仍從夏令周豐一書或言正歲或言正月

月其言正歲則從周其言正月則從夏如仲冬教大閱十二月斬冰之類莫非夏正總之以月起數者周正也以寅月起數者通稱也汪氏克寬云詩以寅月起數乃民間歌謡之辭故從舊俗斯言也可以破蓋革疑矣

周正不改時月。春秋時月當本周正當時。傳之者三家。若左氏則見而知之。公羊穀梁則或見或聞而知之。傳漢及唐初未嘗有改。自宋程伊川胡康侯有改月不改時之說。而明之劉文成因之。宋蔡仲默魏華文有周不改時並不改月之說。而明之章本清因之。惟趙氏熊氏諸家覺其非是學者猶疑信相半焉。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不改。

是三代以前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也。試以經文考之。如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異之。故書之。若夏之三月則改鑿久矣。震電何足異也。桓九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此冬也。宜有冰而無冰故異之。若夏之春則冰泮矣。又如壯七年秋大水無冰。苗若夏之秋豈復有麥苗耶。桓八年冬十月雨雹。八月也未履雪而雹。故書定元年冬十月隨霜殺菽亦八月而實冬。若違亥之月則霜不為異而時亦無殺矣。再驗之傳如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昭二年二月日南至寅月冬至已非天道。至卯月則春將分矣。而日始南至此皆事理所必無者。且春秋一書原為扶持王道而作。若於正朔大典先專擅改易。何以責天下之無王者乎。又孔子不嘗曰吾從周乎。若果用夏正從周之義。安在平由是言之。春秋之以周時冠月以周正紀事可斷然無疑。諸儒顧猶欲執行夏時之說。以滯之殊未思孔子之告顏淵不違欲為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與作春秋之旨原無關涉也。

晉用夏正魯用魯歷。左傳時月多與經相違。異如隱六年宋人取長晝。經以為冬。讀書記謂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蓋據當時之命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云云。以為朝覲會同則用周正。朔於其本國則用先王正朔也。然有不可解者。晉姬姓國也。乃僖四年十二月申生謚經書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殺卓子。經書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不鄭。經書十一年春又僖五年十二月丙子。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虢公以為九月十月之交。襄三十年。縫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為晉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以晉人而用夏正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左傳以為非禮。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以為辰在甲寅。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火星西流。司歷過也。則較周正又先丙月。讀書記謂驅蓋據當時著之。案漢書律歷志有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凡六歷而以左氏言失聞者為當歷。其說本於劉歆。故讀書記云然。然魯稱東禮之國而不用天子正朔。尤不可解。竊疑周自東遷以後。頌朔之典不行。諸侯司應之臣。又不盡精於推步。所以列國紀載多參差歛。商不改月。秦不改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胡傳以伊訓證商不改月。然漢書三統歷以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為冬。至是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商未嘗不改月也。又以秦始建國書冬十月證秦不改時。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氏注云。凡月皆大初正。歷復追改當時十月為歲。即為十月謂正月。又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劉氏注曰。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鶴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這改。惟此一事失改。遂以秦之十月為漢之十月耳。是秦亦未嘗不改時月也。

雜取三正

讀書記春秋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謬。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干支分注王年大書○○○御纂春秋直解。春秋為尊王而作。而用魯記年者。本魯史也。後人因以干支與天王之年冠其上。則意甚妄。第經所載而增之。則混經。且魯公之年大書。而王年分注。宜聖人尊王之意哉。今特立王年於魯君元年之前。而大書之所以別經也。抑以著尊王之義不失聖人之旨。云爾。案隱元年為己未。平王四十有九年。桓元年為庚午。桓王元年為戊子。莊王四年閏元年為庚申。惠王十有六年。文元年為乙未。襄王二十有六年。宣元年為癸丑。成元年為辛未。定王十有七年。襄元年為己丑。昭元年又為庚申。景王四年定元年為壬辰。敬王十有一年。哀元年為丁未。敬王二十有六年。

魯失再闇。讀書記左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甲子。司馬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循西流。司馬過也。非是。魯歷春秋各國之歷。亦自有不同。據當時著之。案漢書律歷志。六歷有黃帝頤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言失闇。皆謂魯歷蓋本劉歆之說。

東西二周。丹鉛總錄。東周西周學者多未分析。高談戰國策注。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誤合為一城。鉛戰國策注。胡文定傳亦然。尚書洛語云。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我又卜澗水東。孔注。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澗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澗間下都在澗水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則王城成周決非一處可見。

春秋十二公邦交。黃氏曰。春秋十二公之交於世者。隱公初與宋伐鄭。後因齊之來。反受鄭賂。而伐宋。此反覆以據諸侯之始也。桓又成宋晉之弑亂。助鄭突之篡奪。不自量力。求宋以平鄭。宋卒不許。復轉而仇宋。其所交於當世者。顛倒激甚矣。莊公忘父事。集以求歸於齊。致貞姜復讓文姜之惡。身死國亂。二子礪焉。固無足道。閔公八歲而為慶父所弑。真奇閭而無議者也。僖公遭值齊桓晉文之霸。會盟征伐。一惟霸主。從是文公昏怠。凡霸王之會。鄰國之好。皆委之大夫。魯於是始

襄公以公孫彊賄齊立己之私恩終身事齊絕不與諸侯交成公以行父歸父謀去三桓之私怨大舉伐齊盡反前人之事齊者以事晉襄公於齊與邾莒之師皆莫之敢卒死乾侯定公用孔子會吳余用子路墜三都盟伐邾親之差強人意昭公之卒不免終哀公時楚震吳強魯又始改葬晏尼凡十二公之交於世者如此而其強弱始終之齊亦可參焉

春秋與義戰。因學記聞春秋書侵者百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瞽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也。三大變。春秋三變之說始於蘇氏。謂其始也雖幽失道而禮樂征伐出於天子諸侯不敢肆春秋將何施焉其中也。平王東遷諸侯自為政。陵夷至隱之世。習以成俗。始也。

然而文武成康之德在人心未忘也故齊晉相繼而起東大義以尊周室會盟征伐以王命為首法猶在也故天子作春秋以繩之及其終也定哀以來晉既喪政出於大夫雖之以吳越橫行中國天下靡然入於戰國是以春秋終焉宋隱十四年華帥師桓十一年柔明折經賓而去族蓋大夫初專諸侯之權猶未盡下移也僖二十一年大夫盟晉冀譖不當公又二年燕隨之盟書士殺十五年入蔡之軍書郤缺而天下之大夫張亥成二年殺之戰嘗以四卿帥師襄十六年湊報之會晉以荀偃主盟君之弊至此而極於是上行下效宋無祁有陳寔鄭罕達有許瑕晉陳恒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歛處父皆以陪臣居于各家而山拔日中無所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公滅強王盟中郢成公時晉悼公出楚杜退職雖而吳楚又爭霸定襄時政自大夫出是以終春秋之世無如之何

用兵十三例 春秋於列國用兵，舊法不一考之經例，其曰：伐者，皆聲罪致討者也；曰侵者，皆潛師掠境者也；曰戰者，兩兵相接者也；曰圍者，環其城邑者也；曰入者，造其都邑者也；其徒其朝市者，則曰退，毀其宗廟者，則曰滅，詭道而勝之者，則曰敗，虜虧而保之者，則曰取，至於輕行而掩之者，則曰襲，已去而蹤之者，則曰追，聚兵而守之者，則曰戍，以弱假強者，則曰撫，而能左右之者，則曰以周氏章成，謂此十三例者，通經紀兵之大略也。而有書教書次之例，所謂彼善於此者，大抵於書教書次中見之，如子罕之救衛，樂羊之救鄭，齊桓之救許，叔仲之救之善者也。伐而當次，其次為告，如遠伐楚次於陳是也。又十三例中，惟伐之一例間，有足取如齊桓之伐徐，則為禦患也；伐衛，則為問討罪也；晉襄之伐翟，則為攘夷也；皆成之後，陳則招撫以禮也；晉悼之牛首東門諸侯，則不戰而屈人者也。蓋雖敵國相征而權其精卒，又當別論。故聖人猶有取焉，若入若滅若圍若敗，之之跡，則大聖人之惡竊兵，棄民於此，可以得其概矣。

而釋漢唐王而歎也。呂東萊曰：王者憂名者，恐天下之有亂霸者；恐天下之有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墜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功。龜叔仲與曰：世儒說春秋，舍尊周，擅名焉，無據故不得不稱頌。五霸稱五霸，故不得不贊。晉楚皆名，故不得不抑。魯衛諸國使之承學，承秦異名，故不得不以與。楚爭載是誰之咎歟。

五霸考 五霸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又有三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章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虔應助作風俗通，均主此說。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豐卿注：齊桓晉文參繆宋，真是莊頤師古注：漫書於異姓諸侯王表，則從杜氏。於同姓諸侯王表，則同趙氏而去。楚莊易以吳夫差又或去宋襄而增吳閭閻數說，不同。讀舊書記云：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甫二年，不當選例為五，亦不當繼此黑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招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入姓昆吾為夏伯，大彭不掌為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衡注：彭祖名龜，免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凡七百載。所謂五伯亦商時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所稱五霸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為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稱霸也。史記言趙王句踐遂報強吳觀兵中國，號稱五伯。子長在臺卿前所聞異解，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說，言春秋之五霸，當列勾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閭閻勾踐為五霸，斯得之矣。

五霸功過不相掩。邵子曰：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以言治春秋。又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春秋不貴五霸。郝敬曰：世儒以春秋為獎，謂春秋不即為之王者，五霸之力謂五霸者，在周室不滅。夫周之東遷無異宋襄，有桓文不與無桓文亦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平五霸共二百四十餘年，而東周存者又二百年，比無霸不滅之明甚也。之國之從橫，五霸望會，聞之七王之榮，并五霸派國導之，叔王稽首獻地。五霸扶天子侮王室，先之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獎五霸，則從橫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為該，無張儀作俑乎？仲尼之志行，春秋之義伸，則自無五霸，又安得有七王與嚴安之禍而世儒不思也。

先服鄭。齊楚之霸皆先服鄭。范睢李斯之謀皆先攻鄭。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轉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盡之。在德不在險，信夫。

暮秋尤惡晉。却敬曰：五霸之亂，莫甚於晉。楚春秋所惡，莫甚於晉。自重耳以詐力與其子孫，強梁驕恣，惟楚為其所忌。故始託於秦，後引舉趙，自助皆為楚也。世儒責晉，尊鄙遠，誤楚為恥，而楚實非恥也。謂晉擅楚不盟，食楚自不會，非晉能擅也。齊國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為也。故春秋之事半晉。春秋所惡，莫如晉。楚雖僻陋，未免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於周而晉召王徵兵，卒走其卿士，逼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於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頤驕勢以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蓋是春秋所惡莫如晉也。

鄭莊先強。徐揚貢曰：鄭雖小，嘗與晉夾據周室。時楚僻處江海間，未為中國患。而莊公以雄鷺之才，憑藉先靈，用制政，富當時，服駕乎有霸者之風焉。

吳越後龍。因學紀聞：列國之變極於吳越。通要以疲楚者，晉也。通以曉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桓公九合。路史發揮齊侯之為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葵丘之會言之也。誠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載之舉，又非其風者。衣裳言之會十一，而末始歃血，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厚而愛民，盡桓之底舉也。而夫子以為仲之力者，蓋以為齊桓者，正當上佐天子，恢王網，慕舊服，顧乃區區合諸侯以勤王。是特小相一卿之事，故也。悼公三駕。晉侯氏。日：秋，南歸之會。晉侯故，鄭因納斥堠，禁侵掠，是舉也可。謂春秋盛德，專比於召陵，有光焉。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七年。按去年秋，會諸侯伐鄭者，晉悼公之初駕也。今復鄭而盟於毫，北者晉悼公之再駕也。伐鄭而會於亳，魚者晉悼公之三駕也。左氏曰：晉侯謀所以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此也。李氏廉曰：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霸功之美也。齊桓歷歷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幹，忘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

追賢忘而持重亦猶知以道養心歎然謹於詩漢而繼之大夫工於指鄭而拙於懷陳明於治楚而暗治吳不然悼之霸過桓文矣讓莊黑曰齊桓過於晉文過於晉悼公若能舉網羅伯華而用之退樂書中行偃而不用則其功業必不止此○○○御幕春秋直解伐而會得鄭之讌自是鄭從晉二十餘年中國賴以少安三罵雖廢廢其功局可少哉雖然悼止爭鄭耳與桓之服楚文之勝楚有間矣况歲歲興師踐武已甚楚雖疲而諸侯亦道敝矣章吳議楚後不暇爭鄭不然諸侯道敝而無成必亂恐如士匄所處矣莫可與桓文比列哉

筆 同盟十六 春秋同盟十有六其二齊桓其十四晉說殺梁者曰齊盟二皆同尊周晉盟十四皆同病楚說左氏者曰言同盟服異也說分羊者曰書同盟志同欲也胡傳有二例或以同欲而書同或以惡其反復而書同其義就優劉原父曰司所以名盟焉耳黃氏曰盟而加同者錄當時欵書之辭耳蔡叔之盟曰凡我同盟之人決非孔子新

四會二盟桓十一年秋書秦會宋公陳侯僕侯盟于折公會宋公子夫鍾父有十二月以公會宋公子閼十二年又書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殺邱公會宋公子虔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翫胡傳臣與宋公盟於折君與宋公會於夫鐘於闕於虛於觀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屬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得而定數會以辱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屬盟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家氏鉉曰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自折以下魯與宋四會二盟有以為曹志者左氏所謂欲平宋鄭也有以為宋志者殺渠所謂會者外為志也二說不同惟晉氏正憲謂始則宋欲親魯繼則魯欲為宋平鄭居宋地名以為證於情事為近○○○御纂春秋直解既盟而又會何也前此兩會兩盟皆自為也雖此兩會以為鄭也乃左氏於殺邱之盟即有欲平宋鄭之文宋以責賂不遂與鄭不平平鄭未有成言又兩會以要之宋攻辭平故公怒而盟鄭以伐宋屬辭比舉其情見矣案黃正憲云折闕夫鐘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於魯也此虛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聘故數會於宋地

會盟大變，因學紀聞，漢梁之謂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以春秋之大變也。有難澤之盟而後有溴深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恩是之分，謙其微而已。蓋鄭北杏，黃氏曰：「孔子稱桓公一匡天下。」孟子尊王抑霸，力敗齊桓於葵邱之會。猶盛稱之至矣。樊氏乃謂葵邱之會桓公嘗而矜之，叛者九國，不知何所據也。

北杏之會齊威固霸之始也。左氏以為平宋亂或者因之以起事與衣裳之會十有一。北杏為首。故當列於諸侯之上。

跋土之廟是也。天王復辟所以德焉者甚審。故以其將朝而出狩見之而或猶疑其召王過矣。垂龍代沈。鄧元錫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大夫之主盟也。自垂龍始也。大夫之主兵也。自伐沈始也。

故井田之法由此而廢故言初至成公作耕軍雖苟之賦益以改作而民病甚莫至哀公用田賦又改法而重賦重於稅故五年之為也此又通于吳也力賦之始本因學紀聞云吳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魯於定公之時兵權在溫

書者九春秋書者九有不卜不吉而廢者有因往死傷而廢者有不待卜之吉而擇者有牛雖死傷而必不卜者諸說不同或以為隼卜與其養牲不諱或以禮不卜常也而卜其牲日或以因不吉而廢者為失禮又據禮養牲必一帝辛有變則後卜吉半以代今以牛无傷而廢者是又失禮也故書以不諱不知聖人書乃惑其

夏五叔仲何忌杞子郭公 西疇崔氏曰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公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饗朔與日者皆闕也邵國贊曰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范介孺曰杞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為夫子之闕疑吾不信也又大公十四年叔仲彭生不言仲仲孫何忌不言何皆謂也

卷之三

諸侯稱名。讀書記。叔孫伯綱鄧侯姜離宋朝傳曰。旨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從待之以初也。其蓋善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誣。人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之說。胡氏因遂以朝桓之贓歸之天道。附庸稱字。讀書記。邾儀父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鄙國之君也。故字之。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與蕭叔朝公同一例也。左氏曰。晉之公羊曰。褒之非也。

卿不書族以夫人婦

三

三

可以見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不可忘者，書記賤侯之降而子，諸侯之降而伯叔侯之降而子也。沙隨陳氏以為是二國者皆微，因於諸侯之政而自贓焉。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

七

子思子曰：「君子疾不仁，有如疾瘧也。」

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二十一年會于孟始書楚子然使宣申宋獻捷者楚子也而不書君固宋者子玉救衛者子王戰城濮者子玉也而不書帥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七年曰吳而已襄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二十九年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戰長岸敗雞父滅巢滅徐伐越入郢敗檮子伐陳會桓申鄂伐我伐齊救陳戰父陵會勞幕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書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

10

天然滅州宋戰長岸敗雞父滅巢滅徐伐越入郢敗檮李伐陳會祖會部伐我伐齊救陳戰父陵金臺築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晝侯及晏子而殊其會終

春秋之大亦無書即位者使之不得同於中夏也。而春秋之曰子隱不書即位。胡傳隱公不書即位明倫也。因學紀聞。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既居其位而不正以

三

胡傳隱公不書即位明倫也困學紀聞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三陽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謙隱既居其位而不正以示不正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不書即位者左氏以為攝公殺以爲譖而杜氏彌縫之以為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此定解也胡傳謂仲尼首黜隱公以明大法故削之義恐未安夫君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則不書孔子安得而筆削之乎○○○御纂春秋直解春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此下三月有事書正月者以元年正月應有即位之事也隱志讓桓不行即位之禮史無可書非孔子之前之也案當時史官已無可書又何待孔子之削用此駁胡傳胡傳真難通矣

四

正月○○○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隱元年書正月餘皆不書正月公羊謂隱不有其正穀梁亦謂隱不自正皆非也隱在位十一年王命凡五至身既不朝又無

桓盟不日。公羊云。桓盟不旦信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然莊公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左氏不以不日為例。陳岳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則繫日。蓋當事時。則繫月。竟待則繫時。外事從赴。皆不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會明不以日為例。左氏得之。

四

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會盟不以日為例左氏得之

桓四年不書秋冬。桓四年與七年，俱不書秋冬。舊說以為史文先闕，而夫子不增或夫子備文，而傳寫遺脫。此明白之義，惟何氏休以去二時為敗天王之下聘。胡傳因之。

謂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削秋冬以見侈罰。考定十四年，亦有春夏而無秋冬。此又何人之刑？何氏之討？况春秋編年，專為紀事，若以貶桓之故，削其兩年兩時之事，後之人又將何以考實乎？孔疏云：「日月有詳畧，而無義例。」文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以後書日者四百三十。計前後兩載年數，同而日數加倍，近詳而遠畧，斷無敗遠襲近之理。又桓十二年冬十一月既書丙戌，雖武人矣，又書內戌衛侯卒。春秋一書，無一日而再書者。其再書說者以為美文，夫文有盈滿，即當有闕佚矣。文不得為褒，猶闕文不得為貶也。今因闕時闕日，而謂為貶桓，將十二年之有美文，可以為褒桓乎？故朱子與劉敞諸家皆主左氏闕文之義，誠以桓之弑逆天子，不討不待，削去秋冬而後見也。乃汪氏克寬猶慮舉全經闕文相較，以申胡氏之意，亦好翼之過而已矣。

莊公不書即位。莊元年不稱即位，左云：「大姜出故公羊。」君弑子不言即位，設云：「繼弑。」君不思即位，胡傳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絕之。陸淳劉敞以左為非，安溪以胡為非。山堂考索以公殺為非，陸氏曰：「左不舉大而舉細，非通論也。」李氏曰：「胡傳亦非也。」隱莊闕傳外俱書即位，豈皆更命於王？若桓若定，善書內有所承，當從公殺。山堂考索曰：「不備禮即位，則不書備禮則書。」公殺非按考索是。

定不書正月。胡傳定公不書正月，謹始也。定不得正其始，故不書正月，因聖紀開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節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何義門云：「是時昭公既薨，不書元年，則遂無君矣。故定雖未即位，而先以元年繫之，又春秋之變例也。」

春秋古經原文。春秋古經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案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卷。

春秋策簡。孝經鈞命錄曰：「春秋策二尺四寸，書之服虔曰：春秋古文，策書一簡八字。」

春秋不一書。春秋為名分而作。後儒往往襲取其名，以傳著作如虞卿亦有春秋。呂不韋有呂氏春秋。陸賈有楚漢春秋。趙長君有吳越春秋。袁曄有獻帝春秋。司馬彪有

九州春秋。荀鑒有漢晉春秋。王純有交廣春秋。杜松有壬子春秋。孫盛有魏氏春秋。晉陽秋。臧篤有樓鳳春秋。李公緒有戰國春秋。王詔有晉安帝春秋。劉九齋有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晉後春秋。崔鴻有十六國春秋。蕭方有三十國春秋。韋玄祐有漢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漢春秋。尹深有五代春秋。呂祖臣有十國春秋。是則當微春秋之名而為之者也。

王通傳春秋。隋王通作元經，以擬春秋。其序更甚於楊雄之擬論記。

王荊公廢春秋。安石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孫莘老之書出，一見而忘之。自初難出其右，遂諱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首舉云。

春秋口說世家。漢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春秋等書。又張蒼獻左氏春秋，傳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是左氏春秋原有文字，所謂口說四家，益專指公殺鄒夫四人耳。

春秋會議三十家。宋杜詩集解例：「聲露過實，先儒異同，爲指掌辭玉折衷，指掌議義，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論纂義總論。草王發微，本旨辨要，言要集義，索隱新義，經杜三十餘家。

春秋本義百三十家。元史頤爲程端學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未能盡合聖人作經初意。於是偏宗前代說經者，凡百三十家。其書共三十卷。

春秋圖。文獻通考。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東，然後歷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元豐中楊庶齡亦撰有年表，凡二卷。

春秋名號歸一圖。圖為偽蜀馮鑑元撰。以春秋官謚名字，東附初名之，左凡二卷，共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

春秋二十國年表。文獻通考。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東，然後歷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元豐中楊庶齡亦撰有年表，凡二卷。

春秋經傳地名異字。先儒謂說春秋者，必兼包乎郡國土地之目，而後可以無憾。斯言誠然。然春秋地名，有見於傳者，有並見於經傳者，其字每多互異。如陝

以為時紀以為杞滑以為邵禋以為林偃以為禦莘以為柳鎮以為葉笙以為櫟都以為詠桃以為洮以柴林為榮橘以陸澤為貴渠以為辰陵為榮陵以革茂以為留我以為瑞澤以為沙澤以芳邱以為招邱以為厭懃以為屈銀以為旱馳以為浩油以為慢祥以為優羊又如邦也而謂之郊書實也而謂之郊澤又如一歲也或以為歲或以為盛一禡也或以為麗或以為犁一孟也或以為霍或以為霍一父也或以為鄧或以為鄧一父也或以為鄧或又曰貢也鄧邱謂之扉邱或又曰苗邱又曰師邱也其在當時傳者已滋同異如此而况乎百世之下壞地之難合名號之廢置升降乃欲通習而考證之以利落蓋謬不綦難哉近世仁和趙氏作春秋異文寔一書以古今音讀求之竟十得六七其用心亦可謂勤已元命包文元命包全篇雖佚而其文之存于今者較他辭為多宋竹垞謂其言三才畧備如曰天不足西北陽極于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裡有水日左行周天二十二萬里日圓望之廣足以應千里日草故滿明故精在外常盛無虧也陽數起于一歲于二故日中有三足焉太陰水精為月兩設以環峙免旁陰陽相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也陰陽聚而為雲和而為雨揚而為雪合而為雷激而為電反而為虹霓散而為雲霧而為霜然而為風亂而為霧露陰陽之氣也霜以殺木露以潤草歲之為言遠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冬至百八十八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冬至三百六十日歲數舉陽氣極于九故時三月陽數極于九故三月一時九十四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天人同度正法相受日月出內道旋璣得歲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早出為盈盈者為客晚出為縮縮者為主同合為合相陵謂闕此言天者也其曰地承氣而出載水而溝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冷含陰而起遲故右轉迎天佐其道也地出雲起雨以合從天下勤勞出于地功歸于天此言地者也其曰鼎華開為天街散為冀州分為趙國牽牛流為揚州分為楚國軫為荆州分為楚國天氏流為徐州別為曹國五星流為兗州分為鄭國鈞鈞別為豫州井鬼散為雍州分為秦國觜參流為益州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之鏡此兼言星土也其曰五氣之精交聚相加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頭上圓蒙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頤之言氣畔也陽立於五故顏博五寸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為人表侯陽立於二故眉長二寸象牛玉衡陰合有四故舌淹入喉內者長四重者齒之垣也肝者木之精目者肝之使也肺者金之精鼻有肺之便也心者火之精耳者心之侯也火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腎者水之精陰者腎之會也脾者土之精口者脾之門戶也脾為胃之主胃者穀之委也膀胱者肺之府也髮精散為精氣腦之為言在也人精在腦者神之液也掌圓法天以運動指五者法五行陽立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給陰極於八故人傍八幹長八寸腰者下流竝會合於腰腹腰上者為天陽之狀也腰而下者為地陰之象也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脾之為言岐也陰二故人兩脾此言乎人也至謂元者氣之始也春者四時之始也王者受命之始也正月者政教之始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則又其畫冠以春秋之名之義而為何休五始之說所由本也春秋緯春秋緯七錄云宋均注三十卷新唐志云三十八卷直目曰演孔圖曰孔錄法曰說題解曰元命包曰大雅鈎曰運斗樞曰感精符曰月誠圖曰考異郵曰保乾圖曰佐助期曰漢名據曰潛潭已曰命歷序曰王版讚曰鈎命訣曰含大嘉曰括地象又有曰握誠圖疑即合誠圖曰包命疑即元命包又有文義內事秋事錄圖災異少陽撰命等篇是六經之緯無多於春秋者也今其書皆佚即命篇之義畧可考見者惟演孔圖孫氏校謂專為血書為圖而述說題解謂撰書者統諸緯之義而繹其如元命包謂元者大也命者理之蘊深也包言乎其羅絡也萬象千名靡不括也大雅鈎謂大約闡星象而幽曲言之故曰鈎運斗樞者謂專述璿璣不及眾星故以斗名篇感精所謂此言一切災祥皆精神之感召而天物未得令誠圖謂主赤龍一圖立名考異郵謂耑談物應郵尤通佐助期謂此主爻漢佐命豫識其篇故蕭何之牘見於圖文潛潭謂潛潭者水之沈深也巴又水之屈曲也蜀江學巴字而流蓋其義也撰名如此弔說之甚矣其餘各篇文或散見於諸書所引而名義則不可得而稽也春秋緯語亦有足據緯書之文多妄訛不經然亦間有足據者如說題解云盛陽之氣溫暖為雨陰氣薄而脅之則合而為電盛陰之氣凝滯為雷陽氣薄而脅之則散而為霧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大節二十四小節十二功德分也故一歲三十六雨者宜與云陽物大惡水故贊食而不飲陽立於三春故贊三變而後消死于三七二十一日故二十一日而肅漢舍擊云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去河海二十七大夫去山陵八十一元士法合集合為帝佐以匡綱紀又云穴藏之城先知雨陰體未集魚已喰嘴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未搖禽已刷羽考文曜云王者往也神所輸向人所樂歸括地象云河

記尚然况春秋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鄧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春也即建子之月書春也。李氏云劉漢律志周師初發以歲十一月戊子後二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寅至戊子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庚申二月朔四月癸亥至牧郢北與武成秦誓日月時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為春也。

御纂春秋直解春者歲之首天道之始且者月之首人事之始謂首月為正始也。越王於正者周正也夏正建寅周正建子子何以為春春為青陽寅者三元之始而子則一陽之生天閏之始春秋之謂也干支之始甲子卦圖之始震復律呂之始黃鐘歷數之始日至皆天道也建子之月改朔改時本天道以授人周王之法也正月之上

書春書王紀王制以示後孔子之教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作邾婁寢作昧

寢者邾之餘聲蔑者昧之轉聲實一字也

蔑杜註以為姑蔑任丘國汴縣南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有姑蔑故城是其地經單稱

蔑者東氏左傳補註云隱公台忽姑史官為之譯也

儀父邾子克字左傳未妄命故不稱爵及與也謂公與邾儀父也

殺梁及者內為志胡博我所欲曰及其實古史記事

必先魯君故何論本國為政他國為政皆書公及屬辭之體然也

幽禮約信曰誓泄牲曰明言會諸侯割牛耳取其血而歃之以盟也周禮王府職共盟會之物戎右

職掌辟盟之役秋官司盟則更有典盟一官以掌盟載之法是盟會大典盛世最重其事必請於天子

諸侯不得禮焉今公私求於邾邾亦私至于蔑而為此盟則行禮之

中失禮甚矣春秋以是為私盟之始故謹而書之而非自見

公羊殺邾況于附庸稱名之例乃以父為美稱疏家遂謂夷真能慕新王考王制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元士

以名子通附庸四命較元士又多一命則雖未受王命而已為附屬其通上國自在可名可字之間非必附庸例稱名而不名者遂為美之也

泰山孫氏不云乎凡稱盟者皆惡之程子亦以諸侯自相盟誓為非盛世之事然則儀父之稱不過與稱蕭叔者同例慕新主之說其尤為臆度而不足據也明矣

邾晉考邾附庸國名世族譜云當姓類頑之後有陸然星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邦即安之苗裔也周武王封侯為附庸居邾杜註謂即魯國鄆縣是自安至儀父十二世

始見春秋鄆縣今屬山東兗州府邾公羊稱邾婁與禩弓同歲同六書故云鄆與邾同聲實一地春秋時邾用夷故謂之邾姜合邾婁之聲為鄆故邾即邾唐謂正十八尤

鄆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卽鄆字以二字為一字也春秋異文爰列國方音有語聲在前者勾吳子越是也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孟子題辭邾國至孟子時魯穆公

改曰鄆此魯穆公當是鄆穆公之訛其改為鄆亦當是邾人自改之耳又淄州有鄆平縣說者以為亦邾地江氏地理考實曰輿地廣記淄州鄆平縣古鄆國兗州鄆縣邾

大公所遷邑本是一國鄆平屬今濟南府水經溧水逕鄆平縣故城北注云有鄆侯國舜後姚姓其非邾國明矣且鄆平據距鄆縣數百里宣能越遠而遷都魯大公十三

年邾遷于鄆蓋自國都遷於嶧山之下非必自鄆平來也此辨目為明副鄆史記作鄆蓋古今字也

鄭伯克段于鄢段共叔段鄭莊公弟也左傳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左氏之言益以段之姦逆固不容誅而鄭莊不能過其愆於未誅亦不無

可議蓋持平之論也胡傳則專罪莊公謂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及公即位

姜氏以國母主於內段以龍弟多才居於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將終亂已為後患

也故授之大邑縱使失道以生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

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猶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春秋故不稱將不稱帥而專目

鄭目以罪之在伯也陸氏高蘇氏陳劉氏歐諸家說與胡傳同近蕭山毛氏獨以為子鄭伯之善全其弟謂以段之惡至于稱兵襲國已不啻無將之誅何難立為剿絕如

仲公子呂之所謂者乃伐之而勝而故逃之奔之此在鄭伯為失刑在叔段為倖免然而春秋反子之者以其子弟間尚能善全如此也宋春秋誅叛討逆固無歸獄君

父而惡惡轉從末滅之理然因伯異日有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云云遂信其無殺弟之心則不免為伯所敗夫以伯之雄信勢悍上敢於戰其君內忍于對其母初何有于

一弟其後此之悔悵不忘者殆天理民情不能盡泯因而覺從前所為為已甚耳觀左氏既而悔之一悔字可見未悔以前殺弟謂其處心積慮成于殺原非計論特叔出

奔其後又奔齊奔高鄭伯亦明有使胡其口于四方之高而公羊以為殺之殺弟以不殺追還誠為失親親之過則皆不考審之過此說春秋者所為當事據左氏也

鄭杜注云頤川鄆陵縣也今屬河南開封府

天王讀書記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稱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

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吳氏改曰臣之所天首君也周王為眾侯

國之君侯國以王為天也

○○御纂春秋直解鑒王於天明王者當欽若天道欲循名以盡其實又以見章王節所以章天不尊王則獲罪於天也案此則謂因僭王者

天王

讀書記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稱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

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吳氏改曰臣之所天首君也周王為眾侯

易故加天以別之。其說非矣。

惠公仲子，仲子惠公矣。桓公母也，左氏以此時仲子未死，而舉為致贈，故議之。此蓋因二年夫人子氏薨，誤認為仲子。遂以仲子為尚在耳。夫以天王而生贈人之母以國之臣子而生謚其君夫人，啖氏助所謂不辨叔姁猶不當爾者。杜氏預更以婦人無謚以氏配字釋之，可謂譏妄之相承矣。公羊子云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此言得其實而殺梁又以仲子為惠公之母考史記年表惠公即位于平王二年至惠公元年歷四十七年而其母始薨，不應如此之遠。且桓母為宋武公次妃，總稱仲子事有明徵。自當以公羊為正。○○○御纂春秋直解：繫仲子於惠公者，惠公寵仲子若夫人，兆禍端也。然究未立之為夫人，故止曰仲子。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天王孔疏云：周平王也。禮賜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明王者為天子。當奉若天道也。贈者贈長之物。既夕禮公贈元練東帛兩馬。是也。宰官名。咺人名。宰咺公羊以為士申之者引小宰宰夫為咺。謂咺下士例書名。胡氏安國則以宰為家宰。謂六卿紀法之守也。乃承命以贈諸侯之妾。故貶而名之。以見宰之非。史。汪氏克寬、張氏溥諸家皆主胡傳。蕭山毛氏據周禮宰夫職凡邦之弔事掌其器幣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贍者所用賄也。謂既達弔事自宜充弔使如此說似下士舊訓義亦可以立存。又宰咺之贈左氏公羊皆云贈惠公及仲子。惟程子以為贈惠公之仲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例之左氏公羊說恐未可易也。

及宋人盟于宿。杜注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今無鹽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二十里此參盟之始。○○○欽定春秋傳說左氏云：公立而求成。似謂公自盟趙氏匡劉

氏。雖皆王馬。胡傳謂內外皆微子以有宿國之名。故志之亦通。若殺梁以宿為邑。則非矣。又謂單者之盟不日。凡盟皆日不日聞也。

祭伯來。祭伯書宋。諸傳皆以為朝。公羊獨以為弟。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為弟。據公羊獨以為弟。據啖氏助。周大夫伯不言出而無不言。齊之文。則謂宋為弟者非矣。據孔疏。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蓋本封記滅食采于王畿也。路史亦謂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今開封府東北五十里之祭伯城是也。又釋例云：王之公卿皆書葬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宋蔡叔也。則謂伯為字者非矣。不書宋朝祭。於謂不正其外父。諸儒多因之。程子謂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正典刑。而反與之文。故不與其朝。以正其罪。此論較精而義尚有未盡。○○○御纂春秋直解：祭伯繼內諸侯為王卿士。祭周公之裔。故與弟為好。書宋非事也。故不稱便。非王命。則私父也。結內近以傾國。扶外援以要權。則亂之所由生。謹私父杜朋黨之漸也。

公子益師卒。何氏休曰：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故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益師者名。諸侯之子稱公子。子之子稱公孫。趙氏匡曰：外大夫卒。春秋不盡書。內大夫吾史也。不書葬葬於君也。孫氏復曰：益師。孝公子。內大夫。內大夫生死皆曰公子。公孫與氏。不以大夫目之者。惡世祿也。宋子曰：內大夫卒。而畧外大夫。是別内外之難。家氏鉉翁曰：內大夫卒。或日或不日。載有詳答。而非褒貶。惟公羊之說近之。謂愈遠則不得其歸故。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異。

春。范氏算曰：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大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紀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節。則時而不承月。繼事和則月而不書。玉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大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贈也。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耳。毛氏春秋傳春而不王何也。例凡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以書月。則真所書者皆冬月而非春月。故書王月此春王之月也。此不特寅月為春。即子月五月而無非春也。何也。王故也。若無月。則何王也。

公會戎于潛。公會成于潛。左傳云：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據此則是先世舊盟。有不得不修者。殺梁方以會者。外為主。謂知者慮義者。有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何氏亦謂會者。戎其事內。脩待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崇危公。踰竟似皆非經。高密戎即戎。齊晉。楚。宋。淮夷。徐戎。並興。注云：徐戎在齊東。故書序謂徐戎竝與東郊不聞。是戎本與齊。揚壤都。杜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武城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是戎城也。潛杜注亦以為戎也。則此會當是戎來而公會之。未嘗歸。何足為公危。安國胡氏以公之外事當歸之。謂嚴內外之旨。亦謂會戎之本在戎。鄭故取然。則公會我何以善。諸侯非有天子之事。出會諸侯。猶為非禮。況戎。

秋。顧菴方會我于潛。秋八月。又及我于盟辱。雖舊好之修也。而於禮亦俱矣。據事直書。其失非得失。自可於言外見之矣。此入國之始也。古忌向背國名。杜注言城陽莒縣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又云：譙國龍丘縣東南有向城今屬江南鳳陽府懷遠縣。左傳言娶于向。向善不安于莒人入向。

皆已而歸故宮人入向以姜氏還則向為姜姓國也。世本紀姓文八年傳稱伯呂昌從己氏己即紀字異譜云呂康姓少子之儀未詳何據。或以向書人諸家多以將卑師少之語子則以為微者之稱一說可互相補備入以兵入也。孫氏復曰呂古小國也。而以兵入向見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也。書入不書滅者公平謂得其國而不居。家氏變翁以為子入向志在於復其去夏未必遂滅其國也。據此則汪氏克寬謂向為小國而呂滅之強甚有公伐呂取向之文可證然恐非一時事。當閱其所載也。又向之在山東者有一宣四年杜注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于欽州來謂向城鎮在沂州西南一百里此一向也。寰宇記呂州南七十里有向城此又一向以近言之焉寰宇記為是若龍亢之向則去宮甚遠恐非經之所指也。

無駕帥師入極。極杜注附庸小國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當即其地。無駕不書氏杜氏陳氏胡氏皆以為未賜族。公羊則以為疾始滅。殺梁則以為貶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殺為無據矣。况春秋之年不書氏者唯無駕與極而已。若以平而去氏為取服豈通春秋一十二公之絕皆無可貶者牙之謀亂逐之殺極意如之逐君猶官不去其族無駕與極非有三人之罪何為貶此而恕彼耶然則二人之卒不書族益因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駕之卒而推無駕之生不書其民者實無氏之可書爾極之入木納趙氏謂宮入向向近魯晉人疑宮為東鄰之侵故以此示廟說雖無以見其必然以二事聽言觀之似亦近是。夫極為附庸小國無王命而入之逞其私意而天討不加焉先儒以為所以見諸侯之不臣與天王之不居非可論也。○○○御纂春秋直解無駕魯卿也不氏未賜族也。書帥師志用眾也。案無駕不書氏公羊以為疾始滅殺梁以為殺滅同姓夫滅鄭滅都書取而極不書取則非滅明矣且春秋滅國甚多何以獨無駕不書氏者若以其始則繼滅者將無罪矣至以極為同姓尤無據故詳具始也。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杜注唐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武庫亭今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又曰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孔氏謂達曰。杜勤檢經傳上下日月制為長短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午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庚辰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記廣瑜來逆女。紀國名。嚴綱紀之大夫四左傳作裂縫春秋異文家謂作裂縫者為正。公殺裂作嬖嬖之轉。縫作繡古今字也。來逆女者為君宋逆女也。釋例云天子娶則稱逆后卿為君逆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為娶則稱所逆之女。草率之別也。是不稱紀使者以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者皆也為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其娶婦故卿為君宋必當稟命于國母而婦人之命又不可通于他國故但書卿宋而使往其中此例也。公羊乃以為昏禮不稱主人當稱諸父師父毛大可非之曰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就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言之耳。若國君則諸父兄弟皆其臣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為國君所稟命者故國君必無父無母而有母則當奉母之命以卿宋逆苟並無國母則自命卿逆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據此則殺梁以不吉使為使之遂微其說亦非至胡傳以書逆女為謬不親迎其說尤非也。禮之所謂親迎者謂迎之於所館非委室廟社稷而遠迎之于他國也。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莫不然者如謂一書逆女使有不親迎之讓存乎且間則凡書月朔者必識其不告朔書王正月者必識其不行夏時而春秋不薨成誥史殆然則經之書逆女者奈何。陳氏傳良曰為吾女盡人倫之變者書也。伯姬後在殤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處而閼其終故詳具始也。

紀子伯革子盟于密。伯左傳作革。云父紀子帛革子盟于密魯故也。杜注子帛裂縫字皆當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于密以和解之。稱子嘉之也。公羊傳紀子伯無聞欲舉傳或曰紀子伯革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壽同故紀子以伯光釋大伯如字謂長也程子主公子意以為闢丈謂當云紀侯某伯革子盟于密吳氏後亦謂子伯二字當是儀字之誤。案殺巢說啖氏助己弑其穿鑿立石左氏云云本于情事為近。蓋向近魯而此年夏告人入之。革魯之爭自此始。紀魯婚姻國也。為魯和服各或有之。故密雖告地而主盟在魯。先紀後革亦據事實書之舊文也。至于帛為裂縫字鄭康成注禮內則易掌韋弁子龍游云盤璧梨詩垂帶如屬紀子帛名裂縫字雖今異義實同也。言古裂屨字通也。又考工記弓人革束不施。鄭注云。束諸如裂縫之象疏謂左傳紀裂縫參逆如破表裂縫字子帛則為裂破表裂縫此則裂縫之字子帛漢唐經師皆無異讀而古帛字多彼此倣古齊鐘鼎彝器款識周帛女鬲銘帛女即伯如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術作帛否。栗子蒲城門辭一帛射注帛同伯以此證之伯蓋常之假

借。春秋事據左氏不得因公殺異父而疑左氏為附會也。○○御纂春秋直解紀侯爵子伯說也。案左氏之說固非。授葬兩說更詳。宜以說闡之。然紀言盟則既見於經矣。推所以盟之始近而此年夏亡入之皆亂之爭自此始。紀脩書以為魯盟。苟各或有之。是左氏所云魯故者。治亦信然。

夫人子氏薨

子氏之薨。二傳互異。左氏以為桓母。夫桓未君而其母已稱夫人。是桓公之為太子久矣。杜注何以云隱當嗣立。追成父志。以讓桓耶。此可見杜誤解傳而博又誤解經也。公羊以為隱母。妾母不得稱夫人。當此之時。禮法尚在。而隱公又娶。豈肯違禮以私養其母者。且既尊其母為夫人矣。何以不葬以小君之禮。而書于經。故程子及胡傳皆主殺葬隱妻之說。謂卒則書葬。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蓋夫婦者人倫之本。聖人故于入春秋之始。書仲子不係夫人于氏係夫人而不志葬。所以正嫡庶而謹匹配也。後世猶有以妾媵為夫人。及以妾母為夫人者。夫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虛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尊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妄本。皆未嘗聞教於聖人之過也。

鄭人伐衛。鄭人伐衛左傳云。討公隱滑之亂也。蓋元年叔段奔共。其子公孫滑奔衛。人以為之伐鄭。取廟址。至焉。鄭伐衛。討滑故也。其稱人。趙氏鵠飛以為欺解。謂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使柄柄禽于衛而加兵焉。不書名將。不書師斥。而人名取鄭之廟者。究。汪氏方韶亦謂滑共叔子。鄭莊欲殺叔而欲絕其嗣而夷之。去平以王師。誠師伐衛。南歸。又請師于報。今再伐衛。窮正贖。遭怨復忍。此不待敗絕而罪自見者也。惟毛氏春秋傳以為季鄭壯之能親親。謂鄭伐衛已服。鄭伯不於此時乘服衛之威。以取消。至十年之久。會晉伐許。猶憐愍于叔弟之在。傳曰。復叔段之孫。公父定叔。與雍州之亂出。希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于鄭伯之懸。不可謂不厚矣。故前書曰。克克之已也。此晝伐衛。所伐有衛。不在滑也。此實尊史記名。夫子修之。以示為人君父。而遇人倫之不幸。皆當如鄭莊之子叔也。案鄭有兄弟之隙。衛因其餘孽。加兵公孫。不直。固仁衛矣。但鄭壯果有親親之心。奚不反己自責。必一再伐衛。待衛而後已乎。其不取消而斬之者。或衛之力尚足庇滑。而春秋之姦。骨肉相殘。積未若後世之甚耳。是則謂伯欲絕段之嗣者。固屬深文。謂所伐在衛。不在于滑。亦未免曲為出脣。恐皆非經旨也。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隱三年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不書

投梁

曰食晦也

漢志引公羊傳

則以為食在二日

今傳無此文

而何劭公注

亦謂二日食

如己巳日有食之是

是必

漢世

傳

公羊

學

舊

有此說也

然日無食晦

及食二日之理

杜氏以長歷推之

明此是一月之朔

漢魏歷

家

目太初

以後

凡二

統

乾

象

諸書

無不以此

二月己巳

日

有食

之是

日者

則魯史

無朔

字又闕耳

近陳氏

天文考

謂至

元辛

上

距魯隱

公三年

辛酉

凡二千

辛酉

前年閏十月庚子朔

子月庚子朔

五月己亥朔

至寅月

當得己巳

朔徐發

謂當用夏正而失一閏故以寅月當周正二月寅月入正交食限也。案當用夏正。杜撰不經而寅月入食限。則據曆法得之。較舊說差一月者。其故在置閏不於庚申年置閏則與擇例諸書俱合矣。夫春秋日食凡三十六天。官家多能推而得之。是有定數矣。而每食必書以日者。累陽之宗示天下。以遇災而懼之意也。董仲舒劉向以此食為後日戒執天子之使。滅殺衛營來成殺君之應。向子歆又以為二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踰而有災。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天道芒昧某變難必以某事當之。然亦未有有其兆而無其應者。此恐懷僞者所為富于遇災時盡之也。

尹氏卒

尹氏。左傳作君子。杜注不書姓氏避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謂之君子。正義謂之君子。蓋言

君氏

猶所謂

君夫人

也。公羊

殺

某

則以為

天子之大

夫

稱

子

而

胡傳

皆從之

齊氏

傳

亦謂

尹氏

當依公殺

益武氏

仍

奉

家父

仍

世卿

也。如

晉稱

趙孟之稱

故許

有仍

春秋

亦有

仍叔

有家父

許有尹氏

春秋凡兩書

尹氏

江氏

更引朱子節

南山詩注

尹氏

益武

益甫

徐發

春秋

尹氏

卒

赴

葬

者

平

之

事

當

之

也

尹氏

為

王

夫

人

也

公羊

以

爲

天子

之

大

夫

也

而

胡傳

皆從之

齊氏

傳

亦謂

尹氏

當

依

公殺

益武氏

仍

奉

家父

仍

世卿

也。如

晉稱

趙孟之稱

故許

有仍

春秋

亦有

仍叔

有家父

許有尹氏

春秋凡兩書

尹氏

江氏

更引朱子節

南山詩注

尹氏

益武

益甫

徐發

春秋

尹氏

卒

赴

葬

者

平

之

事

當

之

也

尹氏

為

王

夫

人

也

公羊

以

爲

天子

之

大

夫

也

而

胡傳

皆從之

齊氏

傳

亦謂

尹氏

當

依

公殺

益武氏

仍

奉

家父

仍

世卿

也。如

晉稱

趙孟之稱

故許

有仍

春秋

亦有

仍叔

有家父

許有尹氏

春秋凡兩書

尹氏

江氏

更引朱子節

南山詩注

尹氏

益武

益甫

徐發

春秋

尹氏

卒

赴

葬

者

平

之

事

當

之

也

尹氏

為

王

夫

人

也

公羊

以

爲

天子

之

大

夫

也

而

胡傳

皆從之

齊氏

傳

亦謂

尹氏

當

依

公殺

益武氏

仍

奉

家父

仍

世卿

也。如

晉稱

趙孟之稱

故許

有仍

春秋

亦有

仍叔

有家父

許有尹氏

春秋凡兩書

尹氏

江氏

更引朱子節

南山詩注

尹氏

益武

益甫

徐發

春秋

尹氏

卒

赴

葬

者

平

之

事

當

之

也

尹氏

為

王

夫

武氏子來求購。殺祭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賜歸者正也。求之者非正而周雖不求者不可以不歸。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孫氏覽曰：春秋之法為上者無私求之矣。上也為下者無見求見求失下也。曰：購曰金。因奉而有求者也。軍無事而有求者也。役事有贈無求而有求於下以是為亟也。車服上所以賜下而有求於下以是為失制矣。家氏錄翁曰：武氏子仍叔子銜命而出。必皆有位於朝。今乃以某氏子書公數於仍叔之子。曰：父老子代從政於武氏子。曰：父卒子未命。益以仍叔為尚存之人。武氏為已卒之大夫也。王朝公卿大夫莫至世保世官之家。何獨於此而書異乎？曰：某氏子云者。有人在焉故也。毛氏春秋傳公數謂武氏亦未葬夫上朝大夫莫盡乏人。而心使居喪未葬之子。使之將命。世無此理。况武氏未葬子可將命。則平王未葬子何不可以出矣。而曰桓王無諱。故不稱使。則此子彼昏此白彼黑。亦甚周章。而況仍叔之子名亦非贊。且會乃知名也。

宋公和平。八月庚辰宋公和平。穆以其兄宣公立。○含其子溫立宣公子與。是為殇公。其後殇公忌焉在鄭。復號殇公。和平以宋禍罪。宣公左氏極力贊之。若絕不知有弑與夷之事者。此非疏也。宣公立穆。本不失為盛德事。凶終者其後人耳。朱子曰：左傳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營之命以義矣。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夫左氏意重宣公。知人立弟于營。通惑之事。宜以爲利耶。朱子此論。蓋過刻也。猶謂公羊傳可爲知人用賢者。勸萬斯大曰：諸侯卒書曰左氏謂同盟赴以召。陸文通非之。以為臣子當創巨痛深之由安忍稱君名。穎越賦詞云：寡君不稼而已。其言是也。禹以為國君卒而亂於僕。固古舊君之終。兼亦稱嗣君之始。隱七年。左氏云。吾終稱嗣是也。說云：稱嗣則嗣君之名。即告於此時。列國道已誤之。故於其卒也。得書名於策。固非由死時赴名。亦非贊。且會乃知名也。

齊侯御同盟于石門。內留言會。及内外之群也。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也。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里。齊侯齊僖公鄰邑鄭莊公也。盟于石門。先儒謂為諸侯始合。據諸侯畢之盟云云。則春秋前齊已有盟矣。特見于春秋自此盟始耳。盟石門。何以書程子曰：長亂也。劉氏實曰：志世變也。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於神。已非盛世之事。鄭莊之親齊也。欲援齊以自強。齊僖之親鄭也。亦欲資鄭以糾合。齊鄭之黨固。而天下自此多故矣。程子曰：長亂。劉氏曰：志世變。皆遠見于未萌之論也。一說春秋之昭。宋鄭為仇。而宋與衛為西黨。鄭與齊為東黨。魯則徘徊于二黨之間。初嘗比于宋。及八年。又以之盟。則從齊而附鄭矣。書此者。為盟人張本也。以前後經文覈之。于情事不合。當存之以備一義。

莒人伐杞。取年妻。杞杜注本都陳留雍邱縣。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是也。後遷鄧。治于今青州府安邱縣。有高于故城。年妻杞邑。棄城。諸縣東北有婁鄉。今婁鄉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境。此伐國取邑之始也。胡傳取者。收奪之名。范氏寄曰：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以彰其惡。○○御纂春秋直解。年妻杞邑也。伐者。問罪之辭。服則止耳。從而取其邑。是利之也。故書伐以罪其禍王之權。書取以惡其奪人之有。案趙匡云。左氏云。凡書取。言易也。殺梁亦曰：取易辭也。取者。收奪之名。何闢難易假令取之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又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今經文見云伐何得云不用師。徒。皆拒事實爾。

少稱邑。田擊於邑。若有邑則稱邑舉重也。無邑自然稱田。皆拒事實爾。公及宋公遇于清。此書遇之始也。及者。內為士之辭。清杜注云：衛邑據水經。注京相璠以東阿西北四十里。有故清亭。為即遇于清之清。今東阿屬山東泰安府。當是齊地。非衛地也。清之遇。左傳謂公與宋將尊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罷。公遂及宋人。遇于清。為衛謀也。稱遇者。杜注云：革次之期。二國各脩其禮也。公羊則以不期而會曰遇。孫氏劉氏葉氏皆主公羊。謂遇如詩邂逅相遇。遇我願公之遇。宋與魯適相遇也。趙氏程氏則從杜註以為公與宋公。如果不期而遇。則必有所往之處。而道會於中途。今傳不載所往。而但曰遇。可知遇者相期而禮以見也。胡氏傳亦主杜說。王氏集則謂宋晉交合。將以謀鄭。託于無約。而遇。蓋以秘其迹也。說與諸家又微異。以下文伐鄭之事。觀之似尤得當。日情實也。

宋陳蔡衛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更諸侯分黨之始。程子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擇諸侯以伐諸侯。固爲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汪氏支覽曰：鄉風擊鼓詩序。云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衛人于蔡人之下。所以誅文仲。黨惡而忘讐也。

鞶帥師。鞶公子贊也。鞶帥師會伐鄭。不稱氏。不稱公子。敗之也。敗之意。公殺以為鞶與弑。左氏以為疾。其固請兩說不同。杜氏胡氏皆從左。由程子宋虛用其氏。衛當誅之。國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之論觀之。則從左為知。蓋當此之時。鞶未弑君。何得預以與弑為敗也。然責成之卿。植根膠固。已難御於異姓之卿。公不能早為之所。而使之方。兩兵歸平之禍。不可謂非此為之兆。胡氏所云。漢後霜者是也。一說不氏。不公。不史。原有此例。如前二年無駿帥師入桓。莊二年。湧金。晉帥代衛。皆徒名也。若必以去氏。去公子為敗。彼慶父與道。不皆弑逆之賊耶。乃莊公二年。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僖三十三年。書公子遂帥師伐邾。不去公而抑。又何耶。案此辨不得謂其無見。但以大夫而會伐諸侯。雖據事直書。而杜新防微。實有深意在焉。諸家之論。正論也。

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呼。殺梁作況。州祝聲之轉也。據左傳。殺州吁者。石碏也。其稱衛人何。公羊云。討賊之辭也。蓋亂臣賊子。人人皆得而誅之。若但書碏。則是一人之私計。不見舉國之公憤。故書衛人。從眾望也。所以廣忠義。而使人知亂賊所為。雖竊發於一時。而天地之大。終無所逃其罪也。于濮紀實也。殺梁乃以為譏。失職。不忠州吁弑君。後即與宋陳蔡魯四國連兵伐鄭者。蓋欲假鄰國之力。以定其位耳。賴石碏計深慮遠。方僅而得之。而猶以失職為譏乎。至杜氏謂。不列於會。故不稱君。然則寡逐之人。已列于會。遂可以為無罪乎。其謀較殺梁為尤甚矣。杜注以為陳地水名。江氏地理考。謂濮水平在衛。傳謂陳人執州吁。而諸淮于衛。衛使右軍醜。涖殺之于濮。蓋陳人執州吁。送至衛之濮水。于是衛人涖而殺之。故經詳其地。若濮是陳地水名。則經當書殺于陳。不必言其地矣。陳恐無濮水。此辨甚是。是正杜注之誤。

衛人立晉。桓公弟莊公子也。此條之義。先儒以為諸侯立。不言立。言立者。明不宜立。也。益以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必受命于先君。而後可也。如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國人亦曰。彼我君之子也。國乃其國。彼宜立。如此。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下。皆可以擅有其國矣。故于晉去公子。於國人特書曰。立。以見內不承于先君。而上不承于天子也。案此論陳義甚高。而於事實。實有未當。何也。莊公死。桓公立。而州吁弑之。州吁既殺。乃迎晉於邢。此時安所得先君。而告之。米石不要命于天子。則列侯之立。不承天子命者多矣。何獨罪一晉乎。然則奚為稱衛人也。毛氏大可曰。衛殺州吁。實衛人不服。使呼不安于衛。而後石碏之謀。以成是辟之謀。咷咷之立。皆因衛人有同情。此秉彝之義。所當二字。以風世。春秋故。殺州吁。書衛人。立晉。不書衛人。此所乃以爲大也。

公觀魚于棠。觀。左傳作矢。然曰。遂往陳魚。而觀之。則義訓陳臧。哀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焉。又以訓矢為射。杜氏預主陳魚之訓。謂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孔疏陳魚者。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樂。非謂既得魚而陳列之也。葉氏夢得則主射義。謂古者天子諸侯將祭必視射技。因而獲禽以供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盤通訖。射往以祭焉。以公為荒矣。家氏錢翁。謂矢魚子遠。春秋書之。識之亦危之也。案呂氏春秋。知度篇。非其人而欲有功。雖之若射魚。指天而欲其發。當也。淮南時。則訓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詔苑正疎。蓋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古有射魚之法。宋子語類亦據左傳。若不射。謂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帝射蛟江中之類。則訓射原自可通。今本皆從公。殺作觀。魚于棠。以觀之為言。則陳與射皆可。以貫之耳。宋杜注云。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舊有侯觀魚臺。今究州府魚臺縣海寧山是其地也。

葬衛桓公。左傳。衛亂。是以殺殺梁。月葬故也。汪氏克寬曰。先王之制。諸侯初立。食葬。則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其歿。則臣子請於王而賜之。謂之。今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葬。春秋據事。非蓋而罪自見矣。殺梁以月為葬。非也。也。此於宣。魯桓。鄭莊皆非誠。何以月葬乎。○○○欽定春秋傳。諭春秋於列國諸侯。書葬者五十一。而月葬者三十三。蓋皆有故乎。汪氏克寬曰。是也。復凡以月葬為故者皆刪。

衛師入鄭。杜注。鄭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鄭鄉。今山東兗州府寢陽縣北有盛鄉城。家氏錢翁曰。有以書師而襲者。有以書師而敗者。襲敗在事。而不在于師也。北入鄭。而弗有也。十年齊鄭入鄆。知此入之弗有。非其力之可以取而不取。蓋權強國來討。雖入之而弗敗。遂有之耳。吳氏激曰。衛與鄭皆大王之子所封。昔入向魯入極。且不可以師而入兄弟之國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仲子。桓公母也。本宋武公女。故稱仲子。考宮者。公羊云。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不君。則當為祭仲子。隱桓為立。故為桓祭其母也。殺梁。訓考為成。謂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祭。官便。公子主其祭。服。成。杜氏預。孫氏復。諸家皆主成字之訓。以古官廟成祭之名。考如斯干。為考室之詩。是也。考仲子之宮。何以

書傳謂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之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未來。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贈。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與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弑逆之罪昭矣。此說得之。若殺葬所引。乃庶子既為君者之禮。庶子未為君而祭其妾母。則禮之所未聞也。蕭山毛氏猶以為凡繼室以子貴者。得別立廟以祀之。不如存不稱號。死不稱謚。而單舉姓氏者皆妾也。經固未嘗以之為禮。室也。况一十二公之紀先君之廟多矣。而惟考仲子之宮特書之。蓋得禮則不書失禮。乃書春秋之大例也。

初獻六羽。初始也。羽公羊云舞也。毛氏大可謂此羽字非舞人所執之羽也。蓋舞有二羽。一是雉羽。舞人所執。唯大舞用之。其名曰翟。翟舞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一是鷩羽。舞者所執。其名曰翫。翫者導也。王風左執翫。陳風值其翫。翫是也。公問羽數於眾。仲益問舞列之數。即所謂佾也。六羽之訓。服虔杜預不同。服謂天子八人。諸侯六人。大夫四人。士二人。杜謂羽三十六人。朱子八佾注。每佾八人。數如其佾數。即杜氏說也。或曰。每佾八人。即服氏說也。曰。未詳孰是。蓋疑莫定。也能吳斗南謂杜征南說宋太常傳。隆常非之。云舞所以節八音而宣八風。故以八人成列。降秋以兩音減其一列爾。若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案顏師古劉向傳注。八人一佾。韋昭晉語注亦云。八人為佾。備八音也。左傳鄭以女樂二人賂晉侯。晉侯以一八賜魏絳。又昭二十五年。稀于襄公。萬者二人。說者謂二人。人當是八字之誤。以四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由是觀之。羽數當與佾數為是。六羽者六八四十八。諸侯之樂也。戲諸侯之樂何以書。明前此用八佾之僭也。然則仲子而用六羽。可矣。臣擬君妾擬婦。是僭也。非以其能復正而善之也。

邾人鄭人伐宋。杜氏預曰。邾主兵。故序邾上。孔氏預達曰。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喜惡所歸故也。家氏變翁曰。邾小國。而序於鄭之上。丘首也。邾見侵於宋。當告之天子。請之方伯。察其罪而治之。不當問宋。鄭之隙。而偕鄭以伐宋。春秋所不與也。鄭以伯爵。而序於鄭之下。亦所以貶也。

蠻蟲食肉心曰蠻。言其食冥而難知也。蠻何以食。公羊云。記災也。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蠻食苗。禾必不成。而民將無所得。禽聖人謹而書之。使人君畏天災。

下。故於內外有詳有畧。如此也不書。月。歲。穀。梁。謂甚則月。不甚則時。時。歲。穀。注云。甚則即書不及歷。時。故月之也。此說近況。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春秋記災。或月或時。皆據實書之。非有義例也。若計其久暫。則時甚於月。乃謂甚則月。不甚則時。何耶。穀梁之說非也。

宋人伐鄭。閔長萬。長萬邑名。杜注。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萬城。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萬縣北十二里。故城是也。長萬之圍。左傳云。報入郢之役也。穀梁伐國不言圍也。此其圖已何久之也。范氏寡注。謂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晦。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也。乃累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伐圍兼數以明其罪。胡傳及多儒。同此論。西河毛氏非之。謂此圍長萬圍而即還取。至明年冬。書取長萬。然後又取其地。本是兩事。故杜氏于取長萬注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乘長萬無備。而又取之。斯實錄也。案經書閔長萬。在十有二月。而明年春。即書鄭人來輸平。使方兵連不解。暇及此。予諸家望大為訛于事實。不之深考。毛氏說之。當已又入郢之役。本邾主兵。宋不邾之報。而報鄭者。○○○御纂春秋直解云。欲除馮也。宋陽以馮在鄭。而兩伐鄭。鄭之報。不序于邾下。以鄭伯之罪輕也。今宋又伐鄭。而圍其邑。背與無親。加兵虐鄰。其罪甚矣。觀此。則書伐書圍。惡其暴尤甚。其無親。故以人之者。貶之也。

鄭人米輸平。輸平渝平。三博互異。左氏作渝平。渝平者。更成也。杜註。渝變也。服虔云。公為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公羊穀梁作輸平。輸平者。墮成也。言敗其成。不果成也。案孤壠之戰。公為鄭獲。當前年。公子翬伐鄭。其有恨未平可知。則更成之說。于義為近。但謂變前惡為和好。則渝與平為二義。故後儒多從公穀作輸。而又別自為說。有謂輸猶輸累。然有物以將之者。葉氏夢得也有謂輸如呂刑。輸而平之。輸無欲平之心。而鄭自朱輸其平。於我有程氏迴也。有謂輸謂輸寫其情平。謂兩國皆有怨恨。如地之不平。今悉割削而使之平。吳氏激也。然皆不外孫氏覺輸者納也之訓。而左氏更變前惡之意。亦在其中。故胡傳亦用孫氏說。惟陳氏傳。急尚從左氏。謂渝平者釋憾而為平也。春秋吳文策亦謂渝輸二字音近義同。當從左為允。考田學紀。謂楚文變輸。謂渝即渝字。朱子引以證。公穀輸平。為即左氏渝平。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庚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王弼本。輸皆作渝。是古輸渝字通。洵如異文策說也。平不必悉書。此其書何也。陳氏曰。闡乎天下之故而書也。書渝平。

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合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御纂春秋直解。鄭平於魯蓋以利相結。雖集宋之黨也。夫平可也。以利平則不可如以義。雖興師毒怨而聖人與焉。謂是以殺止殺也。如以利雖解怨而聖人懼焉。謂是以亂易亂也。宗訓納是納利。則此平正有無限禍機在鄭莊陰狡不務大義。而當年與魯情事如是。若從公殺作墮其成。則此時魯鄭不遺。若從左氏作更為成。則後來鄭魯未久。均有未尤處矣。公會齊侯盟于父杜。杜在泰山半縣東南有父山今在山東青州府蒙陰縣西北此齊侯父好之始也。陳氏傳良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父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魯趙氏鵬飛曰。父之盟。鄭故也。自石門之盟而知齊鄭為與國。齊將救鄭則地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鄭來輸平齊為之謀也。故鄭使反昭而齊為父之盟。

秋七月何氏休曰。過歷也。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月為始。秋以七月為始。冬以十月為始。歷一時無事。書其首月。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正矣。杜氏預曰。雖無事而書有月。具四時成歲也。劉氏寶曰。四時具然後成歲。一時不具。成功不成。故無事而亦書時。示王者當奉若天道。月王月也。歷一時無事而書始月。示國君當謹守王度。此春秋書時月之旨也。

宋人取長葛。左氏。秋宋人取長葛。公羊段注皆以為久也。杜氏預曰。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孔氏穎達曰。經書冬傳云。長葛鄭邑。可。故不言鄭也。孔氏穎達曰。經文獨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冬告者。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至。立冬。秋取亦當追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宋告成三國。秋成冬立。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故書於冬也。劉氏敬曰。左傳作秋。杜氏云。秋取冬來。告非也。史之記事。雖據赴告而書。至其日月。猶當依先後之序。左傳日月與經不同者。多或邱明作冬。雖取當時諸侯史冊。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欽定春秋傳說經書。左傳作秋。杜氏預謂秋取冬告引八年齊侯告成為證。其義甚明。劉氏敬以為左傳雖取諸侯史冊。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似亦有理。

叔姬歸于紀。何氏休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媵既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季後為齊所滅。紀季以鄰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竟全婦道。故重錄之。程子曰。伯姬為紀侯夫人。叔姬其姊也。待年於家。今始歸。歸不善。憫其無終也。萬斯大曰。以叔姬為伯姬之媵。左傳無文。愚以為非也。媵未有不與嫡偕行者。宋伯姬之歸。衛來媵於晉。齊來媵於魯。春秋書之。譏過制兼讓儀期也。叔姬之歸。後伯姬六年。其非媵可知。且媵者妾也。曾侯之女。豈作紀侯之妾乎。然則叔姬安歸也。紀季也。何以知之。於後歸鄭知之。既歸季季入齊。蓋即從。曰。五廟未定。存亡未卜。故反魯以待鄭定。而後歸。從一而終也。春秋於其卒葬。再書紀叔姬雖曾之弟。贈有加。亦幸紀之猶存也。若為伯姬媵。則姬與季嫂叔也。嫂叔不通問。推而遠之。又何可歸乎。毛氏春秋傳叔姬歸紀為歸鄭張本。若謂叔姬為賢而書之。則春秋無書賢之法。衛之莊姜。曾之女。娶宜伊不賢。而春秋削之。

滕侯卒。杜注。滕在沛國公邱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劉氏敬曰。左傳云。不書名。未同盟也。非也。嘗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嘗同盟者卒未必皆不名。家氏鉅翁曰。不名不葬。諸說不同。愚謂不名。史失其諱。是以失書。不容鑒為之說。城中邱。杜注。中邱在琅琊沂縣東北。今山東兗州府沂州東北三十里。有中邱。此書土功之始。湛氏右水曰。左氏曰。書不時也。公羊曰。以重害也。愚謂一說皆是也。事孰為重。愛民為重。愛民孰重。以時為重。○○○御纂春秋直解。書不時也。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力必盡。不時也。我固為罪。雖時且義也。見勞民為重事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周道也。然聘卿大夫之事。古者五十而後葬。異姓以名氏見。同姓以公子見。雖母弟亦以公子見。年不稱公子。劉氏敬所謂未可爵而爵之者也。夫列國諸侯不朝聘天子。齊僖乃因父之盟。遣使于魯。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非古成問殷聘之制矣。而又以母弟之愛使之。父政於鄭國。施及其子。猶與適弟卒成義。試之禍。故聖人子年之來聘。特變文。書弟以不駕焉。使後世讀經者。知反恭之誼。固不可掩。而寵祿之遇。亦非所以利社稷而全親親也。或疑以兄弟而削弟氏。以子篡逆而削父氏。春秋無此連坐之法。不稱公子。史例如是。非有所予失于其間也。此論似是而非。春秋一書。措已往之善敗為將來之勸懲者也。若僅據事直書。而褒貶不與。與美待聖人。然後能修之乎。是無知之病。固在數十年之後。而杜漸防微。正不得謂孔子必無此意也。

凡伯來聘 杜庄凡伯。伯爵濮鄉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凡縣故城。在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此三聘之始。程

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性。諸侯不終。則無以成其事。

或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周御士。此非伐國也。而以伐國之辭書之。董氏仲舒謂伐天子之使。與

六伐國同罪也。以歸者易寵非執也。據左傳成朝于同。

弗嘗令王使凡伯來聘還伐代于楚邱以歸是伐代凡伯報怨之舉也然諸侯不朝天子天子反使臣來聘於其道也為戎道而伐之咎為方伯不能修連帥之職以紓其責據一統志楚邱城在魯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成州己氏之國明有入曹州及隱二年戎城亦在曹縣謂楚邱為戎邑凡伯經其地戎遂伐之以歸因楚邱之名與滑縣衛文公所徙之楚邱同故殺張杜預皆云衛地而不知此楚邱去衛國甚相遠也棠同在魯西王姓往宋衛與當皆道所必經但一統志之魯縣楚邱隋時改名前此未之聞也考據之法當以先正直不當以後取先一說楚邱晉邑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即此不知何時屬宋說於情事亦近然皆不若在衛者據尤的也惟韋榮以戎為衛謂其伐天子之便故歛而戎之夫衛果伐天子之使乃改之曰戎是為衛抑惡也其何以示懲焉卓氏爾唐謂伐者一擊一刺一人用戈之義一國三伐鄭人伐衛之類是也一邑言伐伐於餘邱是也一家言伐伐單氏之宮是也一人亦言伐代此楚邱是也夫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凡伯周卿士豈有為天子便而踏躡獨行乎此說亦未可據

宋公衛侯遇于垂垂杜社野地瀕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今兗州府曹州北句陽店是其地也殺梨不期而會曰遇者志相得也程子曰宋已鄭之深故與衛平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高氏閭曰十年入鄭益甚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陳黨歸陳氏傳良曰特相遇不書書宋衛將以為參盟四年氏本曰宋衛本與鄭為黨以魯既許鄭乎不將要齊以絕鄭故為此遇而瓦屋之間議在此矣然以遇視見者恐魯所謀欲密其迹耳

鄭伯克段於大隧之役，亦猶周公之誅管叔、蔡叔也。蓋子房謂此二說皆非，而以子房之說為是。蓋子房謂鄭伯之歸，爲鄭子亹，魯人不應反為宋伐鄭，追鄭伯使死，宋歸祊，魯使東社稷以從之，以為魯退鄭而得祊也。戴謂初許田於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於魯，故先使人歸祊為是。日取許田之許魯，隱而不悟其詭，而有之以此，以為鄭祚魯而歸祊也。黃東發雨是之謂木納主前言，岐隱主後言也。李氏與注公克鄭，率民本諸家多主王氏以鄭壯小人之雄，則詐魯尤其情事要之諸侯之地制之天子者也。鄭不得以與人，魯亦不得以取于人，故不歸擊鄭伯罪鄭也。入祊擊我罪魯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宿男卑○○○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宿男不名諸儒皆以為史失之是也胡傳謂赴不以名而經書其名是聖人筆之恐無可據○○○御纂春秋直解祭宿同赴而不同葬三百一十五上傳不錄惟真烏音之反見之于公羊注卷之三七七上傳云大山葬宿之子、真烏音見下。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杜注云周地，在今開封府清川縣南二十里。左傳：盟于瓦屋，程東門之役也。殺梁諸侯之參盟，於是乎始故謹而日之。序宋公於齊侯之上者，蓋范氏嘗曰：王爵也。陳氏傳良曰：春秋之初，宋魯衛榮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聯乎平于魯。齊亦為父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左氏則以此明為齊平宋衛于鄭。張氏傳謂以經考之，遇舊而鄭不聞，盟瓦屋而鄭不與，豈安乎？或侵牧之微衛鄭怨焉。長高之孺宋鄭恐深，子馮在鄭。宋公未從。是瓦屋之盟絕鄭非平鄭也。如此說，則經序宋公于齊侯之上者，殆以宋實主盟而非徒以王爵尊之歟。至左氏以程怨為禮，趙子已駁之，不必辨也。

公方生人監于浮黎。當小國入微者而公與之。出諸者而公與之。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未注例以為僕者不如商公故直稱公。不知高儀處父大國貴卿猶以抗章名姓。

今乃直書而不諱乎。趙子曰：「昔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于非公。此尚足備一說，故胡氏從之。然此盟也，實魯君欲降心以消未平之憾，而告之君子卒不至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宋紀邑。東莞縣北有鄧鄉，鄧西有公采山，山號鄧采，今莒州西二十里有浮來，即此地也。」

無駿卒，無駿書名。公駿以為罪，其入極而賤之，又謂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皆應度之辭。先儒所以多據左氏，謂不氏未賜族也。胡傳，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為大夫，則稱名。蓋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駿授官書名，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而先王之禮亡矣。諸家說多與胡同，近西河毛氏獨以未賜族之說為非，謂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而正義謂有大功德然後賜氏，否即不賜。是春秋公族無幾人可賜氏者，乃魯之東門，始于襄仲，銜之公父肇自定叔。此誰所賜者，而歷歷稱之？今無駿不知何公子孫，史偶不書本是常例，左氏必以賜氏為言，遂記其賜氏一節，以為氏故以氏名，無駿未命，故卒不以氏，且所引東門公父諸氏皆在隱桓以微正，胡傳所云天子之禮亡者，以此駁左，其不為先儒所笑者幾何也。

天王使南季來聘。南季，周大夫，南氏，季其字也。南季來聘，殺羊以為正，程子及胡傳皆主其說，謂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失道義矣。季亦云：「諸侯不朝于天子，周反而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蓋皆以自失威柄，貳天子也。惟張氏治以為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二至、魯定以魯為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室。春秋許王使之來，魯則知隱公之罪大矣。趙氏鵠飛亦謂諸侯之師天子之微極矣。聖人著天王再造便來，所以誅魯不再朝之罪也。二說與諸儒殊似尤得經旨。蓋時至春秋，王室凌夷，日甚一日。至於此時，數遣使來，魯以為同姓望國，莫其或有以據之耳。今不責魯之不臣，而徒責王之失迎，黃氏之謂無異于祖父袁病垂絕見者不責子孫之不養。及責祖父之祈福立聖人而有若是不平恕者耶？知春秋為尊王之書，則知書南季之來之微旨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雷，庚辰大雨雪。此條之義，左氏以為書失時。公羊以為記異，殺狼以為志疏數，三說微殊，而意實相貫。蓋有癸酉至庚辰八日之間耳，而再有大震，陰陽錯行，莫此為甚也。雷電者，陽精之發也。雨雪者，陰氣之凝也。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木可以出，而大雷當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雷不當復有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漢五行志載劉向說以為桓將軍試之，北謂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也。危難而害萬物，天戒也。若曰為君失職，貳弟佞臣，將作亂矣。復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弑之禍將成也。劉此論，迄無何休，皆用以入注，誠以春秋書災，蓋雖不言事應，而天人之際，感應之理，要自有不可誣者。記異記失時，皆聖人之微意也。惟左傳作大雨霖以應，謂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而經無霖字。杜注遂疑經誤，其實亦謂傳以解經。若經本無霖，則傳無由曉，是必脫霖以二字而忘加也。此則非是。穀梁明云震雷也，雷霆也。何注有聲名曰電，劉向父子均雷電，並言不及霖義。或左氏所纂簡書，偶有差互，故借用舊說為文。杜不以為傳誤，而反謂經誤，人謂預為左傳，是非其辭之尤甚者。孔氏不為是正，又從而附會之，亦不免于僻而已矣。

挾卒。公羊作伏。吾大夫之未命者，四殺祭亦作伏。伏者所伏也。晉侯復讓曰：「案魯世卿之族，其嗣不見于經者三人，然益師之後，傳有虞仲、無駿之說，傳有展禽、展喜、展昭之族，不見于經者二人。然莊叔、展王父惟挾之後，無事可見，或當是時國之紀綱，猶在於君臣，會侵伐，多親利之故耳。雖有世卿而名氏不登於史冊，春秋之作，亦據其所見者耳。」

城部。郎豐邑，城部之役。左氏以為書不時，高氏間趙氏鵠飛以為備宋，考郎之為邑，隱元年，費伯已城之矣。至此，築城而桓十三年，三國之伐，宋敗于此。莊八年，陳蔡之侯亦次于此。十年，齊宋以兵逼魯，又宿兵于此，則即實魯要區。今將北會齊，與鄭伐宋，又恐他國之議其後，不得不城以備之。高氏趙氏說是也。然城郭雖立以為國而非特以守國，故古者將興土功，必罷見而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即舉，凡以憚非特而妨農務也。今魯不能修之于平日，以應涉險之義，乃事至而旋為之備，以勞其民，即不得已而為之，君子猶不能無譏焉。况伐宋之舉，人之稱斯師也？謂何？何汲汲焉，妄興大作，而全無嘗養斯民之意如此也？然則左氏以為書不時者，尤得卷

秋之冒矣。

一說。舊有兩郡。貴伯所城之歸任魚臺縣東北。此郡則近郊之邑也。

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杜注在鄒鄉華縣東南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會防之後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遣使來告。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如其言則此舉不可謂非王事也。而春秋書之與。凡會不殊何也。宋之不王殆鄭莊爲此語以莊齊魯而齊解歸功之利齊背瓦屋之盟連兵而伐與國內懦有愧故亦利其名之可假甘爲鄭莊而若不悟其許耳。若使果奉王命何難堂正正剋期誓師聲罪致討顧乃私爲此會惟恐宋之知者左氏雜記所聞徇其名而不考其事。從而書之曰不王夫宋殲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者乎。然則經書會防正罪其非爲王事而會也又况前乎此者。唯兩君相會目瓦屋及中邱則諸侯參盟矣。前乎此者唯兩國相攻自伐宋以後則多連諸侯以伐諸侯矣。由矣盟而主盟由連諸侯而擇諸侯以伐諸侯皆齊晉爲之發端春秋子會防盟中邱大書不書所感于世運之升降者微矣。

儒師會稽人鄭人伐宋孔氏顏達曰傳稱羽父先魯禽侯爵伯是不協公命也食魯二國之君自求其名病其尊遠故賢士公子某四年華固請而行說時去其此此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改於此而畧耳

防西防也屬今金鄉縣以此推之晉之幽地當亦在金鄉城武問鄭公舍齊鄭伐宋經不書齊解杜注云齊鄭伐期故公獨敗宋師孫氏復請公與聲東悉力共疾于宋而取二邑春秋君臣竝錄蓋疾之也此言得其實矣左氏以不貪其土以勞五爵謂鄭莊公子是乎正趙子曰諸侯專取他國之邑而以與人罪之大者而云合正何其妄乎公又謂取邑不日此日者一月再取甚之也夫取邑不在晝日若無日則疑于同日取之此但紀實爾凡取邑皆有罪何論一月再取假如再取在異月將遂為無罪乎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盡也此可以破諸家紛紛瑣碎之說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鄭鄭伯伐取之。經書未入蔡人衛人伐鄭。謹書曰鄭伯伐取之不言所取誰誰何據左氏則是取三師公羊較葉則以為鄭因三國之力以取鄭故也。又以為四國已闢鄭來其敝而並取之。三說不同程子及趙氏鴻飛李氏康汪氏充亮皆主左氏蓋以是時鄭合齊魯之師伐宋于六月辛未取鄭辛巳又取附宋人欲乘其空虛而襲之既而無得于鄭遂移師伐虢而召蔡人此與秦三師之襲鄭不克去而滅滑者相似滑為晉之屬國虢亦鄭之附庸伐虢所以仇鄭也鄭伯聞警夜師入郊國之兵猶在戰于是因蔡人之不和使虢攻其前而已抗其後一舉而三師皆苟所獲情事較屬可信第以左傳諸說之明書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虢八月壬戌鄭伯圍虢癸亥克之取三師焉若果如程趙諸家云云博應可鄭伯救虢不應曰圍虢既曰圍虢則克之者亦即克虢耳克虢之後乘勝而並取三師鵠蚌相持漁人之利胡傳之謬雖亦想當然之辭而于經傳皆可不詳或疑虢為鄭受兵反來其後并而下之石鄭莊雖不仁未必若此其甚也不思寤生之殘忍母弟且不愛而何愛于虢是固未可以常情例之也然則經書宋人以宋首禍事鄭伯以伯自將不同于三國屬辭之體宜然初無所謂彼善于此也或公穀作虢古載載字通也

勝侯薛侯宋朝。勝，姬姓國文王子叔繡之後，薛任姓，賈夷仲子之後。二國地皆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勝侯薛侯來朝殺梁以為得正，胡傳則以為殺旅見張氏劉氏諸家多同。胡氏以王者之制諸侯歲相聘，世相朝。世之云者，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不旅見也。旅見非禮也。又勝薛爭長，公使羽人請于薛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亦為朝天子者言之。豈不當引以自况？引以自况亦非禮安在其得正也？近惠氏士奇獨以旅見之說為不然，謂旅者眾也，三為眾兩為難。勝薛兩侯不得為族，且同采而一先朝。後朝爭長，勝侯者勝先而薛後。而爾凡相朝有執玉圭受五瑞賓主焉可同行且有先後必非同印說春秋者。因公羊以為兼言殺梁以為罪數以旅見。當之誤也。案得正之說，諸儒取之旅見之說，惠氏又取之。以經觀之，二者均非正旨。益勝薛宋朝，以去年秋諸侯伐戰，冬入廟。二國皆懼，故朝晉。魯也。

公會鄭伯子時來。時來公羊作祁摯左文作祁社注時來祁也。蔡陽縣東有侯城。鄭地也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四十里。劉氏實曰：凡稱會外焉主時來鄭地，則知伐許鄭之

志也蓋許與鄭接壤之所利故也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外盟內為主稱。及此入許也。其及者何。杜注謂公之與謀乎。入許也。益莊之欲得許地也。久矣。特以借齊魯兵。名故入許而佯以讓二國焉。及二國皆弗受。鄭遂受之。而不聽則其貪謀。遂與左氏乃因其服而舍之。謂鄭莊公子是。有禮。劉氏。敵趙氏。匡諸侯。皆非之。誠以許太岳之奇也。果若有。罷鄭已破其國。即當請于王而為之立君。若其無罪。鄭即不當妄破其國。安達其君。今許罪不可知。而專為威福政。不由王而制于己。私其邊鄙之固。皆大罪也。且既擅使大夫守之。而又設為姦計。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王氏所謂利人而損之以手者也。以此為有禮。是長亂也。

桓公

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以桓王九年即位。世本作執誥法辟土服遠。曰桓。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桓弑君自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者。何程子曰。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實與聞平叔。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解。乃所以深責之。此兼采公羊穀梁義也。朱子則以為。桓自正其即位之禮。二說文異而意實相承。蓋桓雖篡位歸罪。為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行即位禮。而國史書之矣。夫子於魯之先君不容真正。其罪故彼自正其即位。亦即如其意。以即位書之。何氏休所謂直而不顯。詳而不隱者是也。至桓在位十八年。經書王者四年。不書王者十有四年。宋氏鉉角曰。元年書王。謂王赫。即當時也。二年書王。慎實。誅之水。及而宋亂。又作也。至三年。王朝不聞有誅殛之命。而享葬。伯叔又下聘焉。王法於是永掃。地天下無王矣。自是不書王。每七年至十年。正月書王。則以天道。周十八年。桓見殺於禪。乃復書正月。見王誅殛不加。而天理未嘗泯。甚死於齊。是亦討也。由此觀之。書王明王法。也不書王者。著桓之無王與王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誅魯也亦責王也。而或以不書王為簡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幽乎。

公會鄭伯于垂。垂衛地。即隱八年。宋公衛侯所遇處也。垂之僕。或以為晉之求鄭。或以為鄭之要。或又以為一國所欲。皆於情事為近。蓋桓以暴自立。懼諸侯之討。已因鄭伯害歸。以易許田。而未遂。故為是會。冀結鄭以自固其位。則謂晉求鄭者是也。鄭桓之知暴立。不自安。乘其機以求許田。必從所請。則謂鄭安晉者是也。又桓為仲子所生。於宋為親。宋與鄭向以公子馮故。互相擇。恐鄭不結焉。庶必助宋以相難。晉固鄭所欲善也。而桓公身抱大惡。又為宋親。不交鄭。鄭必仗大義。以難當鄭。又當所急。欲善也。則謂是會為一國所欲者。亦是也。顧亂賊之所畏者。天子與鄰國諸侯耳。天子不能討。而鄭國諸侯復與為會。尚何忌憚之有。春秋於會垂之下。書鄭伯以璧。段許田。復書夏四月。公及鄭伯盟於越。不待貳絕。而桓之罪者。鄭莊黨惡之。罪亦著矣。

鄭伯以璧假許田。左傳曰。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穀梁則以非假而曰假。為讓易地。以杜注。魯不宜聽。

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勤故聽。聽其實之說。觀之似穀梁尤得經旨。夫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鄙內之邦。與許田為近。以此易。便。各利於國。聖人易為諱。之。胡氏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振斧而拔厥義者。天地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賜。光君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一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存無視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為國惡而隱之也。其加璧者。孔穎達及蘇軾。諸家皆以為祊傳於許。陳氏。傅良。獨申公羊以為恭之義。以為春秋之初。諸侯為恩。必有辭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逆王姬。桀王姬之館於外。皆善辭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熟。於春秋者。具事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敗也。說於情事亦合可並存也。○○○御纂春秋。直龍會。韻求定位也。鄭方雄於諸侯。且與隱膳。故桓懼討而求會。書之惡鄭伯。也不能討。而首會之。復因以為利。而求許田。達前此以祊來易之謀也。無以為名。曰吾姑假之。且加璧焉。當即如意以子之賄。然彰吳某許田近許之田。魯先君所受於天子者。鄭伯誼其易而稱假。春秋書其假。正以著其實也。

公及鄭伯盟于越。越杜近無地。名當在山東兗州府曹州附近。○○○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越之盟。左氏謂結祊成。脩其逐也。穀梁謂內為志。誅其心也。鄭借易田之遠。以行委求之心。桓譯求盟之心。而附結成之遠。二傳似相異。而意實相足也。○○○御纂春秋。直解。韻會甫闡月。而復為此盟。金許田已歸。得路而滯相結也。割地以遠歸。利以底罪。世衰道微。弑逆得志。聖人傷之也。

秋大水。秋天水何以書公羊云紀災也不書月家氏疏翁謂概一秋而言也。程子及胡厚皆以為桓行過德所致。蓋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委倫教則休徵應之。曰狂桓雨若僭恒陽若是也。桓以過德于位除沴之效固其宜也。或又以是為文姜之兆以水者陰也。陰之盛至于大水為災則陽不勝陰而陰制陽矣。是時桓雖未昏於齊然其謀必發於會鄭之先而其計必定於鄭成之日。一念之動謫見於秋聖人謹而書之。見天人感應之理之可畏也。某莊二十四八年八月辰未入是月大水。其明年又大水。何氏休張氏治皆以辰未入而疑或說為無據也。

孔父○○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叔梁纥以孔父為宋趙氏匡扶之是矣。左氏以父號名杜氏預因為罪孔父之說亦非也。惟劉敬君前臣名之說最為精當。故程子及蘇氏稱胡氏安國皆用之。坎氏助則云孔氏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達父。故有弟父金父右孔為氏。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此說甚詳核然名君而字臣於義終未安識者所不取也。

滕子來朝。此條當與後杞子宋朝降參看。滕降稱子。趙氏匡以為當喪未居。程子以為後屬於楚。胡氏安國以為敗其朝。朱子皆駁之。獨取程迥自貶以省首賦之說似於情事扁近。然據諸春秋之條例亦有不可通者。五等之列周有定制。春秋不聽諸侯之自尊而肯聽其自貶耶。似不若杜氏預楊氏士勑時王所敗之高為得其實而或猶以胡傳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作之言為疑。○○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周之晉也。齊晉之伯。晉王命之。俄父黎來實王爵之。即其惑不能行於是楚之遠且大若滕薛小國以為時王所黜。夫豈不可。春秋之後又將百年。周益卑失三晉為侯。猶猶命焉。况平王之世東遷之初。予讀此則胡氏說不足疑矣。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濮以成宋亂。左氏曰。為賂收立華氏也。其稱以者何。較梁云。內為志焉。爾謂公為志。成半是亂也。胡傳。半督試君。凡民固不熟者也。桓與諸侯會而立之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以成宋亂。或謂氏實卓氏。民稱康諸家皆訓為成就之成。惟西河毛氏主杜征南。成者平也。之訓謂宋督試君。則宋亂矣。公會諸侯以平之。未為不是。無如其始以平往而既以利還。故直書其事以俟義之自見。半農惠氏則據周官詩士職四方有亂則往而成之之文。謂成者歸也。小宰八成謂之八聽。又大司寇職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獎之。鄭司農注邦成。若今時決事凡獎之斷其獄訟也是會諸侯于濮本欲以聽華氏之獄而乃取賂而還是以亂濟烏在其為成也。說與舊解為異。以事考之。昔雖弑君而為之位未定。自公與三國為此會。受其賂而竄之。而湯始安於其位。是成宋亂者三國也。而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魯也。胡傳及諸家說似乎確不可易。但聖人之于先君不應如此。直斥毛注杜注於義較安。而惠據周官咸字尤有明證。合下文取韻大鼎云云觀之。以義舉而以利終。不待贊絕而棄亂自見。諸家之論殆為殺梁所誤耳。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鼎歸諸宋。而曰郜大鼎者。劉氏疏謂郜所守之大鼎也。武王克商封諸侯。頌宗廟以為子孫繼部以不義失之。宋以不義得之。雖久非其有也。故謂之郜大鼎。一說郜鼎郜地所鑄鼎也。似子事較近太廟。魯周公廟。殺梁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廟公闕宮。故知太廟為周公廟也。夫廟之有器。所以厲德以成亂之所獲而寘之於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半弗享而強致之。徒以瀆其祖而已矣。故經于三月。春公會。齊侯衛侯鄭伯於濮。東淮四國。此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書取書納。則專罪魯矣。杜注云。濟陰城武縣有北部城。春秋地理考實部有三社。所屬北部為郜國。其南二里曰南部。則宋為隱十年取郜者。也有二者俱在兗州城武縣。富辰言郜為文之昭。則在晉成十三年。傳載我算郜是也。然南部為宋邑。去北部僅二里。恐仍是一地。杜以北部為之。十四

杞侯

來朝。公殺並作杞侯。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杞。祀非侯文誤也。及杞侯大立。宜國之後。杞不復稱侯。是年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蔡鄭會鄧。左傳云。始懼楚也。蓋楚自熊渠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諸子為王。又八世至熊通。是為武王。桓二年正熊通之二十一。年也。時楚益盛。蔡鄭皆在楚北境。故會于鄧。以謀之。鄧程例以為蔡地。孔氏穎達從之。公羊傳以為國名。謂離不言會。此其言會。蓋鄭與子會也。以隱元盟宿之例。例之。

公羊為傳說胡氏安國湛氏若水李氏本質主公羊第諸家謂鄭尤近楚。楚馮陵江漢鄧北患之故為地主而會葬鄭於其國則是主會者鄭也不惟子書法有所未安且以謀楚之故而會于近楚之鄧不適以啓楚之疑忌耶者鄭楚婚姻國也而是娶鄭娶鄧又方挾天子以討不屬力似足與楚抗故祭侯欲借鄭以親鄧借鄧以親楚而鄭亦舉二國之後已可以消楚之疑故釋秦三伐之嫌與之會鄧益得求通楚于鄧也經首祭侯雖以爵序要必為此謀者秦也非鄭也然不思鄭之昏楚為勢所趣楚固未嘗一日忘鄧也楚未忘鄧且不自保又安能因所親以親人乎是則經書會鄭殆以著楚之強橫而謂諸侯之無謀而已矣○○○御纂春秋直解左氏曰始懷楚也祭鄭天下之中也楚得祭則長驅宋陳鄭許之頃得鄭則界絕齊晉秦晉之路故齊與楚爭晉晉與楚爭鄭也其地以墮鄧亦與馬鄧近楚楚姻國也蓋喪楚而託於鄭也然鄭不自保能庇鄭者者鄭之會是之憑陵也傷周室之無政與諸侯之無謀也鄧杜注顯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今鄧襄城在河南開封府郾城縣東南三十五里。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桓二年秋書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左傳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尚執馬禮也時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朱以上住稱地宋稱會或事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反行必告則史書其至不吉則不書杜注孔疏甚明諸家紛紛或以為追或以為居或以為失之鑒矣春正月胡氏曰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恩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十朝之亂豈暇書歷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恩明矣又以為此闕文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桓公弑君而立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晉之臣子不戴天反面事蹟皆莫之恥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此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春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孔氏類達曰桓公元年二年十一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一萬斯大曰桓十八年中所行悉無王之禡元年二年書其易田成亂陽其無王而猶繫王于月者以其居位日淺或一旦悔悟去非而從善也至三年便革逆文龍任以專與殺之迹彌甚又其即位以來三變王勝十變不朝曾不間一介至於王庭至使王使求軍而王崩不赴行於國者大驚大閭之間遂得焚卯之非制行於外者輔鄭矣而盟會戰伐無虛日謀衝弱而齊紀會盟不詳復華舊之罪得毋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有王者患治罪之年乎況有王治罪無王又治罪是亂刑也無王是削而惡桓有王是筆而又惡桓是筆與削俱無所準也且春秋須比例文九年春有二月三月而無王成十三年春有三月而無王定十四年春有二月而無王以例言之與桓年正同然而三君於諸年並未嘗有治罪貶削之意是屬詞比例又並無一相合者吾故曰此不闕義例也

公會齊侯于嬴○○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會者外為志書會不書及當以張氏治齊之說為正蓋是詩者書之情意惡者齊之罪煙熏尤忘焉故獨書會○○○御纂春秋直解自申卽會儀齊鄭隱相親也鄭執周政而多詐故桓先納賂以結鄭齊為東州之大國次即乞婚以連齊書之惡齊之黨賊也相親之婚齊求追討也而卒薨于齊豈非天哉其謀以自全過所以自禍歟齊侯衛侯晉侯于蒲蒲衛地杜注云在陳留長垣西南今直隸大名府長垣治之故蒲城是也公羊傳晉侯者相命也朱子語類問張洽曰尋常如何理會是晉侯曰當從劉子詩之說自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語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朱子語類問張洽曰尋常如何理會是晉侯曰當從劉子詩之說蓋比之屢興長亂者為近古也張氏治從劉氏敬之說謂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于相齊僭稱之漸勢必至此○○○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公穀皆以晉侯為善程子固之而胡傳亦主其說蓋比之屢興長亂者為近古也張氏治從劉氏敬之說謂彼此相命以成其私而極言其僭稱之所至朱子以為有理故並存之

八曾叔侯子雖○○○欽定春秋傳說左氏傳俱作杞公羊獨作杞程子以為杞稱侯皆為紀當以公羊為是蓋春秋方略記與鄭皆長武故舍夏而求杞也高氏闡之謂杞之則日食父正在朔則日食既而後望不食父正在望則月食既而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日明高下月在日南後南入食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後北入食則食發于高以異長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蓋尤寓日食之論惟此篇詳而尚有所未盡新法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故有平朔有實朔而其食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文會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合並復圓之行度也蓋地有南北東西之差人不皆在地中而在地面假令日行適當地中而食人或在南北或在東西則各因其遠近而食分之淺深食時之早晚亦各隨之而異古猶惟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惟知求平朔莫知求食朔故凡食有在晦或在二日者皆不得定朔之誤也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金錢食者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掩日全食之時其中闊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故知既非盡也大日食分移皆可推步而得本是數之富貴而以為災變春秋鄭黨云近雷風烈必燒雷風之性而迅烈猶為變況日為眾陽之宗真有薄食可不為之恐懼而修省乎抑春秋日食必害無直記災已也歷家置閏易定朔難春秋時天子不班朔諸侯不視朔故往往失聞失聞失易者且失况難者而有不失乎天子修春秋特書日食以正之意欲使千百世而下疇人專家得錄食之所在以考定朔之所在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欽定春秋傳說案寡歸來逆女程子謂親迎於其所館豈有違過他國以迎婦者張氏合主其說洵為有理故此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凡以不親迎為嫌者皆削之○○○御纂春秋直解蓋于桓之世位以卿而逆夫人尊而親之也又稱公子馬其與弑可知也與弑者而尊而親之是貴弑也貴弑者志於弑以是知桓之某首弑也素逆夫人必以卿曰逆大其為卿可知故曰尊之又曰公子則尊且親矣即書法可想見桓公之意春秋殆誅其意耶

齊侯送氏于誰公會齊侯于誰誰魯地杜注濟北蛇邱縣西有下雉亭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有故城越境送女左公毅並以非禮譏之程子曰齊侯出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張氏洽曰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齊善愛其女之過至於越境而送之遂使齊侯之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在誰特往會之傳公之送桓公之食皆非所以重火守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从書之

夫人姜氏至自齊公子翬如齊逆女而齊女之入經但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殺采云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後世說經家多從胡隱以不親迎並不書卿以至為不能防閑丈姜欣敬荀之光河西毛氏非之謂春秋有二例一書卿以至宣元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一日書大至隱元年紀履鵠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是也十二公惟桓莊孫親迎桓迎于境雖為齊侯然受之其父已親御輪矣不隨卿至已親導婦入寢門矣敬荀之光或別有在非親迎卿至二禮所得而防閑之也况不書卿至以公受之正親迎也棄書至之義杜氏以為告廟之辭女歸他國則告廟時日或不盡得知故從其畧此内外之辨毛氏以伯姬為比教亦未安惟謂公親受之止已親迎則優于禮說蓋文成一美亂魯齊僖公春秋子其始末紀之特詳董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誰公會齊侯于誰此文姜之始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夫人孫子齊此文姜之終也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韻用幣此哀姜之始也夫人姜氏裸于朝公子慶父出奔呂此哀姜之終也讀者以此事而觀聖人無戒之意可得諸言外矣如以不親迎為桓之失禮彼書公如齊逆女者其又何謬焉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杜氏預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致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孔氏穎達曰經事來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

有年○○○欽定春秋傳說案襄費氏達曰言有非其所宜有程子因之而胡傳陽言之其持謙甚正或疑以君之故而惡其民非聖人審法本意其實程胡二傳亦謂襄是召災而病民惟此有年為可異耳與公羊以喜書之意正同觀何氏休之謬則兩不相悖矣○○○御纂春秋直解歲有豐凶天之行也歲凶必書示人君先時警備及時幹恤也豐則不書十二公惟桓書有年豈書太有年餘皆不書者常也桓宣何以盡辛之也桓十八年止有一年宣十八年止一大有年他年之數可知也蓋在位十八年有年者止一則居惡之召災病民信矣抑民病亦有由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不能討賊又不能去之宜天亦以災病之矣

公待子郎郎之待。左氏以為禮公羊以為機杜注申左謂之書時胡傳則從公羊以為機遠以事考之二者義可互足據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閭遂以待田之文則周之正月于夏為十一月正仲冬之時是禮得待也據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注云高平方與縣東北有郁郎晉方與今魚臺縣地去魯都約二百里其遠可知半農毛充州滋陽縣與曲阜相近而云然說亦不為無據顧是年待郎與來戰之郎無論果否兩地即魯果有一郎四年之待果在曲阜左右則既得禮又得時當從常事不書之例特善之是必其非常者也又謂四時田獵竝無常所以孔疏胡傳非其地故書地之訓為非不知古者地狹民多唯山澤之間不殖之地乃可以供田獵孔疏所引鄭之原圖參之具圖本其證若無常所而隨地以獵其異于唐莊宗之所為者幾何先王之時恐未必若此其無制也惟胡謂書春待為貶桓之執迷則屬深文蓋弑逆之罪不以禮待而減罪在弑逆亦不以非禮待而又加重則誠有如毛氏所詆者頗

天王使宰渠伯糾宋聘宰渠說以為家宰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朔公卿書蕭大夫書家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側也糾位六卿之長乃從上士而署名者何貶也曷為貶胡氏安國曰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滅其境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王者舍曰不誅而又聘焉失職矣操刑賞之柄以御下者王也論刑建以此與太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故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元明以來諸家多同此論以左氏不在故名殺渠以伯為老稱義皆迂曲不足從故也近西河毛氏獨以宰為宰夫本下大夫與上士皆側應稱名謂渠者其氏伯稱者名也與胡傳為異然以為不宜聘而使來聘見王朔之不振亦不異也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陳侯之辛左氏以為再赴公羊殺渠皆云以甲戌日出己丑日得故舉二日以包之案史記云陳桓公鮑卒其弟佗之母蔡女也蔡人為佗殺五父乃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屬公方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再赴之說似乎不諒然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之子蹠為屬公則屬公非佗蔡人殺佗則佗母非蔡女且五父即佗之亦非二人使已見殺于是年經不應遲至明年而始書之是史記說為不足據矣又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後儒以長庶推之一在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在五年正月六日經並以正月言之亦不知所據至公羊謂陳侯狂甲戌日出己丑日始得之不知其死在何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以諸侯之尊陳國之臣死至十六日而後得其屍之所在已不近情況病狂出走別無追隨一如鬼張之獨行而踪跡無所誰其信之故陸氏濱孫氏復諸家或第以為闕文或第以為脫簡惟黃氏復謂孔子作春秋以筆削自命若魯史有二日並存之事不應仍而不刪道無故之疑此必筆削後傳錄者誤耳此論近是而亦未審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隱桓之間傳聞真辭舊又有誤聖人亦何從知其孰是孰非而削之也哉○○○御纂春秋直解於甲戌下云春秋記事必有始終蔡人殺陳佗事之終也左傳云陳陀殺太子免則事之始也經無見焉蓋在此矣故趙匡曰當記陳佗作亂之事是也於陳侯鮑卒下云甲戌之後不過月而卒以憂卒也此可破入殺之說並可釋孔氏之疑

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曷疾乎齊侯鄭伯劉氏敬曰齊侯鄭伯將襲絕以朝桂而犯人知之然後以朝反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強不朝乎弱不正其為詐以圖入之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公羊以為難公言言食故言如夫春秋之紀會盟因事為獲敗非羣聚逐善而離會遂不善也離會真為不可善而必改言如以亂事實若殺渠又以為過我而盡然遇我與否他無左驗殆亦聽說惟胡傳紀人主書來告其事史固備書于策斯為近之夫子修經所以存而不削者以小國特大國之安靜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乎興滅繼絕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與紀侯所以去國之由也西河毛氏則據爾雅如往也之訓謂齊欲謀紀故邀鄭伯陪往以覘其動靜此以為據事直書以較以如為朝辭者為據當存以備一義

天王使仍叔之子采聘○○○欽定春秋傳說彙卷之二以為狗公殺以為父老子代從政胡傳以為譏世官其義益相因也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便其子何以稱天王使耶汪克寬云公殺皆云父老子代從政程子則云父受命使子代行而今案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城祝丘祝邱杜注魯地漢即邱縣今沂州東南五十里有即邱城高氏聞曰莊二十年夫人會齊侯于祝邱是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之來討故非

時城此以備之

蔡人宋入陳人從王伐鄭。左傳稱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織葛。王師敗績。祝聃射王中肩。而經不書王以者。孫氏復曰。不使天子首兵。也不書會。及陳氏助曰。臣後君之解也。不書王師敗績于鄭。胡氏瓊曰。王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厭。書敗則諸侯得禦。故但言伐而不言敗也。蔡宋陳三國稱人。將單師少也。王不无。胡氏國曰。非天討也。其非天討也。奈何謂是時魯桓叔君而自立。宋督叔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欲者。而王反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賤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故以是為非天討也。汪氏克寬亦以文定此言。論端本澄源之論。惟西河毛氏非之。謂王朝卿士跋扈不臣。尚不能聲罪。一戰而敗。而追責其不討。當宋為之君者。不亦難乎。大惡當重。大不容易。臣相殺。彼此同焉。已為難堪。況復含其臣。而專治其君。可乎。此取甚正。但文定云云。非以鄭莊為可從。不咸也。謂王親帥三國之師伐之。而敢拒而戰。戰而失某。王躬賜生之罪。不容誣。有不待敗絕而自見咎。故特發明王不攝天之義。以示王者不可以憤怒而輕于親征耳。毛又謂陳焚與衛之君。不親往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勉强從王。以致覆敗。而魯則袖手旁觀。皆不能無罪。亦屬旁義讀者不必泥其說也。

大雩。此舊雩之始。雩早祭也。秋大雩。左傳以為書不時。胡傳以為謨。禮據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武樂。注云。止雩在四月。為五月不雨。修雩。故記之於五月。則建巳月乃其常祀。且經書雩者二十有一皆非龍見之時。是左氏說是也。然大雩者。雩上帝也。禮惟天子得雩上帝。諸侯則雩山川百神。魯諸侯也。而大雩。胡氏謂因事以書。以見其義。其說亦是也。後陽或從左。或從胡。義皆可通。而李氏廉以為記尤足補諸家之所未備。至季子之解。殺梁訓吐杜注則曰。萬物待雨。又曰。達禹百般折齋。雨似以雨釋雩。述字非其所立義。而孔疏竟以達釋之。恐屬誤會。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爾雅謂雩為號祭。則殺梁吁義近之。古人釋文或从類或指聲。雩從雨。而聲近吁。若退則雨無取焉。讀此可以見孔氏之誤矣。

○○御纂春秋直解。龍見而雩成之常祀。故經無書。六月雩者過則雩。早祭也。志災也。天子雩於上廟。諸侯雩於境內山川。書大雩。皆雩於上帝。因災以著附也。

蠱。公羊作蠱。何氏休曰。蠍者煩擾之所生。杜氏預曰。蠍蟲之屬為災。孔氏顏達曰。釋蠱云。蠍蟲。蛇蝎。雄方言云。春奉謂之蠍。陸瓊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蠍。春蠍即春蠍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蠍而小。班黑其股狀如蠍。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爾雅又有蠍蠍。土蠍。其光云皆蠍蟲之屬。然則蠍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程子曰。蠍也。既早人。蠍蟲不待害也。鄭氏然曰。古曰蠍令。曰蠍。汪氏克寬曰。春秋善蠍者十植。唐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世各三見。

冬州公如曹。州公左博講溫于公。杜注城陽。湧于縣。州國所都。今貴州府安順縣東北三十里。有湧子故城。即其地也。據世本。州姜姓國。而左氏以搆湧于。或州為湧于所并。故湧子得家所。稱張氏洽。綏州公。搆公與祭公同。則州必號內之地。河內州縣也。趙氏鵝飛。遂謂河內州縣。其初。蓋蘇忿生。采地至是。為州公食邑。若湧于公則祀公耳。湧于縣今。南州。杞後。遠子。湧于世。或以地稱之。如東樓公之類。左氏不知。乃以湧于為州公。此二說皆舊解。為異。以天子三公稱公例之。謂為王臣。似亦不為無據。但趙氏既以湧于為祀公。又言外諸侯。非二王後不得稱。公則祀正。是後其說未免自相矛盾。况河內蘇忿生之邑。隱十一年。桓王葬以與鄭。此時尚安得公而稱之。是不若仍主左氏之為得也。外相如不盡。此何以書為六年。寔宋書也。蓋州公寔來。而中道如曹。故先書州公如舊。繼書寔來。胡氏謂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是趙氏區謂誤其外交。恐非此處經旨。

○○御纂春秋直解。以爵奉公者。宋是也。以官奉公者。則三公也。州農內邑。州公蓋食采於州。而為王之三公者也。伐鄭之役。師敗王傷。懼而謀。自託焉。故如曹子何以書。過魯也。閼周忌鄭而責州公之無具也。

寔來。○○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傳官以寔來為州公。宋程子及胡傳亦同。惟二傳以寔來為承上文。而程胡以實為州公之名。蓋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也。張氏洽。主三傳之說。引證寔來甚為詳核。則一說當至矣。

○○御纂春秋直解。或以寔為州公名。詳其大義。與祭伯宋。烟類。某覺得曰。王之上士三命。以名氏見。中士再命。宜以名見。則實者王之中士也。似為近之。不書使非王命也。書宋非事也。王師喪敗。王臣四出。天子不能庇其官。王臣不能守其職。蓋來謹之。案張洽云。記曰。伯父寔來。左傳曰。望伯寔。宋書州公曰。實宋以次不復而取之也。

公會紀侯于鄭。頤左公作成。杜注。魯地泰山鉅平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有故城。杜即古成城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孫氏復曰。此與二年書宋朝三

年會鄭同旨

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簡車馬也。據左傳北伐齊諸侯之大夫成之。齊人鏽之鼠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太子忽怒。故後有郎之師。是公覺其將有事也。而簡車馬備鄭也。乃殺渠以爲非正。孫氏復胡氏安國以爲非時且非禮何也。周禮大司馬之職中秋教振旅中夏教发令。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皆因以行田獵而大閱之禮。比三時為盛。从中冬之月農事已畢。人禽獸皆長可取而無擇故也。周八月夏之六月也。或夏六月之時。苗稼是野植乃于此行大閱之禮。簡車馬以妨農事。失政甚矣。况王所建始曰太廟。太學之類是也。王所舉始曰大夫。危大閱之類是也。曾魯而可以行之乎。據事直書先儒所謂因事見義者是也。不稱公以非遊戲也。或曰此但簡車馬而不田獵。故不地者明其在城內也。于義亦通。惟殺渠所謂非正。蓋以大閱為觀婦人則經無異文。不知其異據也。

蔡人殺陳佗。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其為討賊之辭者。何陳桓公平佗殺太子而自立。是佗者。纂弑之賊也。篡弑之賊人得而誅之。故佗立踰半而蔡能誅之。猶不失為討賊也。但此事始末。惟難覓於莊二十二年傳。書公羊殺渠則以佗之見殺為溫佩平暴。世逢引史記。世家子陳桓卒時。謂桓之弟仲母蔡女也。蔡人為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位屬公。屬公娶蔡女。與蔡人亂。隱公如蔡淫。蔡人乃以好女誘殺佗而立。雖是為利公矣。春秋陳桓入公。後即屬公。屬公者雖也。屬公之後為莊公。荅公。子荅兄弟林也。並無所謂利公。周禮法亦但有屬而無利。且經止云。蔡人殺陳佗而史又增蔡人為佗殺五父。子殺太子之前。不知五父即佗之字也。傳曰。蔡人殺五父而立屬公。即此被佗經文也。乃由溫祭一語。以致一事分為兩事。一段分為兩段。一屬公分為兩屬公。一蔡女更分為三蔡女。此史文之誤實。由公殺而反引以為公殺證。其可乎。此辨甚明。足徵史記說不足據。夫佗之殺。與州吁正同。經于州吁稱衛人殺而子佗不曰陳人殺者。衛能討賊。陳不能討賊。故不以討賊之義子陳人也。胡傳謂善祭亦以善陳非也。

九月丁卯十日生。子同生。公羊以為喜有正。胡傳以為喜有正。周禮之禩。生子無正。而傳子以適。天下達道興之者。所以防奢正之事也。故趙氏亦云。禮備于通。是重宗廟。殺祭乃曰疑。之故志之。聖人豈生是乎。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且許明云。展我甥。今展者信也。詩人贊者。信莊公為齊侯之甥。何有孔子反疑其先君為齊侯之子乎。就令當時有疑之者。是國忌筮天子于此也。聖人曷為明揭之乎。此劉氏敬之所為歟也。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姜氏如齊。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易志疑之詞。誠曲說也。毛氏春秋傳。史固太子生必畜子者。桓公子即莊公也。同者名也。傳曰。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言與公同日。故名同。大世家云。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是也。特禮三月始命名。丁卯者。初生之日也。而稱名。補書之也。其不稱世子。太子祇稱子者。春秋凡通子與支庶而為儲子者。皆祇稱子曰。我子耳。此與侯子卒子殺卒子野卒稱例。並同杜氏謂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長子。故書於策。則文公子惡亦適夫人良美所出。亦是長子不止子同也。然而不書生何耶。

紀侯宋朝。左傳紀侯來朝。靖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杜氏預曰。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然明年王使主紀婚矣。何言不能自通也。當錄齊滅紀書與齊好。不敢顯言之為紀求成耳。七年春二月己亥。楚成邱。公羊殺渠謂成邱。邦妻之邑。焚之者。不言鄰成邱者。疾以其火攻也。杜氏預孔氏穎達。胡氏安國以下。諸儒皆以成邱為魯地。以焚之為謬。大田蓋凡不仁之甚者。春秋必明書之。不使文亂。若滅火攻人。曷患書曰。伐成邱。焚之。與邦人執鄆子用之。求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之例相得。美今但曰。焚成邱。而無兵戈之意。則火田之說是矣。或曰。禮王制冕。未盡不以火田。是已。藝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火田為狩。似法得火田也。此何以識。孔氏穎達曰。說爾雅者。牛起。孫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燔則作羅。織鄭云。織細密之羅。此時焚者已畢。可以羅取禽獸也。今俗放火張羅。具造教狀也。焚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闢。諸侯不掩。蓋尚不盡。取一層。寃谷並焚一澤半。書焚成邱。所識盡物也。

殺伯叔宋朝。鄭侯告難來朝。殺杜注。殺國在南鄉。筑陽縣境。故筑陽城。古殺城在縣北。鄧擇則曰。鄧國。襄陽鄧縣。今湖廣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殺伯叔名。音難。鄭侯名。禮諸侯不生名。惟夫地名。滅同姓名。公羊殺渠。故以殺鄭書名。為夫國。葉氏夢得趙氏鶴飛。皆從之。而趙謂殺鄭皆在南陽。距魯千四百里。

其朝子晉益為楚所逼失地而奔越蔡許陳曹宿相皆不見客。嘗以道子楚而後容之。以朝禮見故書朝說于情事尤近胡傳乃王孫氏便以為敗其朝相謂桓天下之大惡也。殺鄧越宋朝即大惡之烹名之所以絕其寔也。此則未免深文。蓋聖人之治亂誠難窮。而推衡自負輕重如會要之鄭。許好之齊。以云黨亂誠亂黨也。而猶未名以示敗。況殺鄧小國以畏楚之故來朝亦猶紀侯之宋州公之來朝耳。不近罪州紀而遠罪殺鄧春秋之法不如是其不平也。惟殺鄧失國。博無明文。而杜十六年頃始見滅于楚。豈二君來朝之傷道不反國而國別立君經教以失國之例。書之半至鄭侯弑殺伯爵先殺而後鄭者殺先至鄭後至杜氏預謂各自行朝禮者也。非有追退於其間也。○○○御纂春秋直解詳楚難也。名之失地也。祭鄭者會于鄭矣。殺鄧距魯千四百里。其朝魯者為楚所逼憲以魯為東方望國。庶能安已而求後耳。不知魯之不足恃也。失地何以書朝。彼以禮來此以禮接之安得而不書。再考宋朝殊見也。按左氏鄧於莊十八年始滅于楚。意吾雖來奔而鄧復立君乎。

春正月己卯承周禮記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約。秋曰書。冬曰烝。何氏休曰。烝氣貳祝。冬萬物畢成。所屬者眾。多芬芳。悉具。故曰烝。杜氏預曰。此夏之仲月。非為遇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祭見犧也。孔氏預達曰。衛氏難杜云。上五年閏蟄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則是過時而烝。秦氏擇云。案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月則是夏之仲冬。何為不得烝。而云遇時也。又曰。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仲冬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烝也。釋列曰。周禮祭宗廟以仲月。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為烝。李本曰。內事用烝。日故烝以己卯丁丑。

天王使家父來聘。杜氏預曰。家父天子大夫。程子曰。魯桓公殺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李氏本曰。家氏父名。蓋天子之元士。作附南山詩者。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詁。而可不名稱乎。毛氏春秋傳家父者。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也。王國使上中大夫下聘諸侯。則稱字。此與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莊元年王使榮叔來聘。桓公命例同。

夏五月丁丑烝。夏五月丁丑烝。何以書。公羊云。譏亟也。殺梁云。志不敢也。然則烝冬事也。令正月己卯烝。則建子之月己亥矣。夏五月丁丑又烝。是以建辰之月而再烝。非其時亦非其禮。而桓公行之。將以事神。適以慢神。將以事神。適以慢神。公羊以為譏。五殺梁以為志。不敢皆深得春秋之旨。若謂桓有大惡不可以祀先君。聖人因其失禮特書以重其惡。則失之鑿矣。或曰。五月而烝。其非禮非時固也。若周之正月。子夏為仲冬。當從常事不書之例。乃己卯之烝。亦大暑持善何也。曰。趙氏區劉氏改言之矣。春秋欲見五月再烝之失。不得不先書正月之烝。猶將書壬午猶釋不得不先書有事于太廟。所謂文起于此。而義見於彼者。此類是也。

十月雨雪。公羊紀異也。何氏休曰。周十月夏八月。未當雨雪。此陰太盛。兵象也。齊氏復謙曰。春秋凡三書雨雪。而皆言大。此獨不言大。言大者以大為異。

祭公來遂通王后于杞。祭公天子三公而食采于祭者。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此其後也。來采魯也。魯禮賓主故體。惟天子至尊無敢。其娶侯國之女。必以同姓諸侯主之。祭

公之來。蓋王使番王臣故來謀逆后之期也。遂者。繼事之辭。孔疏謂因上事生下事是也。諸家乃以祭公不復命於王。專通王后于杞。故書遂以譏之。案蘇氏據元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得失。則視其實而已。然則祭公由魯逆后正以二事出者。戴岐隱謂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為之得其實矣。故不得以公子結。續遂與齊宋盟者為比。又劉氏敬以三公逆女為非正。胡傳暢於其義。謂當使卿而公監之。夫使公使卿。禮無明文者之春秋。如其十五年傳。官師從軍。靖公逆王后于齊。亦是使公。此不書卿者。或舉其重而著其輕。亦未可知。况王后者。所以配至尊。而為崇廟主。即使三公逆之。于禮何適而顧用。為訛皆恐亦非聖人意也。惟毛氏春秋傳。以此后為再娶。謂桓之八年當桓王之十六年。豈有天子立十六年而始取后者。此足正白虎通及王度記天子不再娶之失。可以補入注疏。○○○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劉氏敬曰。三公逆大非正也。胡傳暢於其義。謂當使卿而公監之。徐氏復以為天子不親迎娶后。則使三公逆之。案家氏經翁謂宗廟重貌。而使三公于禮不為過。似亦有理。故並存焉。程子謂王姬下端。則同姓諸侯為主。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故不言侵魯。承命矣。祭公宜復命。且大婚之禮。祖于廟而後行。不可以二事出也。使公來。魯則輕祭公來。而遂通則輕王后。文在

其國稱文。此稱王后何？王命之斯后矣。尊王命也。

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字也。美紀姓。京師天子之所居也。不公羊訓大師訓眾謂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歸教渠云為之中者歸之也。范法中謂問與答事也。往逆則稱王后既歸則稱季姜者胡氏安國曰。自逆者言則當尊崇其正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降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極屈遠下使夫人禮婦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辭之抑揚上下進退光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此與劉氏敬自往者言之王者無外王命之斯后之美自來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之說相表裏蓋春秋為正名定分之書故于稱謂之間毫髮不可假借如此然襄十五年劉是逆王后于齊與此正同。乃此書歸而彼不書者范氏累例。凡書逆后皆由過當也。魯主昏而過我則言歸者不主昏而過我則但言逆據此則殺梁為中之云。正以魯為昏主故也不書以。卓氏爾康曰。季姜非祭公所得以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聘。穀梁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案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嘗則以皮帛縕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義矣。叔梁父以為非正。何哉？蓋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見天子。急遽職也。諸侯聞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恒而使世子攝乎。胡氏安國曰。大位在之危也。危病邪之同也。世子君之代也。君疾而世子出啓窺伺之心危也。家氏鍾翁亦以終身疾革而射姑朝于鄭國見其不以親疾為憂。由一家之說觀之。則春秋據事實書蓋父謀之也。或曰世子迫于父母奈何不如事非安危存亡所係父命可婉辭也。

春王正月。何氏休曰。十年有王者歟。數之終也。孫氏復曰。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王氏元杰曰。十者盈數也。桓惡極而天討不加王道亦幾乎。

絕矣。故經不書王。至十年而書王者存大道王法也。十八年復書王者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終也。

公會衛侯于洮邱。弗遇。杜注謂衛侯與公為期。命中肯。公更與齊。故公獨往而不遇也。趙氏區林氏據胡氏安國諸家固皆以為是。是遇在衛也。季氏牛獨謂衛與齊黨而齊以紀故與齊為盟。洮邱之會必魯聞。衛適齊期戰故往會之。以問齊者而衛通由他道遇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當曰弗至。安得以弗遇言哉。此與諸家說異而揆之情事似尤近而可從。洮邱杜注云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洮城。東阿今屬山東泰安府。春秋地理者實謂漢界阿縣平齊之阿邑。故城在今兗州府陽谷東北後漢分東阿置設城縣。今為東阿縣治。與當時東阿異地。洮城在東阿陽穀之間。舊東阿為齊之附。而陽穀為齊之附。而陽穀投烏齋邑則洮邱宜屬之。廢去衛顧遠。杜以為衛地非也。余古今地名遷改不常。本難據。但前杜謂洮邱即東阿之洮城。則是齊非衛。當如考異說也。

○御纂春秋直解。期而不信也。衛中變而公獨至。故弗遇。齊鄭急于圍紀。魯欲存之伐鄭之侵衛。是從王。是與鄭有隙矣。故書桓求會焉。將以為後也。然蒲之食命衛與齊有舊好矣。衛初與鄭故約。魯當終以齊故中變。子是有郎之戰。書弗遇。是無信也。

齊侯衛侯鄭伯宋戰于郎。左傳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馬齊人踐諸侯。使魯次之。書以周班。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季本曰。齊欲吞紀與鄭衛合。則非急援紀者也。三國來戰。益為此爾。攻當以援紀之故。與齊不相通。已六年矣。何由至齊為往服。王樵曰。齊僖鄭莊皆喜亂之人也。又濟之以衛。是時齊方圖紀。其喙當必以紀故歟。卓爾康曰。齊急當為紀謀難。則主兵者齊也。鄭固與齊同如紀者。衛又與齊合命于蒲者。故三國來戰。○○○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季氏本據經取傳謂直以謀紀之故。不為無見。然經無明文。則事據左氏。故仍主立傳。而季氏本王氏據卓氏爾康之說附焉。○○○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逾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希矣。何以不書爵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為解。姑借鄭為名。結衛。皆宋耳。春秋不備其迹而誅其心。故首齊也。宋如此則左傳云亦不為無因。但子經旨不合耳。

齊人衛人盟于晏。晏。杜注地闢。○○○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孫氏覺此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御纂春秋直解。三國之君方為鄭之戰。逾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之君希矣。何以不書爵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為解。姑以示敗也。非奪爵以示敗也。三國來戰。又為忙盟。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夏晉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側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善其爵。則人之而已矣。謙辭也。非奪爵以示敗也。三國來戰。又為忙盟。

同絕書也。魯存紀義也。而盟以絕之是誓不為表也。此其可略之實也歟。

鄭伯寤生卒。隱元年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莊公寤生，故驚而惡之。昔姜嫖先生知遠，亦不至生于寤寐中且生如此其易，則如天之福也。又何以驚而惡乎？林光叟史記云：生之難，此當是難生。故武姜因而後寤，固而後喜。又何以言誓且生如此其難？則莊公亦是死而復蘇，不閔則亦已矣。又奚有于惡乎？蓋補正引應，勤風俗通云：凡墮地能閉目視者，為寤生。此則得驚字之意于惡字且有者。

執鄭祭仲。沈書執之始何氏休曰：宋不稱公者，齊鄭之篡，百惡苦詬，非伯討也。劉氏敬曰：何為或稱人以執？或稱侯以執？稱侯以執，則執者伯討也。公羊以為知權非也。若祭仲知權宜效死勿聽，何敢趾正而立不正以為行權乎？蘇氏敬曰：晝宋人執鄭祭仲，而繼書突入忽出夫以出君為知權亂之道也。家氏注翁曰：宋非方伯，連鄭之執政，非其臣屬，受其執而不忍，蓋共為奸盜外雖執而中則同也。春秋先書宋人執鄭祭仲，繼書突入忽出，著仲為首惡也。

突歸于鄭。胡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爵也。不从突繫之鄭者，正屬公不當立也。劉氏敬曰：鄭非突之所可背歸，非突之所可名也。突歸于鄭，見突之孚于祭仲也。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公羊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如何順之乎？

家氏注翁曰：鄭有君而突自外歸焉，則其公子不繫之鄭，所以討也。

鄭忽出奔衛之始。鄭忽即位已數月矣。為權臣所逐而出奔似非其過。春秋乃不稱君，不稱鄭伯而與突同書名。公羊以為從算。殺采以為罪失國。陸氏清則以為責其不能嗣先君。蘇氏成謂胡氏安國，則以為惡其辭辭皆而失強援毛氏春秋傳皆非之。謂忽鄭蔓子也，原非正嫡。其所以得名世子，徒以長爾。實未寄命于天子，如周禮所稱受誓者觀隱三年，傳稱鄭公子忽為質于周七年，傳稱鄭公子在王所故陳侯請娶之，皆稱公子而不稱世子可驗也。禮諸侯五月而葬。未葬不稱君。今鄭伯以夏五月卒，秋七月即書葬，計其時才三月。三月不當葬，則不得稱君而已。葬則又不得稱子君與子兩不得稱，則但書其名。一如諸公子出入稱名之例。故忽與突同書名並非斥削，亦非美惡同解之謂也。案世子受誓，見周官典命職。但春秋時列國家嗣，未必一一皆請誓于王。况忽質于王，所有年。其為世子，安見其必無王命。兼鄭莊之娶，鉤妻雍姞，執先執後時不可知。以經文證之，突不稱鄭，是突不當有鄭也。謂鄭忽是當有鄭者，忽也。十五年復傳鄭世子。亦明明以忽世子當稱鄭也。則不得因傳稱公子而據為忽非正嫡之證。惟未葬不得稱君而已。葬又不得稱子。二語與某氏昔得不言爵未踰年也，未踰年何以不稱子？未周乎喪也之言合。當為定論。至忽而稱仲，所逐經不曰鄭祭足，出其惡，出君之名，不可以訓。故以自今為文。見居故非權臣之所得而擅貳廢置也。○○○御纂春秋直解或曰：祭仲之為此者，權也。姑出忽而立突，則身可不死而突可出。出忽可除反是不然。夫權者道之準也。不守節死義而從人廢立，道違矣。急乎權突出忽反。君子之處事，許可至不計利害，其觀人也，論是非不論成敗。祭仲一執而突歸，出其力足以濟而不能守義，具見矣。

柔會宋公。陳侯祭叔盟于折。此大夫與諸侯盟之始也。柔不氏。公羊以為未命杜注以為未賜族以族與無駁列之二說皆是。惟祭叔數梁杜預皆云：祭大夫名而不氏，亦未命也。孫氏陸氏則謂叔者，參侯之弟。考春秋一經，凡諸侯兄弟，率以國連字。如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秦季自陳歸于秦。莊三年記季以鄆入于齊。皆諸侯之弟字而不名。則此以叔係祭，亦字非名也。當以孫陸之訓為長。至折之會，李氏本謂為宋志蓋宋莊立本倚鄭莊而保國以來為鄭所抑，諸侯盟會皆不得與其積忿久矣。故鄭莊甫卒，即扶哭以亂鄭。意突立必期已也。無如鄭之羣臣猶能拒哭，為不識所迫，即絕宋文，不得志于鄭。于是合三國以為盟，將為國鄭之計。又是時鄭與齊爭，宋不得嘗。使欲伐鄭，齊兵必援其援，故五與魯會者，凡以堅晉之志也。據此則主盟者，宋也。而春秋若重有惡于鄭，何也？以大夫盟諸侯，自折之會始。據事審之，可見大夫之張列侯為之而實自魯桓啓之也。折杜注闕今不知其地所在。

公會宋公子夫鐘。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閼。鍾公羊作童杜注：神地。今在山東兗州府嘉祥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闕亭，在南旺湖宋高氏閭。曰：公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者，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張氏溥曰：愚魯之盟，齊衛鄭為郎之

戰謀書而固棄也。宋亦與馬經不書。左云：闕也反觀柔盟于折公會子夫鐘于闕。魯君臣于宋獨釋然則惡書之盟。宋果不與。未可知也。參昭莫甚于惡。惡甚于善。宋盟並無善焉。

公會紀侯。召子盟于曲池。杞公殺作紀曲池。公作設蛇杜注。晉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今在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源出石門山。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隱一年。紀亡。蓋

于賓是時杞謀齊難。故晉祖與之盟。以援之耳。荀氏舉曰：晉書而紀先序。紀為主也。

公會宋公燕人。盟于殺邱。殺邱宋地。杜注今在山東兗州府。濟州北三十里。左傳公及宋公盟于句踐之邱。即殺邱也。漢齊陰邱有句踐龍。鄭伯曰：即句踐之邱。本其地名。句陽店。燕人南燕大夫。孫氏覽曰：入春秋來。燕未嘗見于經。惟此與十三年始見而稱無人。昭三年書北。無伯叔。出奔燕。言北。然則亦有南燕也。北燕限於山戎。自莊二十八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為然問路得通中國。是於殺邱之盟。北燕猶為山戎所隔。杜預解之曰：南燕大夫是也。吳氏激曰：左氏以為書砍平宋亂。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為斬賊之事。盟也。因是盟於宋公。相見而為鄭致請焉耳。

公會宋公於廬。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於廬。廬公羊作鄭杜注。虛廳並木地。俱聚在睢州境。葉氏學傳曰：公始以采會宋。未幾復自會於天鐘。於闕。於殺邱。夫鐘。頤地。閩。魯地。殺邱。宋地也。及是復會於廬。皆宋地。而公即之。蓋自隨公以采我之相與。與禹淳奄。惟宋與鄭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宋既不能降心相從。害宋之文隙矣。魯文隙笑故謂魯欲平宋鄭也。蓋矣。為宋立而反背宋。宋之所以會者。將以為鄭先賂也。宋既不能降心相從。害宋之文隙矣。魯文隙笑故得乘其隙而為此盟。陽以求援。而陰苟藉以自定其位。安之計亦狡矣哉。然而經稱鄭伯。亦若以成子為君之辭。書之何也。與乎盟會故也。春秋凡列國諸侯與盟會。則書楚商臣蔡叔之類是也。初不以其能君而滅其暴弑之罪。也不與盟會。則不書。儀子饑之類是也。亦非以其不能君而削其有國之名也。蘇氏檄呂氏大吉。以為諸侯雖基得國。句內外君之則亦畜不思突之出入。皆各其歸也。亦不言侵。是聖人明以突為亂賊。與州吁無知等也。然則稱鄭伯者。止以其躬行翼。而居默列於會盟。非不沒其實之謂也。至書與宋兩盟四會。口血未乾。而復從鄭而謀伐之。孰有反覆如是而長久者乎。畢矣。則無親。失道則無援。君子以是知桓公之不終也。

反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宋之戰。左傳以宋為無信。蓋以宋為貪賂無厭。當鄭可登罪而致討也。西河毛氏則以魯將伐齊衛而元借鄭伐宋。以剪其羽翼。以後文戰。四國觀之。說於情事亦近然。春秋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書九鄭矣。皆暴弑之賊。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者。有修方伯連帥之職者。起則方自宋。司敗之不暇。吳臧稱兵以擅伐人國。子胡氏曰：宋戰者罪在彼。戰於鄭是也。蓋誠見夫有諸己者之不可以非諸人也。故內沒公而稱。及外鄭不許。而稱師。公羊乃以戰於宋為魯鄭之不和。自戰於宋。此殆困經未言。與宋戰。不和而戰。明年春又何以復會。而鄭敗四國之師。半毛氏以憲魏。撲納不顧。前後敗之雖速也。而不得謂其為失。○○御纂春秋直解。與公反鄭伯也。而不言公而書。及外不許鄭。而稱師。陳傳良謂一役再見而略之者。是也。宋諸葛無厭。故魯鄭伐之。然實其力。以篡國者鄭矣。魯為吳求平。不從。則亦已矣。背盟不顧。助宋。齊民何為哉。書戰於宋。責鄭也。

公會紀侯。鄭伯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然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是戰之說。二傳互異。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齊戰。殺梁以為紀與齊戰。趙氏匡據經文。內兵以紀為主。而先於齊。外兵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殺梁。胡氏安國孫氏覽。吳氏激。諸家皆因之。或成定論。吳氏春秋傳。則又以此為當。所以報鄭之侵。謂三國餘怨。為宋所牽也。而我與鄭又錄。紀者。本自烟之國。齊政。併紀。故怨齊而來助之。戰不勝。地達前文。言之在宋地耳。若殺梁。謂為在紀。不僅無據。且即以經文推之。十二月方戰。宋至二月。而又戰。一月之間。何能由宋衛及齊。越齊南以共戰。此千里之紀。子。皆必不得之。數也。案此說。近是。第餘無餘。紀未克。屈經以就己。見義亦未安。若考吳部。以此戰為在魯之龍門。鄭康成。請書龍門。有己城紀為己平之說。范氏算。達議。以敗殺梁。不思己之為侵。不見春秋。司。但為晉地。經應。書戰於己。或書宋戰於己。與鄭之戰同。不應中。欽紀侯二字。以此觀之。殺梁之說。恐未易破除也。顧晉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固紀之道。而徒扶鄭以勝齊。不知齊以大國之威。而晉必報之。怨則所以促紀之亡者。正此役為之耳。故晉書會。及聖人罪晉之意。可想而知矣。○○御纂春秋直解。當與齊戰也。自戰鄭以來。齊不忘紀。魯不忘晉。二年之間。三望四重。謂齊。

故也。晉結宋以敗齊，又因鄭而伐宋，人因之，遂結宋而連衛。然本與宋合，同見桓背盟伐宋，故從宋也。當急而請救於紀，鄭侍郎皆來而始能決日以戰，故先會而後以己已戰也。戰不地於晉都，以晉止戰自治也。今日之戰，丁未之戰激之也。己酉致寇而戰焉，齊愈甚，非所以存紀也。四國敗績，有敗道也。齊嘗爭紀，齊曲魯直記，鄭怒宋難，曰：「從魯猶自戰也，衛無之從齊，則怠矣。」戰稱君臣，記實也。敗稱師，事承也。

夏大水。高氏聞曰：「聖人書大水者，上痛而遠之亡，下悼井田之廢，生民受其患，無以拯濟之也。」王氏孫曰：「經書水灾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水之災一公居三之

二矣。豈桓公積怨不悛，杜公譖豐不復，怨氣織結，有以致之歟？」湛氏若水曰：「水陰之象也，惡之象也。小人之象也，臣下之象也，吳妾之家也。人君可以省矣。」

異冰。公羊謂記異也。殺梁謂時燠也。何氏休曰：「周之正月，夏之十月，法當堅冰，無水者溫也。故書於策，呂氏大圭曰：春秋之書無水，不獨之常燠之異，而亦以見備否之無

其備也。又謂開冰而書無水，宜有建寅之月，遼闊冰乎？春秋所書，螽蟬耳，梅實，臘霜之類，皆據目前之災異而志之。宜特開冰而後書無水，或者又援大異參木之例。」

歲終會計而後書大無參木，猶開冰而後書無水也。不知大無參木，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謂歲終會計而後知也。開冰之事亦可與會於歲終者，凡此

胡傳謂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歲其歲之也，固陰沴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緩弛，不明之所致也。

夏五桓十四年夏五月，公羊傳無聞馬耳。殺梁傳：「殺梁傳疑也。」胡傳：「疑而不益，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大也。」其語人曰：「多聞開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害政，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為鑒可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夏五或以為開月字，或以為五為美文，或以為聖人因史闕大，或以為後人傳寫脫漏，皆傳疑之意也。○○○御纂春秋直解：「春秋之作也，革削以定天下之法。此之夏五月，開月與事春，蓋文成之後傳之，漏脫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也。」殺梁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責者也。此說未是。蓋突之立內，待祭仲而已。國人不

欲也。外待魯而已，鄰國不與也。故鄭非無大夫，而必使其弟知諸大夫之不心乎已也。夫鄭昭之禍，由季弟之多寵耳。今屬公祭仲，復使其弟交政於諸侯，何無復報之鑑如斯乎？胡氏所為罪，其有寵愛之私，而非友于之義也。望不言地於我國之都，也不日祭果以為前定，其說亦未是。○○○欽定傳說彙纂：「春秋不以日月為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盟不書日者多矣。前定不日，豈不書日者皆非前定乎？來盟有書使者，有不書使者，鄭語衡良夫。奉使而來，意主于盟，以為前定可也。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皆臨事制宜，安得以為前定？非經言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富左傳云：「書不害也。」服虔謂當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當不以災害為恐，杜注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救，故曰不害。人曰：「御

廩雖災，苟不害，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公羊傳：「御廩者，何災威委積之所滅也。」御廩災，何以書災也？乙亥當饑，富也。御廩災不如勿害而已矣。何注謂新有御廩

之過，當廢一時之祭，自責以奉天災也。殺梁傳則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害可也，志不敬也。范注：「因火災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三說不同，雖義

雜記云：據左傳，當從服辟，蓋不論害殺之害與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公羊曰：「不如勿害。」甚言其不當害也。殺梁曰：「志不敬。」言之不可復害也。可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

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於既災之後，敬奉之，是皆不以災為恐也。依服解、三傳並通，案周之八月、夏六月也。當非其時，又值御廩之災，乃於四日之間，不改卜而遂

書此事，書之誠不時且不敬也。杜注誤會，左傳之意謂為書以示法，不幾於勘災乎？何謂當廢一時之祭？亦非公羊本意。至范引鄭說，謂不當用火災之餘以祭，不知是時

未之出廩已久，豈火災之餘也？三傳說原均有語病，重以後儒衍說，而其義愈大。臧氏以服注彌縫之，不可謂善。通說經之窮者矣。○○○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公羊不如勿害，乃甚言其害之不敬，豈真以害為可廢乎？趙氏曰：劉氏、蘇氏繼而服之，恩非公羊立言之本旨也。」殺梁所謂未易災之餘者，以御廩所載為奉祭時既暮之米，故曰

向暮而納之。三百二十石米而藏之。御廩、劉氏、蘇氏繼而服之，恩非公羊立言之本旨也。故周

禮：「廩人之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廩，鄭康成云：极以接春人。是御廩所載，固未春也。」權衡之說似較殺梁為勝。然遇災後不改卜而遂書，則無誠敬之心，故不時不敬二義

先儒多兼用之。○○○御纂春秋直解：「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所也。」天火日燭壬申至乙亥，方四日，災於致齋之私，不懼而改，如連舉以祭慢其祖矣。况周之八月夏

之六月，稼未登場，安得新而書之？以陳為新，非書也。者不時而余先典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連。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廬門之椽。杜注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大宮鄭祖廟廬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孫氏復曰。十二年及鄭師伐宋。宋人思突之背也。故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之。以者謂四國本不出師。宋以力弱不足乞四國之師而伐鄭。鄭倍三十六年。公以華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柘皋。皆比義也。秦入而曰。伐是以鄭為有可伐之道也。其人宋及四國者師敗也。易為貶。葉氏夢得曰。德不足以服人。而以人義不可服於人。而為人所知。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政矣。故貶之也。一說四國擅人微者也。蓋是時齊侯孫父卒未葬。則齊非君。齊非君知。三國亦必非君也。然殺渠不云于民者國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由是觀之。四國以其民徇人報恩之舉。是賊其民者也。賊民尤春秋所深惡也。故書宋公以兵首而罪四國。以黨惡至或謂以者四國雖以師往自不交鋒。不知自不交鋒則非能左右之曰。必今焚而入。而以大宮之椽歸。豈不交鋒而能取人宗廟之椽乎。則或之說。

殆聽說矣。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汪氏克寬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爾。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屈。以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頌。能無愧乎。此事以獨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吳氏濱曰。軻重器也。未君非王命也。家父稱使。則王命矣。天子五路不出。列國諸侯九轍。不供王車。求之何為。至文公九年。頃王使毛伯求金。少彌降。則求彌不悲哉。

鄭伯突出奔蔡。胡傳。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卿。皆不書名者。從彼告詞。張氏洽曰。突以庶孽奪嫡。固不可以有國。又為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也。蓋王法之所當誅。故持書其名以絕之。○○○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逐突者蔡仲也。不書仲逐其君。而書鄭突出奔者。春秋誅討亂賊嚴君臣之大分。不便賊臣得以逞志於其君。故以自奔為文也。胡傳本陸氏說。謂所以譽子人君。豈逐君者其罪尚可貸乎。於義頗有未安。然相沿已久。今仍存之。鄭突有名。或以為絕之。或以為從赴。二說俱通。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杜氏預曰。忽嘗居君位。故令還以復其位。例為文也。孫氏覺曰。春秋之法易者曰歸。難者曰入。復其位曰復歸。復其恩曰復入。鄭突因蔡仲之據。逃世子忽出奔。而復歸焉。蓋易也。故書曰。突歸於鄭。忽嘗有鄭伯之位。突見逐而出。奔忽歸無難。而位又復也。故書曰。鄭世子忽復歸於鄭。齊小白入於齊。宋魚石既奔於楚。籍是而入於彭城。明年宋嘗會數國之師。而圍之出奔。嘗有惡兵入。又據其邑。以叛復其恩而不悛也。故曰。宋魚石復入於彭城。春秋以一字定其難易之處。故有書歸。後歸書入。復入。四者之異。然其事之善惡迹之順逆。則皆隨其所書而可見矣。程子曰。擇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擇。陳氏博良曰。忽嘗不擇。世子以之歸國也。擇世子。春秋無加攝焉。正其名實而已矣。矣。汪氏克寬曰。前先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从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比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強弱。見突之歸。不繫鄭。而忽擇世子。嫡庶之名。分辨矣。

許叔入於許。○○○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許叔有興復之美。故書入。或以為不必俟王命。而疑胡傳為近。非春秋尊王之意也。○○○御纂春秋直解。許叔入於許。春秋直解入於許。君斧衛許已滅矣。至此十五年而鄭內亂。許叔入之復國。故繫以國。而書叔叔春兄弟之行次也。趙匡曰。言與君一體是也。何以書入無王命也。景書許叔。是明其正書入。是又正其無王之罪。春秋於推衛之審如此。春秋多未能言之。

公會齊侯於父。桓十五年夏。書公會齊侯於父。孫覺曰。父之隱。左氏以為謀定許也。若二國寶謀定。許當見其定計之迹。經無其事。比亦未可知也。鄭王曰。隱十一年入許之。侵齊魯鄭也。今許叔入鄭之亂。以復其國。齊魯不與。師以問之。則不已矣。安得反為之會。以立其位乎。○○○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之後。魯再伐鄭。而齊不與。鄭安見其為謀定許耶。孫氏覺。鄭氏王。所以駁左氏也。高氏聞以為魯與齊復通好。揆諸當日情事。似為近之。故定許之說。皆不錄。○○○御纂春秋直解。齊僖即世。魯往會之。後與齊通。襄居長是是也。桓喜於釋忍而狎之。其禍遂光於此。

郭

人年入易人來朝。辛杜注年國奉山平縣今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平城葛梁國首故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甯陵縣有葛城在汴河之南董仲舒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號劉氏敬曰賤許之故見也與邦年葛無異賤許之敗輕而邦年為之敗重何也古之諸侯朝者固曰間於天子之事方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焉耶葛誰是也今天王崩魯與三國未嘗齊間弔贈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以責之也杜氏謗曰三國班見所人之也杜元凱以為附庸世子安有三國同時造世子耶又毛氏春秋傳報平勝皆附庸國也諸侯之卿稱名大夫降稱人若附庸之君可字可名則附庸之卿當稱人矣今稱人必卿等耳杜氏謂三國皆世子不惟無據宜有相約齊一能如是者若公殺胡氏謂人者夷狄之則諸侯朝桓不一紀侯杞侯鄧侯殺伯曹伯皆朝桓矣言不夷狄之而此獨夷狄之乎。

鄭伯突入於櫟。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櫟伯而逐居櫟杜注櫟鄭別都住河南陽翟縣是突本嘗入國也。公羊誤以入櫟為入鄭謂易為不言忽之出外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祭仲七則亡矣胡傳亦謂屬公入國則不畜凡皆不考實之道也毛氏春秋傳突忘國其始末不全見於隱然其事有可按者桓十二年鄭莊公祭仲立突而還忽此一節也十五年公仲殺雅叔還突而入忽此又一節也是年突自祭入居櫟此又一節也至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公子翬十八年葬襄公殺子亹即報殺高渠彌祭仲迎公子儀而立之。至莊十四年突始自櫟入鄭殺子儀而有其國雖不詳忽之見弑者以忽與魯書彼不存告故此亦不畜也公羊不解忽不見經之故因疑此時必祭仲已亡忽必又出奔不知忽之見弑祭仲與高渠彌共為之而子儀之立又祭仲迎之莊十三年祭仲乃死此時固未嘗亡也胡氏承其誤曰經於屬公復國削而不畜夫已復國矣於後文伐鄭又襲左氏說謂將納屬公不克而還不自相矛盾乎此疏至為詳盡若張氏治謂春秋正書入櫟而忽聲儀之事皆不書亦所以見大都揭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蓋無以異云云殆亦見入國之說之不可通而為是兩解之詞解突何以各疾之何以爵之程子曰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斯人將取之矣。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襄侯鄭夏杜注宋地沛國相縣西南有襄亭今在江南鳳陽府宿州○○欽定春秋傳說彙卷公會諸侯兩伐鄭左氏以為納屬公是也。注公羊者謂善諸侯征突不知忽方在鄭突尚居櫟安得以伐鄭為征突乎殺梁曰叛解也夫會而後伐則謀已定矣尚何疑乎胡傳雖引用殺梁而亦主納突之訛與左傳同○○御纂春秋直解突仇宋而有功於魯故宋欲伐突要欲伐忽會而謀之卒從魯而伐忽也何為從魯突又許賂也謀者徇私從者計利順逆之理舉不復問此天下所从亂也景此年伐鄭十六年又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故曰公會諸侯兩伐鄭。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曹杜氏預曰前年冬謀納屬公不克故復更謀孫氏覺曰曹之會二傳無說惟左氏以為謀伐鄭兼左民事述凡此二年之間會盟復伐皆為納屬公矣蓋突猶居櫟忽未出奔故諸侯謀伐忽而納之爾張氏洽曰於比又遺祭與同事黨益張矣。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左傳以為謀納突也不克而還故是年四月之伐說者亦以納突當之以享相承也然伐鄭納突豈何以不曰納鄭伯於鄭劉氏敬曰不與納也何為不與如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納非正也劉所謂非正以突不宜有鄭者也非鄭而諸侯何為必欲納之此蓋晉與宋皆與忽而欲殺之以滅其忿非真以突為當納而伐鄭也若衛若陳若祭則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夫自去年冬及今夏才數月耳而三書會再書伐不間以他事書不輔甚於正之罪不待贓絕而見其滅民以逞之罪亦不待贓絕而具見矣又曹之會祭先於衛今序祭在陳下杜氏云祭後至也夫諸侯將秋享卑自有等屬非可僭越者也乃以所至之先後為序是以利華人而不要諸侯也其何以定民志乎故自是而後宋號之會則晉楚爭先矣黃池之會則吳且爭長矣春秋於祭序疊下據事實之防微杜漸之意矣冬城向杜預曰傳曰當時也而下有十一月協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與各隨本而書之耶又推校此年間在六月則月却而節靜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孔穎達曰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後推校歷數此年月却節靜水星可在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欽定春秋傳說彙卷劉氏炫履引周語之文謂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中必無土功之理故啖氏助張氏洽皆以為不時其說是也杜氏預謂此年間在六月則月却而節靜水星可在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

衛侯初出奔齊衛朔之奔左傳以為得罪於天子說經家多據左氏蓋明謂殺其兄固以有罪故左公卒薨右公子驥因弟怒逐之而立廢年

春秋不書所逐之人以朔之罪固當逐也。張氏治則娶取公餌謂朔立己五年二公子豈能獨逐之。必因其陵及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也。景朔陵及天子他無所見。然以莊六年諸侯伐衛而王人子突救衛親之則公殺之。訛其必有所傳矣。大朔上得罪於天子內不見容於國人。是其出奔雖若與忍之奔衛突之奔公同而罪之重輕正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不去衛侯非予之也。以朔立五年而後仍復有其國不容不以有國之例書之也。○○御墓春秋直解。衛立公子勝卒而朔始奔其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息子屬諸侯公子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喜及朔屬壽於左公子朔稱息子公使諸齊使送待諸侯將殺之。壽子告之使之往不可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是至又殺之。二公子故恩惠公十一月左公子夷右公子驥立。公子勝卒。惠公奔齊。

公會齊侯紀侯盟於黃。黃齊地。杜注法史。登之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西。後入齊。案登州府黃縣齊東境也。去魯殊遠。疑非會盟處。高氏閑曰。紀惟齊之見圖。每為之侮而齊人多詐。故為此盟。示之以不施厚之地。怠而不戒。是以辱盟既逃。遂於齊戰於夷。二年齊逆遷紀之三邑。足以見盟之無益。而攻伐隨之矣。汪氏克寬曰。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一年之後。齊逆遷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平會齊納朔。則非特紀之削弱。且不足恃。而齊魯之往歸亦具見矣。

公會邾儀父盟於趙。趙杜注魯邑。當在今兗州府泗水縣縣之間。公羊穀梁會並作及孫氏覺曰。及內為之。會外為忠義父。附庸之君。非敢盟公。公欲與之盟。非此當以公報及字為定。江氏克寬曰。下當伐邾則趙盟不待貳而惡自見矣。隱桓皆墮邾而背盟。皆以宋故。以國君之惡。而其心無所適主。尚足責乎。及齊師戰於吳。吳杜注魯地。今兗州府膠縣南。真公山下。有吳邑水經注。是真正真仲之國也。山上有吳仲家墓。故舉作郎杜氏預曰。齊背盟而來。公以信佈。故不書侵伐。皆陳曰。戰高氏閑曰。不書敗。蓋魯敗也。

蔡季自陳歸於蔡。蔡季而祭侯弟也。何氏休謂蔡侯封人是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厭母。而疾害季。季遁之。陳封人死。歸反奔虢。思三年卒。無恩心。故賢而字之。然則蔡季之如人道去也。其歸以禮歸者也。故劉氏故謂其智足以興權而不能力足以得國。而不尽。遂而不揚。過而不追也。或謂季而厭母。非有一人家。民鼓翁取之。曰。厭母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否。具見書。法謂為一人。愚猶惑焉。○○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蔡季非厭母。杜氏預誤合為一人。解左氏止曰。召蔡季於豫。蔡季自陳歸於蔡而已。未嘗謂立以為君也。觀此則先孺之主可而確乎。有見近毛氏大可頤。猶力申季而厭母之說。抑又何也。○○御墓春秋直解。前書。蔡叔次立者也。今又言季蓋故先蔡侯卒而次立。又在季也。季之歸介於蔡侯卒葬之間。其為詞位明矣。歸順跡。蔡侯无子。而季次立。非爭國也。王歸不忘出。咎之也。左云。蔡人召之。殺云。陳有蔡焉。內得舉外得物。歸立莫善於季。惟經書自傳。則敗其不出王命耶。

葬蔡桓侯。春秋諸侯之葬。未有不攝公。而惟蔡桓獨以侯書。冬助謂蔡季之賢。謂謚於王也。或以稱侯為傳寫失誤。謂臣子於君極其尊而攝之。謂臣子於君極其尊而攝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而劉氏取亦謂攝者。存之於天子者。也。攝公者。非誅之於天子者也。蔡侯之賢。未聞於春秋。而蔡季能諱於天子。而諱以本鄉。是愛其君。以傷此賢者之所以異於眾人也。胡氏錄。汪氏克高。諸家皆主。曉。而惟毛氏春秋。傳尚申失誤之論。而以諱諱為善。案。蓋公之攝。目虛有實。列國臣子於其君之生也。以公稱之。此為虛位禮之大也。其沒也。係諱於終。此乃定名禮之實。也。晉侯仇卒於平王之世。而諱曰。文侯。以諱加葬時。蓋葬於天子也。日周室益衰。五年。諸侯皆不請諱於王。而沒。造無有不公者矣。聖人欲書其傷。而諱不勝。故於其得禮者。書之。使人參觀而自得之。此即隱六年書初獻六羽之旨也。毛乃以闕文為是。是春秋一經。第依舊成大。將所謂策前者。安在也。十月朔日有食之。○○欽定傳說彙纂書。不書日。趙氏區。陳氏傳。范氏。若水皆以為陽氣。而甲乙。或者或不當。猶又有詳。而夫子因之也。劉氏。楊氏。晦於隱三年。辨之精矣。再考莊家論朔。有平朔。有定朔。以日平行。月平行。推算某日某時合朔。是為平朔。日有盈縮。月有盈缺。均度或加或減。於平朔而某日某時未到。某朔日月相會。是為定朔。自劉洪乾。秦廢。始用定朔。於是。平朔不食。漢初以前。皆用平朔。故有食於朔之前後者。公羊所謂失之節。失之微。殺其所謂食。晦日。食歲朔心。但。朔前物。後聖人。何難。據實以書之。而必各立。或子日食於朔。二日則不得為朔矣。而可以。朔言之乎。故當以闕文為正。

卷五正月 胡傳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二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范氏甯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趙氏方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既謹其始必正其終也

公會齊侯於濟公與夫人姜氏造如齊濟齊地杜注濟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今趵突泉即濟水之源也遂者繼事之辭左傳公將與姜如齊申繢諫不聽遂如齊是至齊者公與姜氏之本詒書魯樂者因於濟與齊侯行會禮既會而相隨至齊故先書會樂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會齊侯於陽穀彼言及而此不言及者先儒謂夫人不能制義而從婦以往雖欲免於凶咎其可得乎春秋於此不憚書之諱焉其華戒之者遠矣

莊公

魯世家莊公名同叔公之子以莊王四年即位諱法勝敵克壯曰莊

春王正月孔氏頴達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公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父弑母出不忍即位故空書其文間傳亦然夫人孫子齊夫人丈姜也孫者何諱斧也不書氏姓貶之也蓋桓公之弑姜氏與焉魯之臣子義所不共戴天者雖嗣君夫人所出亦不得屈法伸恩瀆千古之大防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所以尊社稷而正倫紀也杜氏預誤會左傳絕不為親之意以為姜氏齊姬丈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斧齊故去姜氏以示義不知左所謂絕謂以天道王法絕之不為親謂桓不得以之為妻莊不得以之為母國人不得以之為小君而援議親之條以俾免非姜氏宜與齊絕之謂也觀胡傳引孔季房斷梁人繼母殺心而其子殺之之猶擇絕不為親即凡人云云杜氏之不可從益昭然矣至八年以孫齊為念母殺梁以為擇錄時錄母之幾此皆因經無夫人至之文疑此時姜氏尚在齊而夫內諱名謂之孫八年既明言之矣若姜氏果尚在齊則本無所為奔安所庸其諱且喪服四制云十三月而練自桓十八年夏四月公薨至此歲十二月於禮亦未當練祭又何接練之有一氏說宜啖梁助之力闡其詳也

單伯

逆王姬逆左傳作送單伯謂周大夫公羊穀梁則以單伯為吾大夫之命乎天子春秋兩說不同劉氏敬據十四年單伯會齊宋公衛侯鄭伯子郢謂單伯會諸侯

猶曰叔孫豹晉趙武楚屈建爾若單伯為周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鄆不得屬會于單伯也鄭氏玉又據文十五年經書單伯至自齊謂若單伯為王臣安得告至于子魯觀此則左氏用大夫之說非也經書秋禁王姬之館于外張氏洽謂單伯若果以天子之命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于魯豈得預書之則左氏之作送者亦非也然王姬下嫁于齊魯曷伯以單為逆之禮天子嫁女子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王蓋使魯主昏故單伯逆王姬卑不言如京師孫氏復曰不與公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也其不與祭何魯桓見弑于齊而天子命魯王會莊公之所當辭者也當辭而不辭君子以莊公為不子矣故譏也○○○御纂春秋直解單伯魯之命大夫也姬繫王而不言當王也下嫁于齊命魯主之故逆之也齊侯之罪大矣王不致許魯先君躬愛我於齊嗣君方斬馬居喪而命主嘉禮何哉王命之失也魯不力辭魯之罪也

築王姬館于小蔡王姬之館于外公羊以為非禮左氏穀梁以為合禮天子外為非禮徒知魯主王姬之常其說固不是即以子外為合禮亦有所未安也何也有二年順王命罪之彰順王命而亂法紀其罪為尤重也且以經考之今年魯伐衛明年同歸又明年復會伐衛其豐齊之意略無見于舉動然則公非是王命而不敢辭也汪氏克寬謂畏齊而不肯辭者是也凡事視之莊公忘親之罪不可掩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錫命杜註以為若今之策命何氏公羊註范氏穀梁註皆以為九錫之命胡氏於文元年又分喪終入見歲時來卿敵愾戲功二等之時景九錫之訖見禮緝及白虎通義本漢儀以漢法而附會增益者與大宗伯職所稱九命不同胡氏雖據毛傳但詩人之詞亦隨事鋪張非必定制如是考古錫命有命物有命物亦或但有命辭而無命物命辭如蔡仲之命大侯之命之類命物如賜齊侯以大駕龍旗九旒采門亦許賜晉侯以彤弓铁鉞秬鬯虎贲之類然賜晉賜晉傳有明文而此不言所以意杜氏策命之訓為近故張氏洽亦謂是莊公生王姬之昏王寵嘉其父而遣使來賜之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類

比也。王不攝天，春秋啖氏助謂罪其寵惡，弑以噴三綱也。蓋主之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以桓之試君墓國，王生不能誅死父從而違之，無天甚矣。故特去天而止稱王也。西河毛氏乃从經無天字，為闕文而誠胡傳之從啖氏為貿號亦未即桓在位十八年，經不書王者十有四年而思之之過也。

王姬歸於齊。趙氏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而書王姬歸皆非常謹與譽為昏王也。」陳氏傳良曰：「王姬不書，唯莊公之篇再書之。以莊公之於齊不可與相為禮也。」春

齊師遷紀，邢鄧部。邢杜註在東莞縣東南，今屬山東青州府鄧杜註都昌縣有營城都昌今山東青州府昌邑縣也有營亭社在縣西十里。鄧杜註在朱虛縣東南。

今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鄧。
鄧部案下有紀侯大去其國明此時未遠，故知是紀之三邑。劉敬曰：「鄧，鄧部者何？紀之邑也。」穀梁曰：「紀國也。」鄧部國也。非也。計齊一師必不能竝遷兩國。又春秋自當分

別以見滅兩國之意，不當合之也。

夏公子慶父桓公弟莊公之庶兄也。以庶長稱焉，而時廢於齊。故父稱仲。其後居仲孫氏，終稱孟孫氏，蓋以此也。公羊於一十七年傳謂是莊公母弟殊失教。莊公母弟惟季友耶？其他未之聞也。於餘邱左氏無傳。公羊穀梁皆以為邾邑，未有不繫國者，亦未有邑而當伐者。

惟本國有伐我西鄙，代我南鄙之文，而鄙亦非邑，故啖助諸家謂當從杜為是。但國名無三字，荀子過以為邾附庸，吳氏激以為於越之類。或又疑為夷狄

國之近客，希以成二年曆，各如例之說。亦近似，要遠無徵，難為必然之論也。伐於餘邱，何以書為慶父專兵書也？魯弑君之號皆由柄兵而成。慶父以跋扈之名，而使師

師以伐人之國，覆甯之鄉。於是矣。高慶父帥師即隱四年，盡棄之。所以見莊公忘勤守事，不切戒，可註存。

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禚杜註云：「齊地，據定九年。」傳齊侯致禚，婿否于衛。謂三邑皆齊西界，則當為齊魯衛分界之地。公羊穀梁皆作師。春秋異文，義說文，部無禚

字。惟未部有禚从羞，得聲與部聲相近，故公殺假部為禚也。禚之會，左氏以為書，而胡傳以為譏。莊公之夫子，遂一說相和。子經義乃盡。且姜氏身負弑君之誣，而二年除

喪而往會其兄，齊襄公有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所不容者，聖人於春秋聯書之，刺姦之說是也。古制婦人無外事，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增

辟，在家從父母。從夫夫死從子。今姜氏歸魯日月不可知，然以去年三月孫齊之文觀之，其歸亦不必久而即出會齊侯，往返皆如莊公之不能防閑其母，可知則譏夫子

道者亦是也。顧或猶以子不可以制母為疑，不知子不可以制母，君獨不可以制君？母待從之人，爭為莊公者，若能哀痛以思父嚴威以御下，車馬儀從莫不俟命，則姜氏必無一人往往之理。姜氏之往也，則公哀痛之不至，威命之不行爾。

潤嘗齊師伐衛，家氏茲翁曰：「穀梁曰：『會仇讐伐同姓，以敗之。』但春秋始年未賜族之大夫，不皆有所懼。會齊伐衛則敗也。或曰：『納朔非父志乎？』曰：『納朔者，父惡也。不復父譽而成父惡不孝也。』」子氏曰：「考之三傳，左傳則曰：『衛朔出奔。』何休據世本史記以為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公子為法氏，則以為齊受天子惡而為之。與師而魯同之，然則黔牟與留雖未知就是，而此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明矣。齊宣公固不足責，而莊公折衷襄宮，杖其先於單國人以同學。舍是不類，而二年伐於餘邱。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佑之，何心哉？」左氏疾之之說得之。毛氏春秋傳此伐衛為納惠公也。與後五年公復會齊侯伐衛，皆是一事。潤者，魯大夫，名其不稱氏者，史有比例。與隱三年，齊帥四年無駁帥，並即殺胡氏，謂恩其會仇讐而伐同姓，夫納朔非父志，皆莫知而尚問其餘墨乎？

秋，紀平入于齊。李季侯弟也。公羊謂賢，季服罪，故不名。范氏甫謂紀季深愧存亡之機。大雅社稷之傾，超然退舉，以齊事齊宗廟賴以永存。春秋賢之故，襄之以字，考春秋書以地出奔者，邦庶其。公羊裏，邦黑肱是也。書名書地，而稱色，叛君之罪者，兵書不敗。李為叛者以率之，命於晉，而歸若齊，欲滅絕紀季，不能同心。守國專折其地，以事敵，舉外託服罪之名，而實私享其利。春秋所大惡也。故胡傳謂入者難辭，以季之崩已事齊，請後立嗣，皆不得已而為之者也。李氏康亦謂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使同他公子之去國者，此俱持平之論。若或以微子之遁周例之，則太過而非春秋之旨矣。鄧杜註云：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史記田單傳正義安平城在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鄉邑也。十九字，或疑係九十之誤。蓋鄧與壽光縣相近，而紀在壽光東，而不應距臨淄止。

十九里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以鄭入齊紀季降志以存先祀也諸侯兄弟例稱子紀季書平未嘗襲也恕詞焉耳恕所以罪齊也當以胡傳李氏康之說為正冬公次於滑凡次于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蓋兵事貴速不可以老師而縻餉故三日以旬必記其所次之地與所次之事重勤眾也此次于滑據左氏將以會鄭伯而謀救紀侯因鄭伯辭難故不舉而經以次書者何讚之也曷為讚之胡氏曰魯子紀有昏姻之好當恤其志子齊有父之患不共戴天句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乃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忌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案春秋書次有二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教而書次則以為謬此次滑稱公三十年次歲不獲公稱師皆所以著公之不競於齊蓋次滑之後紀侯去國即與齊猶謀次成之後齊人降鄭即與齊人遇魯齊大不能救紀與鄭宜何如其慚恨者乃會不旋踵如是是公佯為救人之名而實無意子拯危救患書次不書救經固不以救子公也滑公殺作郎異文又謂郎為皆郎入聲字滑之轉郎與美之轉郎同意以郎即滑也據杜註滑鄭地郎魯地一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一在今山東兗州府東臺縣相距甚遠公殺丈或涉水年次郎而誤異文奚說殆未足信也一說滑即秦滅滑之滑近鄭小國也似較杜尤確可補入疏中

夫人姜氏享齊侯於況邱孔氏頤達曰儀禮注饗謂享大夫以飲爵則享是飲酒大禮與會小別而以享為會者言夫人與齊侯會而設享禮故書享齊侯也孫氏覺曰春秋諸侯相見皆謂之會簡禮而會者謂之遇二百四十二年間未有言享者其因會而相享者亦不書以會就賓則享不足接夫人無道而享齊侯亦因會而後享也然禮不言會而言享者姜氏會齊侯又享之播惡於一國之內會已不可况享乎以享為童故書享姜氏齊侯之惡不待貶絕而累矣為莊公者亦未免於有罪也汪氏克寬曰周官儀禮有天子諸侯大夫饗燕之禮而春秋於晉侯享齊侯宋公享晉侯是于享公小邾子鄭子來朝公與之宴公享宰周公范宣子享晉六卿於浦園甯俞華輯宋公與之宴皆不書於策雖鄭伯享玉王享晉侯亦不書也而書夫人享齊侯則以其非禮也

紀伯姬卒

汪氏克寬曰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並蓋閭紀之亡喪共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鄭季姬杞叔姬止書平志其常也鄭伯姬禪子叔姬不書卒被出不復其國非尊同之比也杞伯姬不書平蓋不赴也非夫人者心傷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許客稱李比於同尊者也皆慶叔姬宋蕩伯姬及婦齊高固子叔姬則嫁大夫而不卒也若夫紀叔姬非夫人而書平書集則以其賢而特錄之乃春秋之變例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

垂之遇趙子謂鄭與陳齊遇請存紀杜撰然去年公次於滑見鄭伯一見而鄭卒不至豈首白為會主以請存紀春高柳宗言齊君陳鄭歎紀結二國之歡然齊何畏乎陳鄭陳鄭去紀又最遠亦何能救紀而至於宋衛之間而為遇乎以經文考之自桓五年齊侯與鄭伯如紀時即欲襲紀也其因循三令人者徒以紀與王室為昏耳今桓王已崩無所顧忌故莊元年遷紀三邑三年紀季以鄭入齊其人相免而齊之未嘗一日忘紀如換至是復相會以然前入紀之棄其不言會而言遇者以遇禮隔可以秘其跡也鄭伯陳氏徵以為子儀高氏以為即寔謂忍以世子出奔猶不得為子其復歸猶不得稱齊子儀來間得而其為若也微矣豈敢輕棄國都

而與諸侯為會故知此鄭伯即寔也近毛西河方申蘇義謂齊棠子忽夢以為齊夢而子儀無德怨焉故齊與謀之說于情事亦近但春秋一經無一國兩君俱以

爵係之者觀突之出入皆稱鄭伯則此鄭伯不應更祭之子儀究當以高氏云云為定論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去國違齊難也大去殺梁以為不遺一人之私言良之從之者四年而後畢也胡傳則以為土地人民儀章服物悉置之而不顧故曰大去景不遺人之訓固覺過情而一切皆委置之恐亦無此理故或疑大去是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也此雖未為的義然諸家均不從程子以大為紀侯名者以春秋諸侯去國惟書卒此不書葬不便紀侯有奔之名也經且不使有奔之名其肯轉以不能死社稷為紀侯單子蓋紀侯去國非得已也黃之會魯為之求成齊旋遷其鄉部紀之不絕如綫故使紀季以鄭入齊以精免而猶不得免焉聖人以其無所失道迹于強暴不爭而去異於失道之君書曰大去始問其去而不返云爾不書滅公羊以為賢襄公復九世之孽故為襄公諱說尤不經楚子度殺蔡侯般春秋書誣惡其懷惡而討也紀侯九世之禪不深於蔡般齊襄懷惡而討不義不後於楚子而春秋抑紀侯以難明之事專信齊侯以一篇之辭抑猶何哉况十三年公會齊侯于柯胡傳引敵取敵怨不在後嗣之說以為既易世矣不可修怨九世之怨胡可復修也且烹齊哀者王也非紀侯也襄以原井之實而傳子以報復之名其过謬不可以不辨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紀侯大國書將書去說者

以為間紀而罪齊其義甚正公羊謂齊襄復辟故諱之而不書滅非春秋之旨也齊襄志在併紀肆行侵逼雖以王命臨之悍然不顧比王法之所必誅者而何以為之諱乎案陳聲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樂大是也以大為紀侯名本劉實夫說不共戴天則無時焉可與通也不可通而與之狩是忘親讐怨非人子矣且狩者耽鳩田獵其為樂主乎已者也於本國而非其鄉猶不能無讐乃越境而與離狩於彼國之中爭況議之為地即一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君子以莊公於是子無羞惡之心矣故不沒公而書及卑齊侯實所以卑公諸家之說是也毛氏春秋傳獨以齊人為齊之大夫謂齊侯以甥禮輕公故使其大夫與公猶春秋書公及齊人以公之猥衰為已甚矣此殆據猶詭論我甥分為鄙然就詩辭考之亦未免公與齊大夫許之的論不若從舊解之為安也

夫人姜氏如齊師 殷采謂師而曰如眾也胡傳師者眾多之地孔氏讀達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攝理紀地有師在紀杜云書無妄發夫人當向紀地從之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耶不行會禮高氏問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 鄭黎來朝 鄭公羊作微謂小邦妻也杜氏左傳註以為附庸國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鄭城今昌慮城在山東兗州府膠縣東南六十里鄭城在縣東六里蓋左傳作黎黎來鄭君名也黎來何以名三傳以為宋將命是也孔疏鄭之上世出於邾國語云小邾邾扶之後也夷人頗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而居于鄭嘗保黎聚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之為小邾子劉氏敬謂未成國則謂之邾既成國則謂之小邾也采朝者以其能修朝禮故以朝書之榮黎來書名唐宋以來諸儒皆從三傳以附庸之君稱名經例也惟安定胡氏別自立義比之介萬盧之宋朝然小邾非夷狄以宋仲幾鄭五屬也之言觀之胡氏說殆勝說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答人伐衛 此伐衛納朔也不言納朔者孫氏復劉氏敬諸家皆從公毅以為不與諸侯之納也蓋衛朔殺二兄而自立逆王召而不住罪大惡極其比為甚天子廢之正也朔奔國人立其群公子黔牟亦正也齊人以朔之在齊也乃違王命約五國以納之果何義耶故皆敗而稱人魯獨稱公者全氏賢以為臣子之辭是也然人諸侯亦所以人公也或以為非諸侯自行實是人者故人之○○○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齊襄志在納朔桓六年為黃之會莊三年又與魯會伐今則與師大舉糾集五國以抗拒王命必欲納朔而後已也安見其不自行乎讀此則或人之論未足據矣

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王人之字也曷為字責之也曷為責之也諸侯亂命納衛侯朔君子曰子突見正焉故以其任之重而責之也或疑子突之救衛也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為責之不知天下無道賊奪少陵長天子不能禁春凡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耶幸而怒發于所當討而討施于所當加張氏洽謂春秋一經王旅之出惟此令于大司馬九伐之法者是也成敗利鈍惡得而論之哉故胡傳力闢以子突為王之子突謂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聖人書以譏之○○○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氏以子突為字徐乾本姓梁以子突為名字雖甚其以為養教衛則一也孔氏讀達謂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於理為近先儒多從之故富主左氏而叔梁及徐乾之說亦附見焉或以名字非褒貶所在則恐非經意程子固亦以書字為復也○○○御纂春秋直解王人下士子突字也五國棄朔以伐衛王不能令乃使子突救衛下士例不書字持稱字而繫以王人以明正也不言師師少也將微而師少以當五國之眾庸有濟乎又王人襲其救而惜其不善救蓋雖望其勇於為義而又欲其俱於成謀也自救衛無功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

衛侯朔入衛 孔氏讀達曰凡諸侯外納有三者以言語告請得入蔡季歸於蔡是也三者所納之君別有他國而諸侯師伐彼國令其得入今公及諸侯伐衛是也李氏康曰春秋書奔君復國皆稱復歸鄭世子忽衛侯衛皆與其復也衛初入夷儀不攝歸未得國也獨衛侯朔之入衛與鄭伯突入標同文故叔梁曰莫解也然叔梁於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書即位晉景公逐陽生而立孺子於蔡與衛宣之殺叔喜而立朔一也陳乞之迎陽生與復立豎平一也春秋以陳乞君名而陽生書入說者謂君有父命則朔獨無父命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亦當以君命為重矣

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羊叔梁皆作魯春秋異文篆以左氏經文俘字乃保字之説謂古保與實通引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竹玉善本作大保書金縢玉牒天之降寶命史

記魯世家作孫命及鍾鼎故識所載永保用之永保用事諸保宇皆實字之通為證案說文保从人乎首聲古文作不育與孚字相近因訛為怪理或有之故諸家皆依公說惟胡傳據商書稱遷代三體序賈王云謂得者正大也實者釋解也此不被歷經從傳故為是兩解之軒然杜註已較左之經文為誤則公說作實是也言尋人求歸都孫氏復謂奪本王兵伐衛故衛實先入于齊而齊以歸魯也實往齊而猶係以衛劉氏故謂猶部屬雖在宋而仍係之部尊天子之命而貴天子之守也其實經之意蓋惡諸侯之志於利耶○○○御纂春秋直解云朔之奔齊侯客之今追諸侯以納之故从實略安齊以分子四國四國皆有惠矣而齊其首也成宋亂納弟而棄故也拒王命納衛朔實故也有欲貨之心而後動于惡以此結正諸侯之罪舉成遠矣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謂齊志也設梁謂會非正也杜氏預曰大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奉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女管氏震曰春會于防猶魯地也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後中星隕如雨 恒星不見星隕如雨二傳舊說皆有所未安左以恒星不見為後晦星隕如雨為與雨俗杜註夜明謂日光不照也與雨皆謂星隕而雨也夫使星隕之後而雨則雨不足記若謂星與雨同下則雨必由雲未有有雨之雲而星仍見者此左氏說有未安也公羊以恒星為列星不見者常見之星皆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謂列星皆復位似雨之隕而不似雨之墮地故未終之春秋曰雨星不及地而復夫子終之曰星隕如雨夫雨星不及地而復亦天變之大矣夫子何為而必改之此公羊說有未安也設梁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陽夫雨下自天星隕亦自天矣有見於上不見於下不見於上之分此設梁說尤有所未安也然日光不照與常星不見則左公二傳尚覺可從蓋經文雨夜字本極分明辛卯夜始復時也復中夜也始夜見星之時而恒見之星皆不見迨至夜中星見而雨散落如雨一夜之內有此二變故以為異而記之耶近西河毛氏疑恒星則二十八宿經墨恒星不見必眾星皆見而經星獨不見至夜中又見眾星如雨之隕毛氏之意殆以常見之星既不見夜半無由有星而隕之故以恒星為經星但天道之變固不可以常情測而星之大者不見小者反見恐亦無此理也星變之旨劉氏故謂中國夏更秋東復夜復明常星不見中國微也本想當然之辭而或遂據此以為佛生西域之地精星麻者推之辛卯為四月五日非八日且周之四月于夏為五月與釋氏所稱釋迦生於

四月八日者顯然不得可見佛生云云好事者之附會尤于事實無當也

夜告辨 辛卯夜復字設梁作告杜云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孔氏謂達非之曰星出以前名之曰晉則名昔之時法當未有星矣何怪其不見而書為異也經所謂復者昏之後星應見之時而不見耶索比駁未允古昔與夕通夕即夜也設梁古義述引王云昔復也詩樂酒今昔古今詩作夕在誤莊子註昔夕也天官書人註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篇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列子尹氏有老復知昔昔為國君張津云昔晉復也晉春秋其文為後漢書張衡傳發昔等於木未今註云昔復也新書匈奴篇昔時乃為戒樂春秋篇是昔也患王之後而蛭出昔皆復也莊子蚊虻喻序則通昔不窮釋文云昔夜也右二書所引皆昔與夕字通又與復義同之切證古義多假借設梁蓋假皆為外與左公之作復者其義非有二也又應韻復古音羊和反考工記考牛之角鈎而帶鄭司農讀皆為錯則昔之與復不猶義同而音亦相近也凡于經文本無關出入然類而推之亦可見古訓之未可輕訛

秋大水無苗 設梁陽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孫氏復曰水不潤下麥與禾苗之苗同時而死故曰無禾苗非謂一災不當傷及二穀乃言也景陽一穀亦書定元年冬十月隣省移放是也劉氏啟曰曷為先言麥而後言苗麥苗同時麥成而先敗也公羊云一災不當待無麥然後言無苗非也孫氏覺曰一十八年麥禾之無經書曰大水者非常之時麥苗之無水災而無也災之所不及者猶有存焉不得曰大無也故無麥苗志之於冬夏歲也春大一字聖人必盡心無苟然者王氏樵曰景毅梁云麥苗同時也謂麥與五穀之苗同為大水所漂而無收故書曰無麥苗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殺 設杜註齊地海北彭城縣今山東兗州府東附縣治故殺城是也景氏答得曰夫人與齊侯八年而五相來自始孫子齊見一敗其後不復敗惡意不再貳也張氏洽曰大姜元年以罪孫子鄭後復宣淫自二年至今詳書于策故荀卿錄于齊風論其時世與衛風之鴻昇頃次諸篇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始行放逐同攝其惡於萬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風而其世衰俗薄末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屢有亂魯齊幾取之與衛滅同時聖人以魯事詳於

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者不刪夫二南之風后妃不特閨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間有家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轍詩春秋之旨蓋相表裏也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止也侯待也次于郎服氏虞杜氏預何氏休皆以為與陳蔡期共伐鄭故次于郎以待之實遠及說殺舉者則以為陳蔡欲伐魯故俟之於郎正義教之云陳蔡子唐竟絕路逃春秋以來未嘗得恩何因伐魯且兵來而我禦之但得禦防不可言俟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辭也據此則當以服杜諸家共欲伐鄭之說為與下治兵及圍鄭之文相貫注也然魯于鄭為同姓國鄭可伐之罪狀未聞莊公乃不念親親之恩率諸侯以伐之春秋書次又書俟其責之也深矣至或以為陳蔡將過我俟而遠之及或以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鄭國而陳蔡不至故于郎以俟之此皆不合經文而遷節作解毛氏所謂有人略馬過步認路者也不足解故申明約束以整齊之春秋豈從而美之乎治兵公羊作祠兵許氏五經真義云祠者祠五兵及祠蚩尤之造兵者不知公羊作祠或祠治音近為傳錄者所誤耳求其說而不得又從為之辭皆附會之過也

夏師及齊師圍鄭降於齊師 鄭武王母弟成叔之後也魯同姓國也圍成之僅張氏洽謂魯欲取鄭而姑陳陳休不至復要齊以圖之所以鄭不服魯而降於齊吳氏激則謂魯弱于鄭齊宜首為魯用魯不何敢役之蓋齊欲圍鄭而徵兵于魯與陳蔡隔鄭畏齊而不畏魯故兩國同圍而鄭獨降齊也兩說不同以經考之正月次郎以俟陳蔡謀鄭也甲午治兵以久次于外而所俟者不至懼眾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齊之也及齊師至遂與之圍鄭鄭降齊而後還師是欲取鄭者公之志張氏說是也經故從內為主之師而書及沒公者罪其忘備而反與仇同姓也鄭公羊作成謂成者盛也詳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劉氏故非之謂實共圍鄭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于魯改謂之齊是變曰為黑已為人豈獨非道亦不可傳世矣 素威謂之成春秋繁露亦同此疏公羊古義云武本風國移天子傳威祖武伯之子郭璞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鄭一傳皆作鄭蓋古風與成通也以繫辭成象之謂乾寫才本成作盛大十八年傳以誣盛德正義風作施引服虔註成德謂成就之德及秦漢王使成脩守于韓史記春申君傳作盛橋詳當日立祠成山郊祀志作盛山諸文觀之古盛成二字多假借用故今兗州府甯陽北之盛城說者以為即杜註所謂鄭鄉也惟經當降齊而公羊以為降魯則當如劉氏所駁爾

師還 訂采謂還者事未畢也遷也胡傳書師還譏役久也孫氏復曰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此言師還者以其與強敵復同姓踰時還也詳氏李宣曰師還何幸之也公欲取鄭而力不足歸力於齊而取之以夏降鄭反秋而死公謀擊齊而還不義故還適也杜公心國之大滅同姓親離敵暴師之久書之危辭也李氏康曰春秋書還例四歸人還自吾士句僅齊聞喪乃還皆善詞也獨此卒師還則異乎是郭氏寶曰君將不稱帥師正也三稱帥而不及君雙手正矣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 公嚴作盟既晉地杜註聯鄭境縣北有既亭今在山東兗州府峰縣東八十里故節城劉敞曰杜氏曰大夫非一故不稱名非也大夫雖聚國恩名其貴者一人而已經曰及諸侯晉大夫盟豈晉國大夫皆在耶案此盟謀納糾也齊大夫糾之寔也書公及病公也忘仇而納其事降尊而盟其臣悖義且失禮也大夫不名義舉子齊不在其名也

夏公伐齊納糾娶小白入於齊 左氏及公羊集果皆以子糾為兄小白為弟註疏相沿並無異說至伊川程子據經文糾不攝不始直以小白為兄且云小白言齊明小白為有齊也子糾止言糾不言齊明糾之不當有齊也於是說經家翕然宗之景荀卿云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云桓公殺兄及嫂而管仲為臣越絕晉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即管子書大臣篇亦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鮑叔傳鮑叔傳小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廢不欲為傳故也故史記齊世家序糾在小白上云夏公次弟糾齊次弟小白弟當推淮南王書荀子桓公殺弟之文而韋昭註云子糾兄也言弟者謬也趙氏方曰時漢太子淮南為兄故避兄而言弟是則薄賜所言乃一時遷就之辭非不易之論也說者猶捕以書法為疑不知道有經有權也及以為禮者經也遷賢與能天下為公者權也春秋以禮制正天下之儀倫以權制示後世之過變亦視子義之所安而已矣小白者齊人所欲立者也糾非齊人所欲立者於何微之亦即子經之書法微之春書舊說謀納糾也而夏書伐齊見齊人不從既

之盤也納者內弗受之解糾書納見公之不順齊人而往納之也入者易辭書齊小白入于焉不言自告見國人奉之並無假於營之兵力也程子糾不當有齊小白當齊云本極得經意獨其據薄賈一語蓋翻前人成案使兄弟倫次從而顛倒自是一時不檢之謬乃承其誤尚謂必桓兄糾弟故管仲可以相繼召乃可以不死亦未忠

夫子之仁管仲原就事功言之初不以長幼為是非也若謂事兄者當死事弟者不當死亂臣賊子幾何而不接踵于天下矣

左氏納于糾公伐齊納糾三傳莫同今左氏經大作納于糾經義雅訛謂子字衍文沿唐定本而誤者也孔氏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晉人取

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糾子者恆之也可證實景伯本于此無子乎正義本亦作納糾故引公羊傳糾者何子糾也又云公羊之謬不可通於左氏實謂次正不稱公子其事亦無所出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准此公子比稱公子蓋告辭有詳略故為文不同據此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反實有據而云間有糾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字以難舊義此則孔之疏也又取于糾句下引公羊云其稱于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定本上納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恆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者傳子糾親也請君詩之此豈復恆之子劉與賈同沈文何恆實劉玄從賈其意雖異然即此可推至是始稱子糾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糾既云亦作納于糾便知本納糾矣案實沈劉孔與公羊釋文知自漢至六朝以及隋唐皆作納糾若公羊疏云無子者蓋左氏經異錄采釋文云伐魯納糾左氏作納于糾此皆為唐定本所誤耶雜記說考叢最精故備錄之

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乾歸齊地杜註時水在樂安縣西北流旱則渴涸故曰乾時今樂安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時水在縣南趙人匡曰內敗不當此書者

納敵喪師以惡內也程子曰凡三敗績大敗也汪氏克寬曰書齊師書我師則非師少矣上文言公及齊大夫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考傳而知之也然不書

公而以敵者之解及戰者所以著公志在於納糾而不往於敵讐也經書內戰者二書敗外師者八言敗者勝彼言戰者為彼所勝也內譏敗言戰乃敗矣故裏升陞皆不

言敗績升陞諱公不書為公諱敗也獨此書敗績

齊人取于糾殺之胡儀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糾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糾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劉氏敬曰此魯人殺也則其

曰齊人取之何甚齊侯也內私人之誣而奪焉外敗人之師而脅焉是取之子糾戮之而已矣家氏姓翁曰此桓公殺之而書齊人殺子糾以路人絕之絕之於天倫所以

大誅斥之也魯不能納糾又僅憂而甘心焉齊亦有罪矣李氏本曰殺糾不言糾殺之於魯也

浚沫公羊謂浚之者何深之也張氏洽曰沫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于糾猶有異齊之心故浚而添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

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因民於無益也

公敗齊師於長勺長勺杜嘗魯地路氏曰成王以商民六族賜魯公有長勺氏尾勺氏此商民所居也長勺之戰用曹刺謀也刺以忠為義本而驗其氣盈氣竭觀其徵乳

旗靡予用寄之中不失用正之義聖人有取焉故不書伐我不與其伐也書敗善其能敗彼也自文定胡氏引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而以戰陣為非王

事抑之于是說經家皆主善善之論不思齊魯雖也九年八月戰於乾時公喪戎卒來他車以還戎石與御被獲辱甚矣至是又加以齊桓晉之布將晉之勢日強魯

之勢日弱使非此戰有以消挫其鋒魯其可以圖存矣子且以孔子之事觀之其射于嬖相之國也斥債軍之將興亡國之大夫並列而會於丈谷必先其左右司馬而後

行是聖人未嘗私言兵亦未嘗一日忘戰也倘必以丈告郤敵為王事恐強鄰境不至如靖康之屈膝請和不止後世追儒頗猶以胡傳為得經意焉經之意果如彼云

云否也所惜者與魯齊戰未嘗盡出其下苟莊公能移乾時之師于魯桓遇弑之子移長勺之師于齊襄未死之時則勝不欲敗亦榮也顏不用之以復歸而反用之以納

離也是則君子之所不滿志也○○御纂春秋直解凡魯勝則曰敗某師蓋卒解也而為之說者曰病公謂納糾以來齊師已實有咎又攘而與戰意貴已也夫長勺

魯地齊師加已而應之何已之責或亦謂魯以曹刺之語權謀取勝非三代用師比此宋襄不鼓不成列之謬聖人因時以制義未可以迂儒眇見鏡之也或又謂觀長勺

之敗魯不出齊下乃不移此於齊襄未死之前復仇目立道有責則聖人之責宗祀終無已焉矣治經者易失之鑒其以是夫

公優宋此書侯之始公羊粗首曰優精者曰儀劉氏敬曰無鐘鼓曰優復淺事也復精事也管仲炎曰稱罪而討其國曰儀不稱罪而掠其境曰優即書所

謂侵子之疆是也春秋書侵伐雖有其諱均之挾私逞忿為無王命而專兵焉耳汪氏克寬曰趙氏篡例取三傳侵伐之諱而謂聲罪致討曰侵無名行師曰侵無聲拒侵
 楚劉文公侵楚豈可謂無名行師乎又定改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義當矣
 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宿國名見隱元年杜註云在東平無鹽縣地理考鷺宿男爵風姓太昧之後司有濟之祀者也東平州今屬泰安府遷設梁云亡辭也不北宿不侵
 見也范註為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閏二年齊人遷陽亭是也宋所以遷宿者高氏閭謂宿在宋之陽以爲貳于齊故遷之也不言滅者
 蘇氏繼謂猶以為附屬是也然非義矣胡氏安國曰壤土常人之大情遷國之重事也雖進害就利去危安猶恐或沈子服不言革從而况迫于橫過非其所欲棄久宅
 之田里刈新使之蓬蒿道路之勤營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憫然有隱乎群行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待敗而惡已見案春秋書遷國者凡十家遷
 宿齊遷紀邾鄧遷陽皆彼不敢違而強違之者也邪遷夷猶衛遷師許遷葉白羽谷城蔡連州客皆有所迫而自違者也中惟邢遷如晉以齊桓能與滅晉絕為遷之
 最善傳文以後則有滅國無遷國矣霸者之功春秋雖不欲興之其可得哉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於東丘東丘杜註魯地西漢泰山郡有東丘縣顏師古曰即春秋東邱也括地志東丘在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有
 古瑕丘城陳氏傳良曰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外師未有言次者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出魯耶而北否之會不至
 郵會不至則猶未得志于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
 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昏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李氏康曰齊之从魯始子子糾之納宋之从魯始于公之侵而其實則齊桓
 挑宋以圖伯也故胡氏聲明於次敗之旨而陳氏深察子齊宋之心二說兼用乃備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楚攝公羊殺梁皆云以州舉杜氏預謂荆亦本號後改為楚考楚之封國在禹貢荊州之域故復弓稱夫子將之荆昔語叔向謂荆敗我
 是荆為楚之故猶然商頌殷武篇已以荆是連文則荆之稱楚由來已久孔疏謂荆楚一本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理固然也莘之敗蔡侯書名胡傳用公羊說以為
 純之據左傳林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侯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審息侯怒乞楚伐蔡楚從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歸是蔡侯之敗而見執以經既賣偶謀
 非不幸然是時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卿而荆即伐蔡以爭強於南桓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攘而援之以致楚氛口熾橫行江淮嗣是而後書荆者沒而書荆人書楚人
 畏矣又浸而書其大夫矣至僖二十一年則直以楚子書見得夏之幾其長有漸而皆由無道其端于方張者有以致之之僅以絕蔡例春秋治猶未忘乎聖人書荆敗蔡之
 徒也獻舞歌作戲武古舞天子過如詩序維清奏樂舞也蔡邑獨斷作宋武詩語采解馬融論對有五善五曰興武無舞同是其證也
 聲師滅譚譚子奔莒比滅國之始譚杜註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胡傳滅而書斧音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何以書譚
 已無取滅之跡為接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終出奔則亦不寧焉諭其義蓋本絕也范氏嘗曰譚子國滅不名蓋無單也凡書葬責不死杜撰
 公敗宋師于都鄆魯地杜註當在今兗州府境與元年在都昌縣西者乃一地張氏洛曰宋師再至再敗兵隔放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於兵矣汪氏克寬曰傳言侵
 公經不書後與長句異同

宋大水秋宋大水三傳之說不同左傳欽宋大水公使弔馬杜註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外災不書此何以當及我心何註時嘗亦有水灾書魯則不災不弔雨舉則文頌
 不弔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叔梁傳則以為為王者之後書漢五行志載董舒說以為時魯宋凡年為宋邱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一國俱水亦同公羊素春秋之
 例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此宋告水災魯遣使弔之蓋諸侯於四鄰有鄰病致急之義不可不弔弔為得禮得禮故為以示勤左氏說是也若水旱及魯自應先書魯災何反
 詳外而略內至謂為王者之後則祀亦王者之後何獨不記其災乎且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宋災亦當不止一事何往於是年之水而書之公穀說雖多鑒空而不考事實
 類如比春秋所云當事據左氏也故大水不弔一秋皆水也

王姬歸于齊王姬共姬也歸于齊歸于齊桓也書之者為魯主客耳公羊殺梁乃皆云志其過我公殺于他處云為之中者歸為之中即為之主也此處亦正是一師而獨

以爲志其過我不相害矣而不書詳侯杜註云不見公也劉氏敬取之曰魯為王主昏若齊侯未逆而公歎不見何謂昏乎魯雖仍然已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壽此皆持平之論若孫氏復趙氏震驚以魯之為王主昏不止一二事而惟莊之世兩書王姬歸于齊所以見莊之無父也則深文矣至董氏震謂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既歸齊襄其一又歸齊桓姊妹為婦姑半順也云云則由誤以齊桓為襄公之子而不知桓乃襄之弟也管子書史記齊世家紀載甚明可接也

紀叔姬歸于鄭 叔姬歸鄭殺梁以為善其得所合經言矣師氏乃採公羊徒歸于叔之謂紀侯既卒叔姬無所歸歸于父母之國可也嫂叔不通問况可歸之乎此誤以

歸為婦人初嫁之辭致後儒遂有以弑叔姬之失禮者不知鄭之為邑紀五廟所在姬之歸鄭以奉祀也非以歸叔也故趙氏匡啖氏助皆以書歸以善姬之能全婦道誠以姐一女子事而不以國之存亡責其事君子之不以身之榮悴渝其奉廟之心高風苦節足千古矣觀聖人于姬之生平筆其始末詳而不疑蓋不天下以婦道之正也而傾以非人之語証之若師氏都直謂之為不識字義不為道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宋萬弑閭公于蒙蕩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賄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屏幕裹之宋人醢之然則賊已討矣萬為不書殺而止書其出奔陳陳

氏琛謂歸夏子陳是也蓋天下之惡一也陳始不以萬為賊而納之繼又受其賊而後歸之實惡之失誠有不能掩者至或以縱計逆賊善革家人則未祭於當日之情而恐無以服宋臣子之心也○○○欽定春秋傳說彙卷之萬勇而多力又耽大權弑君殺大臣立子游而遣師圍毫勢強若此前叔以五公子之子而以曹師後之擣師兩月然後殺子游而立桓公豈能禁萬之逸乎乃用駕請萬於陳得而醢之宋可謂有臣子矣何得與陳並讓乎然以視石碏討州吁之義則終為有間故宋聞不書葬與魯

閔同汪氏克寬說得之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 北杏杜註云舜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境北杏之會

齊桓圖伯之始也四國稱人林氏撤宋氏鉉翁以為眾附楊氏時召氏大夫以為敗解胡氏安國則兼用兩義以勢論之東連以德列國更相吞噬天下紛紛莫之統一自齊桓會諸侯以平不亂遂以得諸侯以稱人為眾望之所同者是也然霸

圖既興天下翕然推霸主之是聽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穆季長增也而王命遂以不行則以稱人為謀亂始正王法者亦是也但欲有首從罪因重輕四國皆願齊亦當

從公穀經文書人於義始協若桓以坐徵諸國得宋襄嘉四國奔命不遠據以推戴致咎是授市中從觀者皆正與刑而操刃之人翻受上賞也其何以服天下歟

欽定春秋傳說彙齊侯殺梁作齊人據李氏康始伯之辭例以曹南城濮則當作齊侯為是四國稱人何氏休謂為微者劉氏敬謂為大夫皆非也春秋之時諸侯列

於會而位乃定左氏謂平宋亂則宋人為宋公無疑餘可知矣或以稱人為敗將或以為眾群以為敗者天子錫命之法也以為眾者諸侯推戴之情也二說相兼始為得

之○○○御纂春秋直解齊刺伯也諸侯而主天下會盟自北杏始不有弑焉之難齊桓欲修伯爵故會北杏以平之齊書將而列於首四國稱人而序於下蓋東望在齊

也桓非受命之霸眾以私算之假仁義以弱大權使天下知有伯而不知有王罪大矣几合諸侯一匡天下功亦著焉明其罪以立大義之防錄其功以著小補之施管叔

固功罪之權衡也

齊人滅遂 遂杜註在濟北蛇邱縣東北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二十里有遂鄉與濟南府肥城市縣接界左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胡傳取國而書漏墮人土地使不得有其

國民入宋廟使不得奉其宗祀非至不仁奉其之恩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情其亦不幸為辭語有之曰滅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

子所封宜以其微也遂以為無妨滅而不詳其日乎且曰滅已足見齊王無桓之罪又何必更詳其日也

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杜註云濟北東柯齊之柯邑也景柯之與附以晉近相假借猶況柯亦作祝柯也東阿今屬山東兗州府柯之畱公羊載曹沫桓公於是齊反魯

陽之田諸侯以其不見子經多疑之春張氏治則以為容或有之李氏康亦以為不可謂無蓋經以公會為大則此會乃齊桓之志桓欲親魯以圖伯不得不捐小利以收之夫是以屢戰之恐一旦而平也明不即與隱三年盟既八年盟既同殺梁以彼之不日為渝盟此又以不日為信前後矛盾○○○欽定春秋傳說彙集謂豈幾與既

俱不可信而柯獨不渝乎盟柯之後郢再會而魯不從則亦未可以爲信也况危與蔡桓桓盟亦有書日者則違就其說或以爲危之或以爲美之何前後之互異古朱子謂以日月爲褒貶穿鑿無義理者此類是尤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胡傳以譖人爲將卑師加於之經文所書亦不甚合至謂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則非也夫不遣大夫爲將則以何人爲將耶此說之不可通者矣然相沿已久姑存其說○○御纂春秋直解宋背北杏之會也齊自夷吾得政後伐皆書人蓋有天子之一守高國任憂喜陪臣也故名不登於簡冊者不書師不用眾也內政作而羣命成賦於民者寡取於鄙者約矣節制字九

單伯會伐宋單伯左氏以爲周卿謂齊諸侯皆以爲魯大夫即元年逆王姬春謂周有單子非單伯若此單伯爲周卿及幾內諸侯則經當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矣今先書秦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主兵者齊也繼書夏單伯會伐和則知魯臣會伐也蓋魯自盟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優故因齊討宋命上卿往會不從伯之意也不曰會齊人陳人曹人而但曰會伐單伯後至也以隱四年四國伐鄭宋主正而魯使單伯會伐例之故諸家謂單伯爲魯臣確乎其可信也或曰春秋事據左氏然則左傳不足據歟曰左氏此傳恐是因舊史有齊請師于周之文而下單伯會伐文連與之相接故以單伯爲周卿但單伯果屬周卿于莊元年文十五年之經文皆相抵牾與其屈經以從傳曷若疑傳而信經者之爲愈也

荆入蔡楚之攝叔說見十年荆敗蔡于羊條此以入蔡者據左傳蔡哀侯以羊之後繼息媯以語楚子而滅息以從楚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猶不喜楚於是伐蔡以悅之是蔡哀侯之而被楚師皆已之輕薄故豈不可謂非自取歟蔡曾從齊爲北杏之會者也今則入蔡而齊桓乃生視而不之救何哉趙氏鴻臚曰先治內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威園伯三年得晉而失宋諸侯蓋不協也故荆之入蔡非不知患之而未有以制之也其後凡十二年諸侯患從中國無聲而後代之此可見楚之強非可敵而服而齊威之持重有謀不爲不富之計以敗中國也由此說觀之桓之以蔡妻楚也非以蔡爲不必敵也知己之加未足以勝楚故不欲輕舉以自挫其銳耶但霸圖伊始而楚氣益盛聖人重有憂焉書荆入蔡見擾夷之無人也○○○御纂春秋直解蔡侯往荆而蔡人會齊侯于北杏荆所以入蔡也敗其師執其君又入其國荆強甚矣齊不能救則是以蔡子刑也荆怒陵蔡遂漸及于鄭而滑夏之禍成矣景則荆之入蔡以蔡會北杏不僅以息媯故也蔡侯繼息媯事不使執而當日執言必以會北杏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郢郢擇丈音錫杜註衛地也今山東濮州東二十里舊城保即故郢城也左傳謂宋服故也劉氏敬曰左氏見周有單子遺誤以單伯亦爲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掌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既序公侯之上則是主會之人矣何必赴以單伯會諸侯乃成主會乎左氏誤以單伯爲大夫杜氏因爲之飾說欲證單伯使必爲周人而委曲求合非解經之體也李氏本曰先儒以此爲衣裳之會一也其說本於論語几令諸侯之高故以凡足會數又計桓公會數不止於九則又以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足之此由不知凡當作紂之過也未子辨之詳矣卓氏爾康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過車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皆不敢不至宋服故也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郢郢之舊齊先於宋左傳謂齊始霸也劉氏敬非之以爲齊之伯當自十六年盟幽始此取未的景張氏治云傳所謂始伯指諸侯始定而謂蓋魯雖漸服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從而復叛是齊之伯嘉駁駁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據此則始伯者伯業方始之諱非伯業已成之謂也陳國小盟會皆往衛下今書於衛侯上者○○○御纂春秋直解云齊桓固陳介齊楚而爲三恪故進之而先衛鄭三會而不囑謂諸侯信未固也信不固不輕盟猶近古焉讀此左傳始霸之說益可見其當如張洽所云矣

宋人齊人邾人伐邾邾公羊作兒古今字也石氏謂邾有二邾黎不爲小邾國三國所伐之邾乃宋之附庸此蓋因伐邾而後經不書邾惟書小邾故云然城成周之便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邾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邾申杜註申小邾鄼公子此必有所據則邾即小邾非有二國也邾之伐宋序齊上者以邾爲宋之附庸而叛宋故齊桓爲宋伐之主兵者宋也范氏賓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胡氏安國乃謂齊桓至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故此次宋德然二十二年梁邱之遇宋亦先齊宣齊至是亦不成伯耶此可見其未足據也其及邾人何也趙氏鴻臚謂邾邦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于邾也故同邾人伐之此雖無以見其必然而

於情事相近當存之以備一義○○○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鄭之役宋實主兵故齊序宋下伐鄭既徐亦同胡傳謂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齊則三十一年梁邱之遷宋亦

先蘇

未

成伯耶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勝子同盟於幽。滑杜註滑國河南舞陽縣今河南開封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舞氏故城古滑國也。幽杜註宋地當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境同盟於幽三傳及胡傳立異而其事頗不外於公羊同欲之一焉。蓋春秋以來列國爭天下若於無所統一也久矣。齊桓霸始以安內攘外為汲汲然會北杏會鄭猶未翕然從之也。迨幽之時宋衛既固而後不持勝。邾曹滑近齊者至即鄭許之近楚者亦無不至是能同不同以為同也。夫合八國之侯右提左挈以推戴一人于階悅之下而其為奢也又祇以玉帛而不以干戈。何氏休所謂同心為善善必成者此也。若劉原父以殷見曰同謂殷方明如方岳之靈故書同以他處同名例之說不可通。殆不足據。至會不書公先儒以為譖與仇盈顏何之盟不諱而於此乃譖之乎或又謂齊桓仗而客首叛盟故譖不稱公惡失道也。夫叛置於後而乃預探其惡而譖之恐亦非春秋之意○○○御纂春秋直解齊伯成也。書當公來會也。當從公羊為是。若云因叛罪譖公不諱於叛而預諱於此失其義矣。別與齊爭。鄭鄭伯在會從齊也。鄭陳者來近楚許皆至宋衛既固曹邾先服滑斬新盟近齊者皆從安內攘外不以干戈而以玉帛相對。講信修睦矣。盟書同欲也。刑入蔡伐鄭中國諸侯威倚檮焉。故兩幽皆書同盟猶未純乎主盟也。若蔡鄭陳上則桓文之盛也。而王盟矣。桓首率諸侯使同盟於己則無王矣。先陳於御賈許男於滑伯抗進退諸侯之權亦備矣。功首罪魁不誣也。案公羊作公會。

同盟例 汪克賓曰同盟之義論者不同然皆不出於公羊之說。杜預言服異蓋以公羊於幽之盟一則曰鄭成一則曰陳鄼服于新城曰從于楚者服于姦牢子庶曰鄭服也。子馬陵曰且苦服故也。子難澤曰晉為鄭服故令諸侯於重邱平邱曰齊成也。書服也。推是論之則消弭斷道之討滅於海以諸侯之歲皆所以服異于成則鄭伯敗於而鄭已屬柯陵毫北伐鄭而同盟則鄭服可也。虛打則悼公初立而諸侯新服也是則因服異而言同盟也。錢梁於二幽之盟皆曰同尊周于新城斷道難澤平邱皆曰向外起齊桓初霸直取同尊周而已。晉伯十有四盟皆為外延新城發傳者其始平邱發傳者其終斷道難澤平邱皆曰同而書同二幽新滅清跡斷道皆云同欲。馬陵云同病楚柯陵難澤平邱云同惟楚皆同欲也。以例推之于戚亦既同而又叛也。蟲牢惡其既同臣重邱惡其受賂而不討賂。何氏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錢梁云尊周外楚即所謂同心為善善必成者也。恩其反覆而書同謂其既同而復異也。杜預言服異謂其昔異而今同也。愚故謂者不同皆不出於公羊同欲之說也。

齊人執鄭詹鄭詹鄭大夫僖七年傳所稱叔詹者是也。齊人執詹。三傳之說不同而皆未可信據左氏則是為其不朝夫同盟未逾月乃追責其不朝齊不應如此苛虐。此左氏未可信也。公羊云詹鄭之微者也。書甚佚也。考春秋一書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且詹之為侯何休雖以魯僖信其訛取齊注汝丹櫟刻桷卒為後患證之然未知所據恐不免於臆說。設梁謂人者兄弟以人執與之也。顧不明與之之何因而徒即人之一字測之。彼宋人執鄭發執邦人執鄭子亦可謂以人執而與之乎。此公羊設梁說均未可信也。今就諸家之論較之。意杜氏預度詰齊見執之說差為近之。蓋鄭突復國之時適宋亂初平之日。齊兩會于鄭使宋鄭遭讐殺其修好而怠民也。乃自春徂秋鄭復有侵宋之役。故會二國以伐之。伐之而鄭猶未服也。而唐之使忽至齊鄭之柄政者也。意其必為謀。執之之所以伐其謀也。此雖不想當而棄之於經情節尚合。故較諸家宜為近之也。

齊人職子遂。職左毅作勝。益盡殺之也。公羊作滅。何氏休以為積瓦非一。徐氏旁謂相職汚而死。皆言其死之多也。夫職齊人者遂之餘民也。經不曰遂人職齊成而曰齊人職子遂先儒謂所以譏齊人而不罪遂人也。蓋齊之子遂也。絕滅其社稷以及其君。乃慮其民之思舊主而強以兵攻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心稍急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故聖人于此不言遂入職齊成而書其自職。若曰桓之不仁。至於自職。其眾云辭。乃有泥于毅梁狹敵之說以為譏。齊人之滅遂本盡成遂未盡然毅梁不云乎。無遂而存。遂夫聖人方欲存之而乃以為滅之。不盡此不待辨而其失可見者也。○○○御纂春秋直解齊人眾辭也。職盡殺之也。齊滅遂而戊之。遂亡五甲。既敗成者酒而盡殺之。此遂人罵齊人也。言書齊人職子遂不罪遂人也。殺人之君私其土而劫其眾。強不義之至也。遂之餘民忿而職滴理所得無繼文書之所以伸遂人服仇之志而著齊桓

不義以至自戰其眾也。胡安國曰：亡國餘民能戰，強齊之威，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足為強而無義之戒，而弱者亦可以存身而自立矣。

鄭詹自辟逃來，胡傳述者：匹夫之事，特書以述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陳氏傳良曰：外逃不審，逃來則書之，逃來則譏與之接也。苟不傳，雖詳言侯宋奔宣公命與之，選讓同子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辱之罪也。

冬多麋，麋說文云：麋屬鹿科，黑色肉暗，日下有兩孔，俗說謂能夜視或以麋為鹿，故其角以夏至解，二物相似而實不同。五行志云：麋之吉運也。白虎通義：諸侯射麋，侯示遠感也。冬書多麋，公羊云：記吳也。何休註：言多者以多為異也。孫氏覺謂以有為災則書，有有安是也。以異為異則書無無冰是也。麋者當有之物，唯其多，故書之。高氏閭則以為記災，謂聖人于災之中各為之辨，書多者以多為災也。書有者以有為災，不保乎多少也。麋則常近今以多為災，故書之。劉氏啟兼取二說，案京房易傳云：麋正作澤，為火不明，則國多麋。陸氏佃亦以多麋為陰盛所感，善氣之應，則當以記災之說為正也。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唐一得行二十七。宋衛樞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二月古今步算皆不入食限，近

黃氏南雷以西法求之，食在周之四月，謂是年二月有閒，故衛樞算得三十五，而此獨不得也。范氏景福云：據西法，閏當在夏之三月，子周為五月，以授時較之，入限亦當在夏三月。黃謂二月有閒，蓋偶誤然，莫數固不訛也。竊疑襄公時再失閏，當莊公之世似已失一閏，故月數不得追裏。二十七年，攝置兩閏，以應天正，後始得乎歷數。是以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閏百詩以授時推之，遂合不然。直接時不合於莊公之時，而獨合于昭公之時乎？且上推有先天後天之失，亦不過數日數時。如此年日食殺梁傳，以為夜食帶食加時，宜在卯酉法推之。在壬子酉初於終爻，又後七時，此僅求平朔爻，泛毫釐，古令之勢也。若尚後一月中，酉皆同非失閏之說，無以通之。至黃南雷推得在癸丑未初，蓋攝求定朔，實交周尚有實距時，加減分，故子平朔差十餘小時，而十支為癸丑，與杜民長曆四月朔合焉。長歷閏在上年歲次，故也。嘗古法置閏皆在歲終，故文元年閏三月，左氏以為非，據歸餘千終義言也。閏既不同，日食之月，自不能無差異，非通中西兩家以來考古制不得也。

公追戎于濟西○○○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氏以為諱之蓋諱其無備也。意與胡傳同。若公殺大之之說，別氏啟駁之甚明。案劉敬云：公羊以為大其本至而豫禦之也。非也。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殺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逼于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今以戎來，故得追之。先言我伐，後言追戎，何言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非也。既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于何所耶○○○御纂春秋直解：戎不書侵伐，不覽其來去，而追之也。書追無備也。書公追輕也。濟西曹地，書于濟西遠也。戎來不能禦去，乃追之輕身而事遠，略失本計矣。

秋有螽，秋有螽，左傳云：為災也。杜註：蟲短孤，含沙射影，本草謂之射工。服虔注中其毒者，偏身獲獲，或故為災也。公羊則以為記異，何休註：武之猶歌也。其毒害傷

人形體，不可見，聚散為鄰，所惑言有者以有為異也。殺梁載射人者也。范甯註：京房易傳，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滅。孔穎達：并義引洪範五行傳，或如蠶三足，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及陸機詩疏載一名射影之說。蓋之案漢五行志載，劉子政說以為時嚴公將娶，齊之淫女惑之，至陸氏佃則以為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承其躬，陽淑消而陰惡長，故有此惡氣之應。與范何二註所推事應，又各不同。然以武為射工，則一也。蓋麋與蠶皆陰類麋者，逐也。蠶惑惑也。時文姜為亂，子閼閔其餘毒，遣惠玉，哀姜再成寡，之禡故微光見于物類者如此。春秋謹而書之，欲人主之知所警也。或謂蟲字以古隸較之作蟻，即蟻也。食苗葉者，然春秋書螽，螽皆不言有此言，有可知其為異而生蠶矣。且古貨惑字通，蠶當為蟲。謂即蟻恐未確。又京氏易傳君不試師古註試用也。范氏作不識亦誤。

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郢遂及齊侯宋公盟。公子結魯大夫勝送也。郢杜註云：衛地今山東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是也。陳人公羊殺梁所註，皆以為陳侯。孔疏亦云：陳侯衛女公子結送女子于衛，至郢，傳女會盟，程子則以為鄭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往服之。二說不同。按公毅及孔氏，不惟于文義不順，且勝本常事，無故而入陳侯，恐無是情況。凡言勝者，皆送女至所嫁，固使之從嫡而行，經不書至郢而書于郢，子郢者勝子郢也。程說雖亦想當然，而于義為長，至郢之為禮，固未聞三傳所言皆指

諸侯而每多私福不足據娶之勝之得失非經意所重經之意蓋為下述事而書也為述事而書則所以勝之故既無他左驗闕其疑可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公殺晉以為娶女賤陳侯之婦胡傳以為微者程子則謂鄭之巨室嫁女子陳人結以其庶女勝之據孔疏謂為人勝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婦而歸今經書于鄭則程子之說信矣。○○○御纂春秋直解陳人之婦益陳侯為其世子與婦也鄭衛地程子曰鄭之巨室嫁女子陳公子結以其庶女勝之是也勝小事結私行不宜書以送事書也遂有二諸侯之違墮事之辭大夫之逆生事之解諸侯之初事墮一以是非為功罪也大夫則初事出於君命其功罪不繫于己至于遂則生事邀功雖功亦罪矣而結勝子鄭齊侯宋公在馬不遣使歸報煩命而興盟雖童在安國大非禮矣以脚而勝微者之如以鉗而抗大國之君以欺而啟疆場之禍故深罪之。

齊大災

范氏甯曰外災不志其謂災及人也杜氏預曰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楊氏士勑曰困曰災邑曰火嗟氏助曰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眚也若以大災為大眚新官災亦是新官罪乎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灾大也張氏洽曰齊人來告而惠往乎之故書。

齊人伐戎

戎殺渠作戎汪氏允寬謂當從二傳作戎為是以經書外伐我者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四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興齊師戰于郢兩書伐戎今經書人則將卒師少可知安能深入殺渠誤也張氏洽亦謂戎在徐州之城最近齊魯故極先治之於是卓氏爾康張氏傳諸家或以伐戎為桓之自固或以伐戎為桓之親惠皆予之之難惟家氏鉉翁謂是時周有子傾之船患王出居于鄭之櫟齊桓身為監却坐視而不救去年伐魯今年伐齊大率皆逐利以自私持論較為嚴正若程氏端學責其不告于王而擅興兵以征伐則過矣春秋之世諸侯專征伐者非一人亦非一事何獨于齊桓而責之乎。○○○御纂春秋直解戎徐戎也近魯與曾而為患齊伯六年諸侯略定於始伐戎。是始伐戎。

肆大眚

肆者何救也害者何厯也肆大眚何以書譏何譏為肆者常也肆大眚何以書譏通省墨固聖王矜恤之仁然呂利云五刑之疑有赦吾罰之疑有赦是疑者乃赦之不疑則亦有不赦也周官司制掌赦宥之法臺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嘉惡是三赦之外亦未嘗盡宥之而赦之也若大眚皆肆則不惟廢天討虧國法且侵有罪得以幸免良善何以安生乎况大眚之肆說該渠者以為文姜有厯故子其將革假赦以說其民若然則將之實以彰之于蓋懲之道尤無當矣春秋據書之莊之亂法易常不待敗絕而可見也一說大眚者大災也凶荒札瘥之譏肆大眚謂釋禁凶序長幼恤貧窮使之復其居非大赦之謂也然肆大災究屬強辭故從之者鮮至公羊謂為譏始是者則夫儻已斥其不通不足置辨矣。○○○御纂春秋直解肆猶赦也眚過也肆大眚不幾有似于宥過無大孚非也張洽曰取大罪極惡而例之於眚以赦之蓋用處害者莫詳肆之咎而不察其實也是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惡人得志而善人冤吳業劉敞云公羊以為義始忌省也非也經云肆大眚而傳謂之忌省其文與其理不可訓解蓋不足難也殺渠曰為嫌天子之葬也非也文姜之存猶莫之討也今死矣反侍天子而葬焉此皆不然者趙匡云殺渠曰為嫌天子不許之葬案當時天子微弱當貴長之象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黨莫為得禮且魚丘未嘗有怨聲之心矣毋肯有所恩赦自赦尊自尊辭蓋以下即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故傳云然而諸家據之如此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殺渠作渠此書春秋之始孫氏復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者譏專殺也孫氏覺曰御寇以公子之薨而見殺于國人御寇有罪矣陳之君使公子而見殺焉亦未免乎有罪也張氏洽曰不稱世子未嘗則稱公子重王命也御寇乃君之嫡嗣為一國之儲君而眾人得以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失其道矣故劉氏敵譏御寇之為人子足以殺其弟而春秋略殺者之罪也。

夏五月

莊二十二年夏無事不書夏四月而書夏五月孫氏復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春此言夏五月春蓋五月之下有脫事傳劉氏敵曰此其以五月首時何春秋故定也有所不革杜氏預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麻穀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有四時不具者卽明經文皆闕繆也何氏休曰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寵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經書夏五月諸家所見不同劉氏復劉氏敵之號則杜氏以為闕終者為義為長也或者謂周之四月乃夏之二月周官是月會男女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其權之宜擇則是月者昏姻之月也莊公居喪而納帶娶雖人女則昏姻之禮廢經不書四序殆以是歟故並存何氏註以俟參考。

及齊高儀盟于防。公羊謂不言公誰與大夫盟也。穀梁謂不言公高儀仇也。程子曰：高儀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無微為昭惡之大也。李氏康曰：公出國都而盟，唯高儀向成。蓋公不敢坐盟之此正與晉悼出長榜盟公相似。然晉悼與公取體則出而盟公可以為讓。魯公屈體而從大夫，卑莫甚矣。汪氏免寬曰：防民出公意，故高儀不去氏。

公如齊納幣納微也。納微常事，此何以書？公羊殺梁以為譏，親往范氏甯以為譏矣。呂氏本中則兼責其娶妻女三說不同，而義可互足。蓋納幣但遣卿或大夫，而公新如齊非禮也。喪婚不並行，母喪未再期而遽行聘幣，亦非禮也。况殺桓者齊襄也，今娶其女以配，是忘報也。忘報尤非禮，故直書納齊。而其義皆可于言外得之。若張氏治謂公生三十五年制于大姜，過期而始娶，意殆以莊之遷葬，因文姜心欲其娶襄公女，而襄公女尚少，故踰時以至今日，以經考之，齊襄見弑在莊八年，其女即八年前始生，至此時亦二十許矣。古天子諸侯十五而娶，女十四而嫁，明見諸書。若果大姜欲欲娶襄公女，何不于姜永卒時早為聘，而娶乎入僖公莊公子為閭公庶兄，而僖之母曰成風。傳亦稱公從孟任生公子般，成風孟任娶之先後，傳雖無明文，然公之有室娶已久矣。故納幣特以畏齊故，而欲結娶于齊，故置前配再而娶耳。非割于丈妻也。夫兩攝匹敵，于三天之中又增一失焉。其後哀姜注休，廢父襄武，皆公為之厲階。春秋所為書之詳而不穢也。

祭叔來聘。○○○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叔為王朝大夫，假聘禮私行，故不稱使。皆無確據，故不錄。索數說劉氏說更非。祭叔既是使人來聘，即其人名不能違春秋。亦宜曰：祭叔使人來聘，何其書法竟是祭叔親來聘乎？春秋不至，如是其父通也。○○○御纂春秋直解。祭本蠻內采地，有稱伯者，其爵也有稱公者，則以伯而為王三公也。祭叔益其族也。而書字則大夫也。

公如齊觀社。公如齊觀社，李氏以為非禮。據其事也，殺梁以為尸，如原真心也。社者古人祭地之道，稱禮郊特牲，篇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卽乘供粢盛，所以報本返始，非直為觀美也。東遷以後，王制漸滯，故齊于是時假社蒐，使賓客觀之。而莊公亦託此為名，以如齊。然諸侯非王事不出，而且諸侯各有其社，今舍己之所有，而觀社于他國，其義何居？以事論之，非禮也。甚至弟公之求晉于齊也，始與其大夫高儀盟矣。既又躬行納幣，而齊猶難之者，蓋自莊之生至是三十六歲，齊人殆有疑于年，故如齊以誇示之。不然，公証不知觀社為非禮，何曾鄭之諫如彼其切而卒莫之聽也。此殺梁尸女云云，為有以窺其心，謀其隱，尸者家氏鉅翁謂武其車華其服以炫惑婦人而盡其心，要其從已之請，以後丹盈剖橘，及使大夫宗婦覲之，顧觀之無非取悅齊女者。家氏說雖想當然而亦不得謂非事之所必然者，夫無故而行是謂無有為而往，是為淫異日，表善淫職之禍兆于此矣。

荆人來聘。荆來聘書人公羊云：始能聘也。穀梁云：其昌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杜氏預謂不書利子，使某來聘。楚之始通未成其禮也。此亦公羊之意。楊氏士勸孫氏復諸家則主殺梁進之之說者，荆之聘，魯書之，始書荆人。贈書楚子使櫛，又書繼使遵荆則進之之說為的。荆則聘意而旋有伐鄭之師，卽令朝宿而遂有侵焉之役，秦人歸徒來聘，而意在何曲之戰，二事正同，蓋用遠交近攻術也。故陳氏傳良以進之為憂之家氏，其說亦以毋書繼異。為著其漸，似尤得聖人意旨。一說人之使者，微之也。謂是年為楚郡元年，顧時甫十歲。其弑君兄公子元主之楚之大臣，以君少多難齊方刺竊而棄，親于齊，故聘參以規中夏之強弱，為固圉之謀耳。非其君意故不言偽，而從微者之側微之。案楚方彌固圉之說，未必然，以為非其君意，則足以補先儒之所未及，當存之。○○○御纂春秋直解。荆入蔡伐鄭，寢為中國患矣。今而聘魯，豈有德以懷之且自利至焉，幾二千里，而假聘以交宗國，意蓋有在矣。春秋書此以護其始通，繼書楚子則者，其漸也。其謂書聘以進之者，未矣。案前書荆入蔡，此若書荆來聘，則似譽國俱來聘，故必書人。賤之也。

蕭叔朝公。蕭杜註云：宋在沛國，蕭縣今屬河南徐州府。正義謂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為附庸，不言來朝而言朝。公春時，公方在殺，蕭叔就殺朝公。故公羊云：公在外也。胡傳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親用幣，本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義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子外，是長子于野也。禮非其所，君子不受。反之正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擾亂之意也。叔左氏穀梁皆以為名。劉氏故非之，謂制蕭同是附庸，與魯盟得襲稱字。蕭來朝公猶不免名，是盟者

榮加等之貪財者無勢來之豪富劉已亂何以教人此據附庸例稱字為訖然以字之為榮來之亦末也蓋公不應於外而受蕭叔之輯蕭叔亦不應于外而朝公春秋書蕭叔朝公見蕭之來魯之之是皆為淮禮初非嘉其能朝而勞來之也

再桓公檻檻柱也丹謂以丹飾柱也桓公檻桓公之廟檻也再桓公檻何以書譏非禮也其非禮也奈何穀梁曰天子諸侯廟堂今再之以是為淮禮也業廟堂之義諸家解各不同以黝為黑柱墨為白璧者徐氏邈也以黝墨皆指黑色而言者范氏富楊氏士勑也以為天子廟諸侯廟春劉氏故也考傳文至訓白涂爾雅檻謂之塗郭璞註以白土飾牆也山海經白毫山有黃臺註云雜色臺也又周禮注素車以白土臺藻車以蒼土臺釋名云臺者亞之也亞之謂次之也先泥之次以灰飾之也是要字貫下二句猶云天子諸侯以黝為美大夫以蒼惡士以駐毫爾臺者涂飾之謂非色之謂也徐氏諸家之訓俱以分明

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鄭地杜注在榮陽縣卷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扈亭是也吳氏濱曰遇殺以譖而齊猶難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後許也大求昏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昏者可許則許不可則卻吾欲求齊昏不以媒妁往視其可不可公乃自與齊高侯盟以求之未得齊諾而躬還親納幣是與莊委禽者同也躬納幣而猶未誥則又遇于殺以譖遇殺之後宜若可矣又必盟于扈而後可為何其難之甚也二國婚姻不以禮義如此哀善之不然也宜哉江氏克寬曰諸傳皆謂莊公受制于亟俾娶微女今考莊公以文喜葬後求昏于齊汲汲奔走不憚煩勞而且誠飾禮言以誇示其配使莊公果以文善遺命而娶齊女亦縱欲而不能自克爾非迫于義而不敢違也

刺桓公桶左傳公羊謂淮禮殺梁謂非正也杜氏預曰刺鐸也桶樣也將迎夫人故為盛飾張氏洽曰子整斬之外又加刻鐸之工趙氏恒曰天子之桶斬之磬之加密石馬諸侯斷之磬之而今刻之非也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啖氏助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如魯往他國親迎皆常事不書他國亦如之凡書者皆譏也陳氏傳良曰郭逆女不書惟莊公特書之則以聖齊女也孫氏覺曰莊公親迎于齊當與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告至于廟春秋志其告廟之賓且罪其先夫人而至也穀梁曰先至非正此說是也張氏洽曰王襄讀梁我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獨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胡傳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偕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夫夫婦之正義閭孫御之亂先矣孫氏復曰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失婦不稱何以為國張氏洽曰妻者齊也書八月丁丑入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毛氏春秋傳公親送當與姜氏同日入今異日者公羊以為有孟任在宮姜不肯入心與公要約許孟任而後徐徐以至焉故丁丑日入不即廟而至明日戊寅乃始謁宗廟而行宗親之禮

大夫宗婦親用笄左傳公使宗婦親用笄御孫曰男賛大者玉帛小者金匱以章物也女贊不過榛栗粢穧以吉慶也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杜注宗婦同姓大夫婦莊公欲食客夫也故使大夫宗婦同贊但見胡氏甯謂大夫宗婦親識同見也故不書及用幣譏同贊也故特書用諸家說大概相似惟穧粢以禮大夫不見夫人公羊及胡傳又以宗婦者大夫之妻某異姓言之然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則大夫始至而大夫見之固禮之所有矣孔疏裏二年葬齊姜傳稱齊侯使諸姜婦來送葬夫諸姜是同姓之女則宗婦是同姓之婦當如杜氏之說不兼異姓言也顧此皆非經意之所在也經意所在在著莊公之崩色而醜亂耳蓋喪妻之亂魯與文姜之亂魯同文姜之繼忘由桓公之匿氏啟之莊公不此之警而求昏于齊所以楣悅夫姜氏眷復無所不至焉故春秋于其納幣親送大夫宗婦親恐備書之辭煩而不殺一如其書丈妻其為後世垂戒也大矣

冬戎侵曹曹羸出奔陳赤歸于曹此條左氏無傳公羊以羸為曹之賢大夫謂羸諫勿親敵三諫不聽而去之於是曹失國而別有失地之志郭國名亦替無所于歸而歸于曹曹實無亦名之曰赤郭公益遷下郭公字為文也殺梁子曹羸亦無傳而亦為郭公則同公羊然曹自莊公後至惠哀公八年而後宋滅之是時曹固未嘗失國也且于曹下墮以郭公二字亦無此書法公殺之說殊屬無稽故杜氏預謂羸本曹世子敗奔于陳而公子亦為成所殺是為僖公孔氏正義引賈逵說以為羸者曹君亦為成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羸而立赤於是趙匡以下或以奔不書爵為責羸之不能嗣先君或以名羸為責羸之不子或以赤不氏國為著其不正

以桓十一年經書鄭忽出奔衛入於鄭之文例之書法與此正同諸家說較公數為可信矣但史記年表僖公名更不名亦杜以赤為僖公未詳所據豈亦得國之後因而自改其名歟

郭公 公羊穀梁經文皆以郭公二字連赤歸于曹司下謂曹為出奔別有失地之君郭國名亦者而歸于曹是以郭公二字為赤字註脚也然春秋全經無此書法據杜氏預誠其說為不了而蘇氏據駁之尤為明白其言曰使果郭公失國而歸魯將書曰郭公亦出奔魯今失書亦歸于曹而後繼之以郭公非辭也案說文亾字从入从亾與公字相似故以為駁是郭亡之誤蓋聲宣子書載齊桓公之郭問郭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々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亾曰善々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齊桓管仲與莊公時年事相當而書郭亾之文又與書梁亾者書法一例故孫晉諸家皆謂公字為亾字之誤而或又以春秋時無郭國管子書恐後人所改竄不足據要之駁誤之事聖人闇之後世正不必強為臆說也

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氏傳良曰諸侯初交聘也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黃氏仲炎曰陳女叔來聘雖其君使之實出其臣之私意也大夫交政于中國其見于此李氏廉曰女叔稱字殺復從于張氏皆以為命大夫獨公羊以為敬考而書字疑非春秋之意毛氏春秋傳陳侯者陳宣公也女叔陳大夫女氏而叔字春卿可字可名聘義兄弟此以前十九年我媵婦于陳而陳反來伐未免不安故特聘脩好然後我請季友往答之此實為三十二年季友奔陳所本若謂季友與陳好故來聘則陳來伐時何不好乎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周制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蓋社陰神也日食陰勝陽也天子專故責神廟已之所居也諸侯卑故自責此責賤之等也今伐鼓于社已為非禮又不用幣而用牲故書以譏之左傳乃謂唯正月之朔辰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唯之云者以非此月則不得用此禮也然周之六月為夏四月即所謂正陽之月也故昭十六年亦六月朔日食視史請祈用幣其餘則否大丈以在此月等之夫經言六月而史言在此月明周之六月正夏之正陽月也杜氏知傳牴牾謂以長麻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孔頗違以下皆從之蓋非失閏則左氏說不可通矣至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則似伐鼓宜在社者公羊謂鼓于社求陰之道也以朱絲繫社或曰脅之則不惟政必在社且似不以用牲為非禮說皆與定制相違諸儒故不之據要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恐脩應省其實也伐鼓用幣其文也遇有災變禮文固不可廢然必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子充附之本貌爾無聞即不僭踰其所為應天者已淺況又鼓于所不當鼓而用其所不當用也平書之見本末之皆失也

伯姬歸于杞 杜氏預曰伯姬莊公女也既克東南或以為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二十七年書叔姬薨皆桓公之女則伯姬蓋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求歸明年踰七十而猶至魯似未可必其為桓女也毛氏春秋傳不書通晉葬歸以見逆也微故不書則周制諸侯必親迎主無遣御送女之禮知其尊與卑當在何等雖左傳有諸侯送女大國送上卿小國送大夫之例或者逆女所遣亦當如是然亦謬見耳未可執以定當時也而胡氏又違之非誤乎

秋 大水鼓用牲于杜子門 段氏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門杜註以為國門孔疏謂城門也鼓與牲二事皆失故識之劉氏戴曰傳云凡大災有祭無牲凡日月之眚不鼓幣請之也鼓攻之也牲享之也鼓用牲于杜子門沐禮也孫氏覺曰日食必鼓者為陰侵陽其為驗也甚遠而為災未見大水則災及于物其驗已著其災未見則聖人為伐鼓之法以救陽且以警乎人君也驗已著則無取乎鼓也高氏門不謂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祭祈禳之禮然必以偏身脩行為之本況于杜子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而伐鼓用牲何哉觀此諸說可見春秋書之者非特謬其沐禮並忘其不脩政事以消患弭災而徒為是區區淫巫瞽史之見也

公子友如陳 何氏休曰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韻草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李氏廉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李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宋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授達陳庭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益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春秋託始恭此豈無意乎

曹殺其大夫 曹殺其大夫左氏亦無傳蓋必舊史有闕故從而略之也為公殺之說者乃謂曹伯為夷所殺大夫不使即死義故嗣君即位備眾誅之舊書曰曹殺其君若其非
專殺也案經於社二十三年書曹伯射姑卒至次年而或始侵魯則曹伯之不見殺于或可知其所謂嗣君者誰也以為赤那則赤曾黨安肯以不死成難之人為雖芝
理故陳氏傳良凡殺大夫恆名之此不名君者也莊公卒有戎難轔出令陳赤於是纂曹舊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此與高氏閭除君之黨恐真為內應之言合
家氏既翁亦謂曹赤挾戎援以殺兄之國又挾戎以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魯史不得其名是以聞之以鄭哭入鄭殺原繁博歎之事以之大抵弑
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於赤者而是年與之伐戎說者謂禹書而伐為曹而伐則戎亦必有隙於曹曹故殺其人夫以說之尚于情事為近殺渠又以不名為無命大夫夫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天子禮有明微周禮既東雖不能如古制亦安見曹之為國必無命大夫乎凡此之類皆臆說不足
辨也

公會宋齊徐徐杜注在下邳淮縣東南括地志徐縣西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屬陽府泗州八十里有徐城相傳爲徐偃王所築杜氏預曰宋主兵故序齊上江庶克實曰宋先子齊而公書會則宋主兵明矣蓋祖公霸業未窮亦若伐鄭之先宋也毛氏春秋傳徐即戎也春公伐戎而不服故此會兩國大夫伐之賈公淮夷徐戎並興書序稱徐夷並興以夷即是淮戎即是徐也前凡會戎盟戎復是以戎故徐胡氏謂戎與徐必合兵表裡非是公會杞伯姬子洮洮杜註魯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亦作桃城水經注云桃城亦曰洮城因洮盛而得名也孫氏覺曰杞伯姬前年歸杞會公子洮三條皆無注轍之迹春秋書之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文同而無異者蓋婦人無專行之道傳母不至不下臺齊侯無事而會公于洮其祀禮之迹無異也陳氏傳良曰內女為夫人七見子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目伯姬始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為皆未知前聞也

周安內攘外諸侯同欲而從之視他盟為愈矣故復書同盟以許之

衣裳兵車會及九合說。李廉曰衣裳兵車之論止見劉蕡傳。范氏曰自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野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鄗三年會陽谷五年首歲七年甯邑九年焚鄆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杜邱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四也。其兵車四會殺舉皆據傳固无疑。獨衣裳十有一而論語則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於是去諸侯之異說矣。范氏以為貴與得本非管仲之意故去貴與陽說為九部集或以為古文非諸侯故曰自柯之明年焚邱以前去貴與陽說固已九合矣。于是或分焚邱會盟為二或又不分而增入公子結之盟或又解與字作數字以為古有而數陽說以是并合之數二三之說皆無據。但衣裳兵車本只殺舉一家之說陸氏深所不取而論語九合朱子亦用辰喜之言訓九為糾則諸家紛紛可不必辨矣。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左傳云季友之舊也。禮大夫既卒不名故稱原仲。季友越國會葬公羊以為通私行殺舉以為諱出奔蓋以是時屢次叔牙皆通于夫人以脅公季失治之不能坐視又不可故避之于陳然以異時脫叔宋立叔孫民爭寵之則友非不得歸國執政毒避難私行非其實也安定胡氏謂友之越境而不去公子以王朝大夫亦曾外聘故諸國大夫無譏如其吉將列國執君亦可援幽屬以遷免乎宜毛氏以免疫姬雅諺之也。惟劉氏謬謂原仲與莊公交而季友從公命往會葬張氏洽洽江東克寃堵家更會迎劉氏及左氏舊父之說以友之會葬為請命而行○○○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謂其得當日情事益大與大夫忠于禮為近而非奉君命而出境則不當于策即書亦不古如也。

杞伯姬來杞伯姬宋左傳云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據此則伯姬之歸禮得歸也。趙武公胡氏安國詒客皆以為歸而合禮則常事當不不書其曰杞伯姬來明伯姬之不當來也蓋以伯姬春方與公會洮而冬又歸魯往來大數非歲一歸甯之義故以為不當來也。高氏闇則以此為伯姬之不安于杞並責杞侯為不能制其妻毛氏春秋傳猶謂楚二月致女伯姬自此二十五年六月歸杞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尚不可以歸省春春秋伯姬來洮是唐地而猶不入致公往會之附

必拘于禮而不敢來。至是始來乃猶以為非禮則歸實之禮絕矣。當禮不書此陋例不可為訓。葉古禮父母在女不得歸。春毛氏之服諸家不為無見。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舊女之嫁他國諸侯者不少矣。而惟此年書杞伯姬娶。僖五年書伯姬來朝。其子二十八年秋復書杞伯姬來。宜他女皆不歸。春官諸侯者獨一。伯姬子。況僖二十八年。莊公成風俱卒。又歸省者誰乎？是伯姬之來必有出于常禮之外者。故春秋不諱言之重而避之復也。諸家舊說恐未可厚非。

莒慶父逆叔姬。莒慶莒大夫公羊謂大夫越境送女非禮也。胡傳諸侯嫁女子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孫氏嘗曰：莒子為君不能制其臣而使之外交諸侯則不君矣。吾。莒慶莊公。莒子皆有罪也。汪氏克寬曰：宣公以夏得國。倚齊為援。而齊人止公為高國。求昏魯人以為大辱。莒慶極國之大夫而莊公以文妻之。又自為之主。其不君亦甚。毛氏春秋傳禮。惟天子不親迎。自諸侯大夫以至士庶。無不親迎者。大夫不越境送女。非也。若周禮天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大夫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其不書大夫者。此是略文。其例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公為主正同。而毅梁胡氏又以無大夫主承之。則王姬歸于齊。莊公未嘗為主而得以書之。然之史策乎？是以非常禮故書一例。必求一非禮之事以證之。春秋直諱史矣。至不稱逆也。但稱叔姬者。杜氏云：卿為君送嫁。女字亦是體也。杞伯來朝。范氏甯曰：杞稱伯蓋時王所黜。孔氏穎達曰：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公會杞侯于盟。子曲池自爾以喪不見。經傳從此。稱伯姬于春秋。故云為時王所黜於時周王當桓叔。僖惠不知向王黜之。程氏端學曰：杞伯不朝王而朝魯。已失禮矣。况為伯姬之來而來朝大夫。既不能聞有家而復以身獨為宜。其失禮之中又大失禮也。李氏廉曰：杞叔姓公爵夏禹之裔。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見春秋自桓以來。本稱侯爵。後為時王所黜。故莊二十九年宋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宋問。後改稱子。此左氏杜氏之言也。舊嘗考之。周封三恪。宋以微子之賢。下膺王室。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侯。紀之為侯本無所據。但胡氏略而不書。注公羊者。拘于王晉之後。稱公莊。左氏吉凶于桓公編。記侯之誣為是。繪紛耳。

公會齊侯于城濮。杜氏預曰：賜齊侯命為侯。伯禽于城濮將討衛也。張氏洽曰：城濮衛地。齊欲討衛。而會魯子。此言其交而後加兵于人。所以見其謀之害也。汪氏克寬曰：

齊人伐衛。衛人敗績。伐衛之役。三傳皆敗桓公。公羊以為去年同盟衛懿以未終喪之故。不能與會。則衛未有罪也。毅梁以為齊方愛伯方之命。不宜標有征伐左氏。雖有王命之說。然取勝之罪不可掩矣。獨胡傳以為子齊罷衛與三傳錄案。李氏廉曰：春秋書伐而戰者。三晉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吳伐齊而戰。皆伐衛也。而戰者。三死戰之燕人。城濮相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毅梁可知矣。父陵之疏。日在伐下。紀之戰日在戰上。而此以日加于伐上。則齊師方至而衛即戰。亦可知矣。胡氏所以為考據之精也。然去年同盟于幽衛懿不主桓公。母亦本有怨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毅梁十九年。衛立子頤之際。公方圖伯事。固當聲致討以明尊王之義。乃邈然不顧。今討之又以取勝。而還故春秋書辱人而不書侯。雖是。却誤以城濮之威。不得序。高子來盟。不稱使。同一書法。則三傳墨昏之說似當革之。于義始備。○○御纂春秋直解案。左氏衛當伐周。立子頤。至是王使召伯參聘。而庚且請伐衛。則是奉命伐衛也。乃書齊人伐衛。卷桓以衛不與幽盟。假名政誅。受罰而還。是不能以王命討衛也。故擊伐于齊。罪齊也。據左氏。伐衛者。齊侵人之者。敗之也。甲寅。伐。衛之日也。齊以是日至衛。則以是日戰逆王命。而抑方伯以志乎此戰也。故書衛及眾衛也。不地略之也。以伐日戰方至其境耳。故志日而不忘地也。董北兵後。先儒說。乘黑攻衛。

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程子曰：齊桓伯王魯。勿讓宋王者之後。此教鄭割楚之路。蓋天下大勢所知。未予曰：齊桓吾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過之。則周室為其所併矣。黃氏正憲曰：莊公十六年。楚文王灭鄭。是時齊桓伯剛初就人。公未孚。未敢輕。故至是幽盟。再同伯宗已定。而楚復伐鄭。於是約。與宋二大國。救之。不惟得救矣。恤孤之義。而崇榮。王室。寧。藉北舉。故毅梁云善救鄭也。

榮。鄭公。年。毅梁作微。杜註。臺下邑。公殺皆作微。京相璠曰：春秋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西。有微鄉城。左氏謂朱都也。邵曰：城邑曰榮。邑曰榮都。傳謂邑也。大曰城。小曰榮。齊氏譽曰：公羊謂之造。西陸氏從而書之。言邑者。城舊城也。言邑者。新邑也。生嘗。固。黑。舊。新。為之者。心皆曰。榮。然則。至。者。曰。城。都。而。為。邑。

也不曰斬無售也不曰城無所因也春秋之法新作皆書所以重民力謹天時也先書集鄙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之耻作不重民力可知矣。

大無麥禾。公羊初先言集微而後書無麥禾說以凶年造邑也穀梁云大者有謹之辭也啖氏助俱非之謂集微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乃書微先後記事耶何闕諱乎人者其甚也稱有諱如何為義也宰孔疏參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計食不充足而後總書之胡傳亦謂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常是絲帶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計會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食糧之竭也據此則書大無麥禾非夫時之變也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率一說麥禾猶麥苗麥苗亦即麥之本非二物也參種子秋故無麥苗于秋書之參茂于冬故無麥禾于冬書之義亦近是但方無麥禾之和則年歲未至歲深辰何違告羅十辟至或以為實秋水傷稼諱之不吉夫蠻書參種子大水亦屢書不一書不應于此年而獨諱之以事以觀其失自可見矣。

歲深辰告羅于齊。羅者質教之名歲深辰告羅于齊。齊左傳以為禮公羊以不稱使為歲深辰之私行殺渠以不古如為內諱左之意蓋以殺有儀禮即出言羅古之制也。故于國語詳載入齊始本以補內傳之所本備公羊殺渠則以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蓄雖遇凶年民不知病今一歲不登遂告羅于鄰見國之素無儲蓄故舉歲深辰若其私行以為國諱也後儒盧氏全張氏洽賈氏寶諸家多主公羊以經觀之意之失在于告羅而在子不卽其民故冬書祭辭而織之曰大無麥禾明麥禾之無田土功不急度支不充故麥禾之任食倉者皆竭也麥禾皆竭雖欲不告羅而不能也大以麥禾皆竭而告羅謂宜警其已往警其將來也乃于春而又新延厥以重困民力而奪民時豈卽民者所宜出乎合前後文觀之聖人書言羅之旨可得之言外矣。

新延厥延厥者何殺渠云法厥也范註禮天子十二閏馬六種每歲一閏法厥者六閏之舊制也新延厥何以書識也何識乎龐左氏云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惠氏謂傳言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駒駒牡馬在坰之野是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廄詩所謂來馬在廄擢之林之是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仲居牧夏居廄秋仲居廄故牧師孟春焚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陳而生新革周師則子仲春始牧之時除長繫廄者馬適馬出而後除之既除而脩除而繫繫之者新新之也據此則延厥之期當在夏之仲春周春三月皆非其時故書以識之也啖氏助謂馬雖出入有時厥何妨脩于農隙不知馬有四時之居故擊厥不于農隙而于馬出之時周之春馬猶在廄可以焚牧而未可以除暮也况禮凶年馬不食殺駝道不除去冬方大無麥禾而今春重新延厥既有犯馬民有饑色矣春秋據事直書見莊之屬民而興不急之務也。

秋有蠶秋有蠶左傳以為災公羊以為紀異漢劉向云蠶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集惡公取齊淫女故避至天戒以為將生其蟲聞於四方也何休公羊傳范甯殺渠註皆本此說向子歆謂蠶者負蠶也負蠶性不食糧食穀為災今蟲之孽蟲顧爾雅云負蠶今之蠶盤蠶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旱稻使不善田家早以早作掇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此以蠶為中國本有之物與子政說異考爾雅釋蟲要蠶屬郭註負蠶盤也本草蠶蠶注云葦蘋而其漢中人食之一名蠶盤一名負蠶是虛妄即負蠶也許氏說文蟹列蟲部但言蠶盤不言蠶盤則虫部乃云其蟲負蠶也則列然二物是爾雅所謂蠶蠶者蓋本草之蠶蠶此所云夏蟲者殆非本草之負蠶也至劉氏助謂蠶之為物狀若牛而白首一目丸尾行水則渴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則又以為獸名說本山海經張氏洽王氏續皆以負蠶當有當如書參種子不當書參種從山海經為是是劉氏云云義亦可並存也。

紀叔姬來叔姬伯姬之姊也春秋內女嫁于大夫卒不書為崩亦如之此獨卒叔姬者杜氏預謂國難滅叔姬能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此定論也吳氏激謂莊公以為姑而為之服大功之服義雖非經意所重尚可旁通若胡傳以為卒叔姬者見紀侯之異於太王則失聖人之旨矣○○○御纂春秋直解矣詳不卒特卒叔姬崇獎節義為後世勸也惡雖微而必懲善無隱而不錄王道也紀亡矣而叔姬之卒葬皆繫之紀見叔姬之全乎為紀婦也紀季以鄙入侍矣曰葬紀叔姬見紀季之不失為紀臣也長苦節之貞婦潤亡國之孤臣春秋之勤焉周矣魯之會葬難變而得禮也觀此則胡傳之大可知矣。

城諸及防劉氏激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于非時者爾其間並興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皆貳也前年大集鄙大饑而告權此年春新延厥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為亟而識之乎汪氏克寬曰左氏以為書時殺渠以為可城特拘于常例農隙之時而不知莊公之城非其時也。

師次于城成見桓六年杜註云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有故城杜即古成城也師次于城左氏經無師字文脫也成之火杜謂齊時郭故設備趙氏則以為欲會齊圍郭至成待命兩說不同案郭為紀附庸觀魯之加恩於紀叔姬懿然勤如復其至必無令兵圍郭之理自當以杜意為長著次者注氏免竇謂莊公畏齊強盛不敢援郭則次成猶次滑之例也夫郭紀之遺邑也公念伯姬之親叔姬之賢欲存紀後耶則當請之于齊請而不善豈果以決戰焉可也乃欲救郭而兵出畏齊而不取前卒使齊人得以逞志于郭也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哉書次子成志法也亦紀安弱也

齊人降郭郭紀附庸國杜註云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郭城今東平州東六十里之郭城其即其地也降者齊服之辭蓋自紀侯去國歷今二十餘年而郭之人民猶不附齊齊侯故以兵威脅而服之不言滅者蘇氏報謂郭降齊齊人以為附庸故不言滅也不言取者紀已入齊郭無所附故不言取也萬氏李恭曰以齊桓之賢當有存亡繼絕之功矣今得郭之地不足以為廣卽之眾不足以為強乃必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民無復子遺聖人所為人齊以深致其謀也案郭之降與成之降同禮于齊書鄭降于齊師于郭書齊人降郭辭所以不同何也齊與魯國鄰鄭不降魯而降于齊自降也今郭之于齊非欲降也齊強降之力不能克不得已不降耳故不曰郭降而曰降郭黃齊之凌弱暴寡下負卽小之義而上冒無王之罪也叔姬繫紀而郭不繫紀或以為郭不能若姬之守義故不以紀繫之此說非是附庸雖附于諸侯然本國也自應以國書之取郭取郭其例也至昭十九年齊高子伐苦莒子奔紀報又以郭係紀者意郭乘齊敗而屬莒不以紀係之則疑于莒有郭也屬之體宜然也

公及齊侯遇于魚濟魯滿杜註濟水歷魯東在齊界為齊濟在魚東為魯濟許氏翰曰齊桓伐鄭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是以知桓公之霸不自恃也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張氏治曰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所謂定其爻而後求者歟

齊人伐山戎山戎杜註云北狄也國語桓公伐山戎荆令支折孤竹韋昭注二國山戎所居今支令直隸盧龍縣有故令支城孤竹屬今深州故杜指之曰北狄也山戎之俗以為答齊救燕以通貢道者殺渠也以為譏勤達略者公平也以為貶而稱人為好武而不脩文之戒者胡傳也蓋皆以為桓公親行而其實非也僖十年北伐戎事與此同又稱齊侯貶耶善耶公穀與胡氏皆與傳文抑又何耶○○欽定春秋傳說彙解謂以外傳者之齊桓親伐山戎在伐楚之後蓋十二年之役桓乃親行故書齊侯是年不過這將薄伐故備將單師少之例而稱人也至于會魯濟獻戎捷齊東部封歲一相見桓重偏不足為伐戎之證也經未嘗書戎伐燕亦未嘗書齊救燕則以書人為善救燕者本非也○○御纂春秋直解山戎在北故杜預曰北戎山戎也伐之以其病燕也然不書救則其為燕興否未可知也上書遇魯濟下書獻戎捷志在伐戎而在救愚旁師勤達其譏以病桓乎

春葬臺子郎夏葬臺子許秋葬臺子秦薛杜註魯地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秦杜註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今在山東東昌府范縣南三里董氏仲舒曰鐵礦溢不墮下也杜氏預曰春葬臺子者非土功之時徐氏荅曰即墓近冢墓十六年傳云未成為郎臺既成為臺之者即其近冢之明證也俞氏某曰鄭氏曰作有二秦有二薛國在徐州秦國在蘭城莊三十一年葬臺子薛子秦皆魯地也○○御纂春秋直解志呂氏也春非時也臺未事也郎非地也天災時變無若莊之多國匱民貧無石莊之甚乃縱情任已崇飾過觀一歲而三葬臺君志荒矣國政廢矣民力竭矣吾不以幸解齊侯來獻戎捷戰勝而有獲曰捷齊侯來獻戎捷齊以伐戎之所獲不盡于魯也戎捷之數公羊以為底我夫齊創制窮以來戰勝多矣未嘗示威于魯今一戎之捷晏定以威德而沒沒乎獻之也然則來獻之意為何呢隱戴氏曰魯濟之謀莊公與馬捷而歸功于魯故來獻也不稱使戴梁曰內齊侯也劉敬毅之謂既曰齊又曰來獻齊非吾國也來非不外也雖匿其使各猶是齊來獻捷也安見其為內之乎穀梁又曰戎捷也案穀豆齋齊侯所獻之有無不可知而以伐國所俘僅以其豆獻諸侯則非人情不可信謂經所書之戎捷為獻捷捷其迂曲不更可笑乎又黃氏震謂捷猶而過我李氏康謂追經魯而躬取其說俱非是蓋舊在魯北燕與戎又在齊北伐戎而遇魯此亦事之所必無者何不考之甚也獻戎捷何以書敵亂獻亦諸侯所以事天子之禮也齊與魯交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公羊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何氏休以為陽不施而陰道獨行為慶父叔牙專政之應呂氏大士以為莊公並無土木屢見災異故詳志之張氏治以為莊公與閏雨之志數說不同而皆不外公羊記異之旨案孫氏覺云春秋書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間皆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一時

不雨則書不以爲災也異之大者不可不記也或疑周之冬酉戌亥月也此三月不雨不害禾稼春秋曷為書之程氏墻學曰見聖人燮理陰陽無所不至不但害禾稼者乃書也斯言得之矣

城小殺 小殺之城公羊無傳故襄及胡氏張氏皆以為魯邑故書法比于内城惟左傳爲管仲也杜氏因以爲齊地而魯唯管仲城之纂例亦從其說以楚邱下陽等不保保國之例之杜說亦有可通但考之全經僖七年夫人會殺二十六年公以楚伐齊取穀真公子翬于穀二十八年使申叔敖殺襄九年士匄侵齊至殺後又有齊師遺穀之文經傳皆止書穀未有書小殺者左氏云云殆固昭十一年申無宇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遂殺此小殺之城爲即其事耳而不思穀與小殺明原兩地何可混而之一也案春秋發穀謂曲阜西北有小殺城莊三十二年所書指此泰山孫氏說亦同之夫孫爲魯人終身治春秋者而亦以小殺爲在曲阜則齊地之說之誤明甚吳城小殺何以當去年三塗當冬不雨今又城小殺蓋其忽天災而輕用民力故書以垂我也是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左傳齊侯爲楚伐宋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齊侯故遇于梁邱張氏洽謂齊侯不以霸自居以梁邱近宋而先之趙氏鵬飛以爲春秋之世諸侯強大者齊晉宋也吾怙其強終齊威之霸未富一同其盟會宋于晉亞也故威公賴宋爲多北晉之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歸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鄭以堅其心又爲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爲主所以爲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幽之再盟于是五年矣齊侯懼諸侯之難故遇宋公子渠卿渠宋地去齊八百餘里齊侯不遠八百里而遇者益求宋以卜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諸侯也案此說詳荀氏日抄中甚得當日情事惟梁邱杜預云在高平昌邑殺梁以爲在曹邾之間而趙以爲宋邑三說不同今曹州府武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梁邱城而齊有大夫梁邱據蓋以邑爲氏者意當從杜注爲是

公子牙卒 李氏廉曰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謹售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娶之杜氏得之蓋慶父死於餘邱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能主兵且慶父以孟為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李友丈妻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為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謚也其後子孫以爲家氏而時人欲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此三家之始故詳具於此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如齊杜氏預謂慶父殺子報懼而通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吉之禮以行劉氏敵非之謂傳云成季公陳立閔公則立閔公者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馬如齊者真告立君又何貳矣若慶父自見無君假赴告而行春秋當徵著其是不當而賦子之意書如舊矣胡氏安圖又以書如齊爲見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毛氏大可非之謂春秋時出兵田賦徵而後用何嘗有南北軍使外戚諸王掌之者况殺叔牙使滅季一人弑之殺慶父止矣斯一人促之共仲出入未嘗弄兵率友謀亦未嘗袒一士也案儒者解經當據是實杜胡二訓誠有未安劉與毛駁之是也但經書如齊慶父實罪齊極蓋桓以方伯自任則討賊乃其要務况與魯鄰且親詎不知慶父之爲弑逆也春秋容其來僥倖之復歸以遺魯之後禍此而謂桓無取魯之私心誰與信之張氏洽謂書慶父如齊者著莊公之不君養成其惡並以著齊桓夫方伯達師之職也得其旨矣

閔公

閔公 頤世家閔公名閔莊公之子惠三十六年即位諱法在國逢難曰閔世本作微子避漢景帝諱故爲閔也在位二年齊人教邢 左傳狄伐邢魯敬仲言于桓公謂戎狄不可敵諸夏不可棄燕安不可懷請救邢以從隸書桓公從之而孫氏復謂桓未能帥諸侯以註故猶稱人王氏祥謂邢伐踰鄆齊方往救罪緩也二者之論皆于經旨未協胡傳春秋書殺未有不善者也惟救而不連弑者則書至以罪其慢叔孫豹次于羅榆是也恐而不能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公救成至遇是也今經書齊人教邢不書次亦不書至則聖人固不以慢與怯之罪罪之矣狄之伐邢在去年冬桓則於今年春正月救之何得爲緩其不帥諸侯者當時量敵強弱只須遣人救之即足了事則稱人者將卑師少之常例耳又何疑焉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之盟殺梁止。曰盟納季友而左氏以為請復季友。考是時慶父當國。閔公方幼。慶父則有所不欲。請問公又有所不能諒。然則孰為此國計者。故陳氏傳良。請是國人為之。吳氏登謂魯世臣必有不當權而忠于謀國能如衛之石碏深謀秘詐。告于伯主春。故桓公以方伯之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若使復季友。陳以請于齊桓。三說不同於情事。皆合而卓之論。經有明徵。較陳氏吳氏之相當。然春秋尤切實。有可據也。落姑社註云。落姑今秦安府之平陰是也。○○○御寒春秋直解。何以盟定公位。且復季友也。齊桓公為伯。不討慶父之罪。有伏罰矣。然能順魯人之心。而復季友。故先為此盟。使公安乎。季友季友安乎。公而慶父亦不敢害。季友季友則非國人。世臣與季友不能主是盟。而國人不能請于齊。世臣不敢復慶父。仍必季友之為之。但其時閔公亦親出耳。

季子來歸。季子者。公子友也。季子朱歸。自三傳及諸家無不以為賢。季子者。謂慶父之罪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以有季子在也。不稱公子。則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親親之故也。國內之人。不言來。今言來。明季子本欲遠去。同他國之人。茲幸其復來也。惟惠。平。農。春秋。說。以來歸。為婦人之誨。謂季友以死奉報之對義。形于色。儼然丈夫也。及慶父弑子。船乃不討。賦不死難。而出奔陳。大夫之所為顧如是矣。春秋故以婦人自逸。識其食言而樂賦也。或曰。慶父掌兵權。季友反。而能誅之。不知古者兵散于野。將歸于朝。有事則行。無事則罷。本無權也。魯慶父。淮莊二年。一帥師伐于餘邱。非後世久興兵柄者比。季友不難于誅叔和。而獨難于誅慶父。半成風私事。季友以其子。信公屬之。故季友欲立僖公。其不去慶父也。謂去之不若留之。使自咎。迨再弑閔公。然後縊而殺之。以說于國。季友之心可見矣。此論甚。仲然以語類成風。聞季子之繇而事。必自是大惡。春秋反覆之而書季子。或以聖人因魯史舊文。其實一季子來歸而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云而觀之。則季子之孫。季子亦疑之矣。

齊仲孫來。仲孫左傳以為齊大夫仲孫湫。羊穀梁以為公子慶父謂疏之。故言齊仲孫。此說非也。據以王父為氏。慶父公子也。未應稱孫。且經明保之齊。而以魯公子當之。不近人情。之尤。春。故諸家皆從左氏。然袒左者謂湫來。省難。故書仲孫以嘉之。其說亦未是。蓋仲孫之來。非省難也。來寃。而猶齊桓誠欲正魯。則雖有弑過。為不修方伯連帥之職。聲其罪以討之。况慶父。冬去年如齊。齊子是時。執之一武士之力。有餘。乃既縱其歸歸。而又使智計之臣。來覩國之虛實。仲孫之志。乎。取魯可見矣。其不果取者。因仲孫猶秉周禮。未可動之。言而止。再想不善。齊侯。而直書曰來。照其扶輿同之。心以歸魯也。然則仲孫。何以不名。張氏治謂仲孫雖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固猶有異于傾險乘勞者之可誅也。此春秋之權衡也。○○○御寒春秋直解。齊。魯。都。封。昏。姻。之。國。使。來。省。難。歸。睦。之道。也。仲孫知慶父之為難。而不為。請討桓公。如魯亂之未已。而遂以取焉。問是其臣不明大義。而其君欲乘之。以為科三王之罪。人職是故也。春秋不書。省難。益不使得居焉。直書曰來。以紀實耳。案公穀云。是公子慶父疏之。故言齊仲孫。嘆助曰。齊之仲孫謂是魯之公子。譏亦甚矣。劉氏缺曰。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乃慶父之身也。未可以稱仲孫。且經實係之齊。若之何。謂魯仲孫哉。此不近人情之尤者。

齊人遷陽。陽杜註。國名。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有陽國也。何氏休曰。不為桓公。謂功未足以獲。比人之惡也。家氏鉉翁曰。齊桓遷邢義也。遷陽事。不見於傳。則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遠小國以為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敗之。卓氏爾康曰。唐孔氏以與宋人遷宿。文同然。宿界于宋。豐。壤。侵。侵。宋。殺。宿。附。故。遷。之。今。齊。間。患。亂。不。假。疆。場。之。事。遷。人。附。庸。以。自。封。殖。異。於。宋。之。自。遷。附。庸。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禱于莊公。吉禱者喪畢即吉。所以致斯。孔穎達主食于太祖廟。而審禱賜禱之祭也。以諸書考之。禱有三。一大禱。大傳所謂不王不禱。與喪服小記王者補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者是也。此祭至大。惟天子得以行之。一時禱。王制春。約夏。禱祭。秋。春。曰。灼。夏。曰。禱。是也。郊特牲。與祭。皆云春禱。而秋。審。說者謂。禱。陽。之。威。也。夏之始。可以承春。故或于夏。或于春也。一吉禱。即此年所書。是也。古。禱。之。祭。凡。毀。廟。主。及。木。毀。廟。主。皆。升。而。合。食。于。太。廟。太。祖。東。向。奉。昭。南。向。穆。北。向。祭。畢。然。後。將。斯。祓。一。主。隨。眾。祓。主。以。遠。而。新。附。之。主。乃。得。入。于。禱。廟。本。謂。之。禱。為。有。審。禱。賜。禱。之。禱。故。不。名。祫。而。名。禱。也。此。二。禴。諸。侯。亦。得。行。之。但。謂。之。吉。禴。者。以其。祭。在。二。十五。序。即。吉。之。後。故。云。吉。也。今。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歲。二。十二。月。故。左。氏。以。為。遠。而。公。羊。穀。梁。以為。未。可。以。吉。而。言。也。自。胡。傳。謂。以。五。年。之。禴。為。喪。畢。之。禴。又。謂。四。時。

補為禮文錯失則又誤以杓補之補亂吉補之補是說經者失謂書不宜繕補又不于太廟而于莊公為失禮中之重失也試思襄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襄君之未繕謂晉悔初毫時尚未吉補也是晉亦有補何當時未聞有以非禮識之然則吉補于莊公當以三傳之言為正不得以書大牢書太廟而謂為罪其僭天子也夫人姜氏孫子邾夫人稱孫與閑乎弑也哀姜齊也孫不于齊而于邾為淫二叔殺二嗣子身負二惡內慊子心而畏齊桓不敢歸齊也哀姜之私胡氏安國以為莊公忘親釋怨之報汪氏克冤以為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皆探本窮源之論觀莊公之娶哀姜也納幣觀杜親迎舉往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禮以示其修其志親以釋怨也甚矣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是其驕悍之義已見于厲舍時也追其歸事也是年大水明年又大水陰懼荆陽大戒甚顯幼莊公顧不為之防範則于公平何有是通其叔而無羞惡之心賦其子而無惻隱之心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其所由來者漸也然文姜之孫去氏而哀姜不去氏者何也文姜之所弑者天也魯之臣子所宜絕不為親者也長姜之所殺者子也雖天子所宜謀方伯所宜詩有司所宜罰而為僖公者固不得而絕之也况文姜之孫在宗國不去姜氏不足以正其罪哀姜德子邾雖不去姜氏而其惡已著矣其所以異也

慶父奔莒 陸氏治曰殺梁云其曰出婦之也案例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為義。孫氏復曰公子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孫子邾故慶父出奔莒。○○欽定春秋傳說常舉季友內執魯政閭公被弑既不能殺又視慶父之奔而不能誅胡傳以為譏失賦者是也若以難易遲速之幾為季子解則失討賊之義矣恐非經旨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何以不名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胡氏安國曰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于內魯子是曠年無君齊桓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棄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或疑仲孫高子經皆不稱使不稱名說經家曷有子奪之義不知經于仲孫但書喪則見其使來境國之虛寢高子書來盟則見不貪魯之土地况仲孫來後而魯難尚未有已高子既後而魯國遂以無事比事親之子奪之旨自見矣

秋入衛 王傳銜錢公好鶴而不卹其民秋伐衛衛受甲者皆不戰因敗績秋滅之經書入不書滅范氏甯以為桓公不能援衛故為之謀陳氏博良則以為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汪氏克寬採兩家之說而折其中以為二者皆以為桓公雖不能卻敵于衛未滅之前而猶能存衛于敵既滅之後其與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意也比書觀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祭祀狄入衛秦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嗣也宋滅曹而書入則憂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以亡國之憂辭又春秋之變例也據此則經皆據實且考美桓罷桓均非書入之本旨矣

鄭棄其師 高克帥師為禦狄也不言禦狄者左氏謂鄭之君臣以禦敵使克而實無卻敵之志也胡氏安國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子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眾已著棄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逐之可也愛惜其本以禦駁之亦可也烏有假以兵禮委諸境上坐視其失而莫之卹乎張氏洽曰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達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厭付之度外當此之時如楚如狄方有狡馬啟疆之心一旦乘隙搆虛鄭必束手就亡矣觀此二說則陸氏治所謂聖人異其文以譏鄭伯之失君道豈不諒哉然咎鄭伯也其以國稱又何也蓋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顙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僖公 魯世家僖公名甲莊公之子閭公庶兄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謚法小心畏忌曰僖在位三十三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轘北救邢 救邢書次范氏甯哎氏助以下皆用公殺意以救者急辭次者緩辭謂急事而得緩詞譏其殺難之不速也張氏洽家氏錢翁皆為持平之論謂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書救亦不沒其存邢之功也毛氏春秋傳則謂是時狄尚在邢必畧動靜然後邢人知所向獨立蔽其眾而奔諸侯之師於是工石可分得以併力逐狹是先次後救正見其救之之速也或又以此事之法求之謂襄七年晉侯合八國之師救陳而不得書惜其不能救也惟齊桓于三年之內得兩書救邢晉景於二年之中得兩次救邢是皆有救之之功故書救以與之案春秋書救固未有不善者然或書次或不書次其中有輕重之權衡焉狄自莊三十二年為邢患桓于閏元

年曾救之矣。敗之而未能大創。二年入衛。林勢愈張。至是復侵邢。桓師三國之師以救之。果其捲甲疾驅。秋何至于困。邢亦何至于遭濟。而桓必為鼎北之次者。非權力。有不足而特重以觀其釁也。以為援之於未潰之際。則邢之德我也。不厚而其怨我也。必不堅。俟其宗社將頽。而我為存之。人民將整。而我為聚之。斯不為可以樹德于邢。並可以布其名于天下。孟子所謂以力假仁者。此也。公毅以書次為濟原。非苟論。惟曰邢亡。曰邢滅。曰封邢。曰邢復。見皆非事實。又曰寔與而文不與。則亦未得經意。御幕春秋直解。狀既入衛。齊築策其必來入衛之歲。而以全力福邢。故速三國之師。預至鼎北。以為之援。乃不趨所急。而猶次者。將以邢之重困。而市其德也。韓非子曰。鮑叔曰。邢不亡。狄不敢齊。不重且救圍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故次于鼎北。待邢亡也。相持至于六月。邢畏伏而遷。于是有夷儀之連讀。此則知經蓋與之而不盡與。豈宜
豈東北有融盤駐之山東東昌府城
曰文不與耶。

邢連于夷齊節師宋師曹師城邢 夷儀公卒作陳侯杜注邢地今直隸順德府邢台縣西有夷儀城元和志云在縣西一百四十里俗傳爲隨侯城是也張氏治曰因邢之欲速而遷以定之與前邢都鄆陽宿之逼遷強取者不同○○○欽定春秋傳說彙解邢自連而城之則是助其橫築版榦未有以見其專封也故邢書連書城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夷於夷齊人以歸 夷齊地夫人棄不地其曰夷子夷何曰姜孫在邾齊侯召而殺之也以歸之義杜氏謂姜侯既殺哀姜以其屍歸絕之于魯則歸者歸齊也公設誤以為歸魯邾文定公及程沙隨皆從之不思經于十有二月始書夫人氏之後至自齊豈有此時已歸越一百七十餘日而乃書至之理或又以以歸為歸于夷此不特于經文為舛且使果歸于夷則後應書夫人之喪至自及與至自乾侯者同例何謂而曰至自齊予况以經書以歸之例例之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卽以歸歸我也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歸晉也鄭滅沈以沈子嘉歸歸蔡也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歸鄭也則此以歸其為歸齊而非歸晉也明甚其不言齊侯以而曰齊人以為討賊之詞也或曰為齊侯諱也禹禹諱之金氏賢曰哀姜與叔二君罪之太惡極齊既誅之當即其所葬之勿許魯請是霸王之所得行夫諸侯也今誅于夷而以歸齊因憲請而遂致于魯使復享小君之禮配莊公之祀則典禮恭而大義乖矣據此則諱之之說或亦有然者矣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子檉
檉杜注宋地陳縣西北有檉城陳縣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州境有檉城即檉城也孔氏穎達曰經書會于檉傳言盟于檉檉即檉也而
經不書盟釋例曰盟于鄆盟于莘盟于戚公既在食而不書其盟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其後盟也蓋公違古會而不告盟也

公敗邾師于偃公敗邾師于偃左傳云虛邱之戎將歸者也服虔注虛邱魯邑春秋有亂邾遣兵戍虛邱魯與邾無怨因其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夫僖公與季友同奔邾方為之主則德之且不暇而反以為怨乎况虛邱之戍果為魯亂而成乃求其歸而敗之人之稱斯師也謂何此成書之說不足據也公羊謂僖怒邾人以夫人與齊故為母復仇夫齊召姜氏邾安能無姜為齊殺子邾何子顧不仇齊而仇邾此豈近於人情則復仇之說亦不足據也惟杜氏頤謂邾達姜氏僕因戍虛邱將以浸魯及僖公以姜氏請齊齊將歸姜氏邾人始據其戍去魯固要而敗之差為可憲然檉之會當與邾人咸在浸魯之許無以見其必然且僕為邾邑戍魯要敗亦于情事不合此亦當觸其疑母屬適聽而猜度者也僕公羊作繼異文成謂繆字廢紹在十四清僕字在二十四阮二字不同韻而古方音則通公羊假繆作僕由方音致誤也案列女傳女英古今人表作文堂大戴禮作文區錢氏史記考異謂堂區一聲之博然則繆之與僕亦聲之博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郿復莒宰廟魯地莒子之弟也莒擊之獲左傳以爲嘉公子友殺其以爲惡公子之始以事方之閔公之弑慶父奔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不納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許乃縊而死莒人聞之因以得賊求賂魯弗與遂興師來伐則曲在莒矣季友既敗莒公賜之以汶陽之田及費邑變之焉蓋齊公之實功也若叔梁所謂給以公子友賺莒宰屏左右而相博暱以寶刀孟旁殺之故惡其用詐以取勝然桓明云敗莒師于郿則陳敗一人可知兄兩軍相

富若屏左右而相博不幾。子兒戲乎？高氏問胡氏安國諸家顧多從叔梁以為貴。李友何也？以經中書後如鄭後。蔡公子燮宋華元吳復陳夏鑑齊國書皆本有以之為善者故以此書敗。書獲為貴在李友也。其定經之意以李友立僖窮靖難之名而專魯國之柄今又與兵而敗敵其有功也可嘉而尾大不掉之形已兆于此則可憂王氏錫爵以此為僖公慮之不遠得其旨矣。

城楚邱。楚邱杜注云衛邑朱子詩謂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東六十里隋衛南廢縣即其地。楚邱之城諸儒皆以為惠齊之擅王命而專封西河毛氏有辨之云此與前城邢例同彼言城邢此不言城衛都以邢遠夷儀而齊所城都即其所遷之地是遠而後城者也。其所城即邢也。今衛遠于魯而齊所城者乃在別邑則城而後遷者也。固邢都矣。故直曰城邢。邢母力自稱而齊城之使足以守故再序三師以著其委益與之也。其子師之次邢之遠不相接也。城緣陵承轍之會諸侯即會誠之諸侯畧而不序者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城楚邱雖與禮之會相次然會以謀鄰非謀衛也。况鄭逼楚自領不暇何能為衛執從宋曹既同城邢而齊宋又將會江黃惟魯因內難凡役不與故齊命魯獨任楚邱之役觀與城內邑同文可見矣。案汪氏謂不書諸侯畧之也使若魯自城豈知本魯城之與諸侯無涉乎？其論城邢則得之。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公穀作夏陽杜注云虢色也在河東大陽縣今大陽廢縣在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又三十里有下陽故城下陽晝滅或謂虢號之不能守險或謂罪齊之不能救亡二說難義亦應所存然不若罪虞之為正也何也下陽虞號之塞邑也猶秦之有潼關蜀之有劍閣也。假使虞不假道則下陽不舉下陽不舉則虢不亡乃虞公以中智以下之姿蹙馬之賂而忘輔車之侶且興兵以助晉之強暴是虢之見伐晉為之而實虞致之故聖人以為罪首若其主兵者然卒之昏亡齒寒底不祀而虞亦不臘矣。晝滅下陽見虢之滅由此虞之滅亦由此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戰國策魏謂趙王曰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荀荀以馬與堅假道于虞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然則聖經罪虞之愈其說已見於當時矣。○○○御纂春秋直解下陽虢邑而言滅河也虞恃虢據恃下陽下陽虞號之塞邑也。母下陽則母二國矣故言滅也首謀在晉何以使虞主兵虞令晉假道以伐虢且請伐虢故序晉上疾之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貫公羊作貫溫杜注宋地也在汝南安陽縣括地志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新息今兗州息縣是也。江人黃人溫穀皆以為達國之詞謂大國言齊宋達國言江黃見其餘之莫敢不至也。汪氏克寬曰：「次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蓋列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主而宋則上公也。與國之遠都莫遠于江黃皆荆楚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之母不從者可知矣。」二傳皆推言其勢之有是非諸侯之果皆與盟也。貫之盟諸侯皆以為蘇桓伐楚之規模蓋江黃在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載齊後者也。得江黃則楚失其右臂而齊師母左傾之虞矣。胡文定以比之樂毅破鄒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兵法所謂誦用之勢者是也。然則桓公此盟攘楚之謀洵周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僖公之世自二年冬十月不雨至三年六月乃雨春秋歷一時不雨必書之。穀梁曰：「聞雨也。」聞雨者謂有志于民者也。張氏洽曰：「三時不雨則飢饉為臻民命阽危此雲漢所以編以詩而去冬至今年難記。」楊充時災然書法異于文公亦因以著其君尚修民之憂也。汪氏克寬曰：「何休謂僖公妨過修政以銷天災矣。」此一說皆主穀梁顧或猶以僖公之經間無異文公之經自有異事故言法不同為言。今考僖公冬不雨之下書是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無異事文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時書而亦不書春正月不雨可知穀梁之言必有所受矣。

徐人取舒。徐野皆國名杜注徐國之下邳澧縣東南括地志徐縣西四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隸江南泗州舒潤杜云在廬江舒縣廬江今隸江南廬州府春秋外滅國不書取今書徐人取舒左氏公羊皆以取為易詞趙氏以為不純其祀李氏康曰用兵雖有難易而減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減其罪乎以為不純其祀則書

降書還定矣。以為舒自滅亡，則書滑書亡足矣。何得稱取，取者與魯兵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取，是必未滅之詞。故先儒林氏以舒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于侯國也。故書取此說與諸家不同。而甚合當日情事。蓋舒為楚屬桓公，倡伯徐亦取舒以應之。楚勢愈振，召陵之盟所以不戰而服也。○○御纂春秋直解：「徐已從齊矣，齊伐楚，乃取道于徐，及舒，齊恐徐之中變也，使之取舒，所以絕徐于楚，因以通伐楚之徑也。」舒國也，變滅言取，何也？魯頌曰：「荆舒是憑，蓋舒楚幾，若楚屬邑矣。故書取猶云取諸楚也。」眾舒而怨徐也。

六月雨，高氏闡曰：「建己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是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李氏廉曰：「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而何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為改過之應。恐宣公不可同于僖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杜注云：「在東平須昌縣北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故城是也。陽穀之會，左傳云：「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猶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胡氏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者。」趙氏鵬飛亦謂江居新息，黃居弋陽，二國在楚之東北而距近。楚師至陘，二國皆在楚後，各按其兵不動為犄角之勢。齊與諸侯鬪其前，則江也；黃也。蹕其後，此克敵制勝之老謀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陽穀之會，以為謀伐楚者，左氏也。公殺則母，此忽然下與伐楚事相近。」疑左傳說是。故胡傳張注并主之。蓋伐楚救鄭之謀，已定于會檉。諸侯惟宋為大江黃最遠，故再為貫與陽穀之好，以堅其信。○○御纂春秋直解：「左氏云：謀伐楚也。去歲云江黃已定。其父矣，今再會以堅其約，而始出其謀，蓋便為犄角之策也。」江居新息，黃居弋陽，皆在楚東南。諸侯厚集于陘。江黃守其境，楚師一出，腹背受敵矣。其不戰而來盟，江黃與有助焉。然惜其不為江黃久遠計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伐之而不能致無以系諸侯矣。」不數年，而楚伐江滅黃。君子蓋為桓病之。

公子友如齊涖盟。左傳齊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者，何往？盟于彼也。孔氏穎達謂：「盟，設牲歃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從我者出我之意。」故曰：「往彼歸祀不書使，或疑為友之專盟。」汪氏克寬曰：「既稱往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非大夫之專盟。」知經書涖盟者，即惟此年。季友之盟佐齊桓伐楚，有輔伯之善。文七年，穆伯如莒，則小國請之而勉強以結盟。初，母恤小之誠。昭七年，叔孫昭子之盟，齊定十一年，叔達之盟，鄭則皆結好叛晉，而為背伯之譖，不足取矣。不日者，穀梁以為前定。案，本云時，齊桓將伐楚，恐蔡人淺機，故不煩諸侯而使大夫交盟，不限先後，故不以會書據此。則季友如齊之時，盟期未定，自不得其日。不日，非前定之謂也。○○御纂春秋直解：「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涖盟者，身親其盟也。內詞也。蓋齊定計伐楚，恐其謀泄，故不煩諸侯而召其大夫以戒師，期定約束，隨其至之先後而命之。」眾舉會之迹，故止書魯卿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潛師掠境曰：「侵聲致討。」曰：「伐楚者，齊桓之本謀而先侵蔡何也？」蔡鄭者，華夷之門戶也。自莊十四年，荆入蔡，蔡折而事楚，不通中國，垂二十有四年，齊不得蔡，無以及楚。故先以諸侯之兵侵蔡，出之楚，不意，秦既潰，則威振而鋒銳可以遂楚之伐矣。然猶次于陘者，吳氏激所謂持重，不敢輕進也。蓋陘之師不如城濮者，四重兵深入，懸樓為客主，可以邀待之一也。八國并將，事權不一，久而更生二也。敵人乘險，進毋以處，而我師坐三也。楚氣甚張，全師未恤，足以待敵，非僅如二。廣東宮之甲，從之者吾師有盡，而敵無窮，四也。有此四不如，故勢未可以輕退。公羊乃云：「以俟屈完耳。」夫進兵之初，安知楚之必使屈完者乎？此足見其說迂回而難通矣。陘，杜注云：「楚地，瀦川，召陵縣有陘亭。今屬河南許州郾城縣。」○○御纂春秋直解：「楚猶夏久矣，諸侯環視莫敢誰何。獨齊伐而謀伐之，北滅戎狄，南固陳鄭，徐舒既服，江黃受盟，而後大舉其猷。」序七國之君，見從之者眾也。侵蔡者，道所必經，且彼楚黨也，潰者，民逃其上也。軍威既振，直舉伐越，伐者，明正其罪，壯之也。蔡微國也，安用八國之師，蓋伐強楚勞師于道，使楚得為之備，非計也。故陽為侵蔡，潛師襲蔡，隨出楚，不意，整師臨楚。楚初不及知，後不及拒，安益伐楚，其本謀而侵蔡為先聲也。陘，楚地，進而據險也，次止也。既警以先聲，復示以形勢，楚苟知懼，可不戰而服，倘其未拒，彼曲此直勝，在此矣。所謂節制之師也。詳書之予之也。

許男新臣卒

劉氏敬曰

左氏云

卒于師

非也

若寔卒于師

經何以不記耶？

明許男有疾

歸其國

而卒

故不得書

卒于師

也

又曰

劉氏敬曰

左氏云

卒于師

何爲

不地

內桓師

也

非也

書

卒于師

也

書

卒于師

也

卒于師不足敗桓公不書卒于師不足喪桓公諸侯之死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無不必說文以申桓公也高氏閭曰新臣即許叔在位四十二年毛氏春秋傳此隨齊而楚而凡于師若其但書卒而不書平十師者史文有詳畧無義例也胡氏張劉敵之說謂必歸許而死于其國故不書卒師則召陵之盟尚在辛卯此時諸侯莫敢也而謂許男先歸乎且胡氏不讀算許穆公傳乎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五伯桓公為盛而桓之功與太子孫楚召陵之後胡傳本公羊以為序繆諸侯多從之朱子亦稱其佚我執言不由魏邈惟邾氏敬主殺邢桓公得志為僅之意謂當時諸侯力能抗齊者惟秦與楚秦遠而楚近楚屈則東諸侯震而齊益強故奉舉以楚為是而心寔畏楚之強也因先舉秦當楚以示諸侯夫次陞母必進之忘矣何以知其然也齊果能討楚于楚使之來當問其稱王問其伐鄭問其虜秦矣之罪有詞止母詞進服則止不服則進豈不堂堂問罪之師乎釋此不言枝梧遂引包茅不貢昭王不復是明僭以易託之詞恐遭彼之怒至戰而自招耳說與諸家為異以既盟之後楚人圍許滅唐賊衛而桓不能禁觀之則公毅及邾氏所言為較得其情毫況春秋書法凡公及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來盟皆不書公春諱之也今屈完來盟止書所盟之地而不書與盟之人蓋亦為諸侯諱也○○○御纂春秋直解屈氏完名楚大夫也伐楚為大舉楚之來者亦不得不詳之也師不出而完來楚服也書來盟于師著其情也楚子不出遂許完盟退之召陵與盟馬夫以諸侯而盟完耻也故完之來楚子使之也以自宋之文完之盟諸侯盟之也以自盟為文諱諸侯而病相也其執言也不敢責楚革借號反侵謫恩激其怒而決戰也其結好也不敢強楚于使宋恐久而生變也師退而楚乘齊營圍許滅黃敗徐凡捨楚而從齊若胥受荼毒焉蓋重齊師之不能大舉也惟於桓之世不敢侵鄭則攘楚之效耳王室賴以稍革中夏賴以少靖一匡之功固不可少也

齊人執陳轄溝塗齊曷為執之據左傳齊道陳以伐楚及其還也轄溝塗欲辟軍過請觀兵東夷猶海而歸齊侯用申侯之言于是乎執之故諸家謂稱人以執非伯討者公羊也謂其人之為豈然外齊侯者故謀也謂功未成而志已滿齊伯自是始衰矣董氏仲舒也惟王氏想以為溝塗之言雖私其願然不聽則已何至勤師以討乎蓋陳暮近楚常有一心今不欲齊師返而由己是叛齊即是之漸也齊人以為不忠故因歸師以感之說與諸家小異觀諸侯之師再伐陳而陳乃成則陳初未肯服齊可知王氏云似尤得其實矣○○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伐陳之後先儒皆謂溝塗誤軍道獨王氏熟以為陳二子楚似亦有理故附序之○○○御纂春秋直解轄氏溝塗名陳太夫也齊道陳以伐楚及其還如溝塗畏齊師之復道陳以重病陳也說之還師溝塗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轄溝塗是溝塗有誤軍之罪矣然道陳而陳憂其疾民豈所謂節制之師乎不返已而貳人故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案此仍從先儒說不從王想說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孫氏復曰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也程子曰齊命也汪氏免寬曰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轄溝塗之矩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偪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是晉及之辭

公至自伐楚穀梁謂有二事備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既大伐楚也李氏廉曰取先事致後事之說胡氏畧而不言獨穀梁得之而笑子曰一書而涉致會而不致侵論之則伐楚之義大而侵楚之事淺矣又以侵秦遂伐楚致伐而不致侵對伐鄭遂致伐致伐而不致侵論之則伐楚之功美而討鄭之事亦重矣其公羊以為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者獨于伐鄭會諸致會則可通于此不通則以為是復叛謀故不以會致會強論也又曰謝氏曰兩事當至或原其志而主之或舉其威而至之亦是

公孫叔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便陳茲公十作愚霸大夫會諸侯大夫後與國自此始杜預曰褚叔子高氏閭曰書公孫莊師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諸國皆敗而人之則公孫叔與敗可知矣齊之首廢罪不勝誅也萬斯大曰溝塗難誤師不忠于齊未始不忠于其國為齊桓者察其情而恕之可也即以為有惡故而治之亦可矣何至秋以三國伐之冬又以七國伐之因一臣而禍及一國桓于此不本孚于江黃近楚而宋會竟驅之以伐陳務誣遠國之兵威不顧小邦之後患用江黃者通所以滅江黃也噫

晉侯弑其世子申生申生之死據左傳蓋目鑑於新城也經易為直稱晉侯殺之志成申殺申生也其志成乎殺奈何蠻蠻蟲實于犧而申生已為世子不

殺申生國諸侯之國嬖姬之子不得而有也故下軍之將金玦之佩毛涼之衣無非示其欲殺之意申生之不詞不行蓋於知志之必不可回無所逃其元故懶也春秋秋深其志而書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曰晉侯所以責其不君曰殺其世子所責矣不父胡傳謂使後世不欲棄妃妾之名亂道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而知所戒焉得言外之微旨矣顧或疑申生之死爲愛父以姑息而以陷親於不義咎之不知申生死而晉侯猶以見殺之故來告奠以掩其惡子諸侯則申生之不逃不得以小杖受大杖避之遁而詆其處死之不審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宋朝其子謂與其子俱宋朝也書伯姬來朝其子公羊以為內詞殺渠以為非正何氏休謂禮外甥初冠有朝外祖之道孔穎達謂伯姬雖未必是成風所生但寢姜既死成風為夫人非其母亦得歸甯也諸侯之子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保于母而曰朝其子也此主公羊內詞之義以朝其子為禮之所許也孫氏復則謂諸侯未朝猶曰不可杞伯姬來朝其子非禮可知蘇氏轍亦謂諸侯之子代父而執禮之變也弱而從其母以朝非禮也說以伯姬可以歸甯而不可以其子來朝也吳氏徵入援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姑射朝會之例謂是時杞惠公疑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攝父行朝禮蓋欲託其子于魯也說近情事而于文義亦協然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謂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以莊二十五年歸杞自今才十三年有十必尚幼辟可知夫即位未冠尚不朝況未即位之稱子父在而使行朝禮又使婦人參之杞伯姬魯侯皆不免于失道渠參譏之說是也

公孫彌如牟孔氏穎達曰牟是附庸之國惟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自爾以來更不朝聘于魯而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能越境故弦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為逆婦故傳稱娶焉明其因娶而聘趙氏鵬飛曰公孫彌前年代陳已專兵矣今又如牟其專日熾仲孫叔孫之傳基于此故聖人詳記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公羊殺作首戴范氏甯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啖氏助曰齊不敢為會主故不言曾齊侯愈氏皋曰及諸侯以會殊會也殊會之義有二會王世子尊之而不敢與抗也會而抑之而使其抗也

諸侯盟于首止閉無異事復舉諸侯殺渠云尊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諸侯何以不厚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首止之盟范氏甯以下皆以為盟之最盛者蓋

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時王將以愛易世子齊桓以為事之不可諫之不能于是會王世子于首止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患后之愛天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可不易矣而又會世子而不盟世子壇坫之地尊卑秩然是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者故盟之知蔑有盛于此也惟蘇氏繖以盟首止為良世之意而或遂以扶天子議桓不知春秋之例會盟同一地眷止盡邱皆尊王之事美之大者故書之重詞之複以示與之意况逃者匹夫之名也觀下文鄭不盟當逃則扶天子之論非所宜于首止之會○○○御纂春秋直解王世子襄王也書公及諸侯而殊王世子專之也專之者定之也世子母弟帶有寵于后王欲立帶而廢世子然王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故齊侯有定世子之意亦不顯其事始請于王而以會名于是帥諸侯會世子示其載之而不可易則后之謀塞而世子定矣齊侯之定世子義也惜其難以權衡幾于要君也春秋書會王世子嘉其尊世子之意然以諸侯而會世子于外亦以見要君之實功罪不相掩王世子不名別于諸侯之世子也世子母敗者非世子意也或謂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夫世子出入一制于王况失愛而恐懼之時乎若抗父出會則大惡矣何得無貶齊桓公之威神曰尊周室專周者莫大夫會王世子故公及而列序諸侯詞煩而不殺也書諸侯盟世子不與也諸侯不敢盟世子故自盟也諸侯不序者一事再見前目而後凡也既會以定世子又盟以固諸侯之心會以示義盟以立信尊周之義子斯為篤矣

鄭伯逃歸不盟何氏休曰諸侯以我相約而鄭伯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眾人之善故云爾孔氏穎達曰禮君行師從鄉旅從難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眾輕身逃歸趙氏匡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劉氏敬曰其言逃歸何去其眾也國君去其眾猶曰匹夫之行也公羊謂逃歸不盟不可使盟非也公羊嫌鄭伯是逃歸者當在盟首戴之席故云爾不知鄭伯本自盟暨及盟之日更自逃去但書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不盟者在盟前述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名杜氏謂在弋陽縣東南今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是其地也弦之見滅據左傳是時江黃道枯方睦于齊而皆弦姻弦子恃之不事楚又不設備故為楚滅而今子黃尤儒說春秋家皆以為罪齊桓之不能救蓋召陵之役楚外受盟而內懷負固之志至此因王閔鄭遂帥師滅弦所以感黃而侮齊也桓于此時

此時不能帥諸侯救孫以立國滅而制楚橫黃之見滅亦于是大兆矣春秋詳書之見桓之失此機會也惟晉氏六卿俱處北海是處南海外有二十一年間之力足以盡制諸侯此說甚切時事然極以方伯連帥而謀之不預底之母術實有不能辭其責者則罪桓之意不得為非輕之所有矣

晉人執虞公此滅虞也乃書執而不書滅左傳以為罪虞且言易也公殺而下諸家多謂者虞之自取蓋以下陽者一國之內爲所恃而不可失者也今虞公食鹽焉之立晉而忘社稷之遠圖自撤藩籬以資敵國故書滅下陽丁前書晉人執虞公于後見下陽既舉則身爲猶夫執之而已與左氏所以謂之易也然虞公天子三公也其或立矣方伯者當讀于天子命之執乃可執之不命之執則不得專執也今晉以詭計餌其愚一舉而亡二國焉無道甚矣故孫氏復家氏錢翁以稱人爲农首領似營幕之為是然義猶有未盡者○○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虞之滅晉人蓋修其祀而不以滅告也不吉凶以晉滅然其是已滅矣故下陽城邑不廢滅而晉滅虞公書立晉以比于執君之例則兩國之亡具見焉○○御纂春秋直解此晉滅虞而執虞公也不書滅何虞滅久矣蓋自下陽滅而虢因以滅虞亦隨之矣晉雖或首寔虞滅說以滅虞亦隨之矣晉人取之如執一夫見虞公之愚而不能有其國也

小邾子來朝。公羊作小邾妻杜社邾之別封故曰小邾宋忠曰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鄖為小邾子今山東兗州府膳縣堽縣並有邾城孫氏復曰小邾子邾之別封也改曰小邾子以別之李本曰齊常輔宋半邾今進邾為小邾子而使附魯故來朝。

小邾子以別之季本曰齊當輔宋爭邾今進邾爲小邾子而使附魯故宋朝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欽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甯母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昔如甯今山東兗州府魚台縣東之縣城鎮是也甯母之號亦天垂舊事言諸侯官受方物其邢也相似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邱亦改命朝聘之數也然則書晉以予之者意在斯與至甯母之會凡五國而陳鄭皆遣世子諸家皆畧而未詳○○○欽定春秋傳說彙卷之三云二國新被侵侮條欲渝盟而未敢渝始勉强以聽鄭欲與盟而未得與猶趑趄不前故君皆不至而止遣世子也○○○晉襄春秋直解左云謀鄭也鄭世子華與盤却將復而使宋聽命也鄭伯不自來慮見執也華謀借齊以去其父之臣而以鄭附晉是背久而爲好也齊拒之義也而猶許華與盟終以懷鄭也是以鄭伯畏懼從平不至乞盟也陳侯盟首上從伐鄭亦使世子來者陳侯在位四十年矣蓋老而疾耳

公子友如齊 李氏廉曰公子友如齊齊此年及十三年告大夫正聘于齊始此汪氏克寬曰甫盟宿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十三年夏晉荀偃冬季友饋晉

與此同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欬盟於洮。洮杜注云曹地今山東濮州西南五十里之洮城是卽洮之盟據在傳云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是以惠王為已前矣高氏閼吳氏漢王氏無諸家皆疑之以天王之崩天下所在共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至冬十二月乃赴告之理必是惠王有病襄王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異立因使人求援於齊齊於是令諸侯以謀之耳此不信傳而信經當為正論乃或以此事屬誣求之謂莊王釐玉廟皆不赴禫猶王葬也然莊釐不赴經不書腳今經明於八年書冬十有二月丁丑天王崩不得以莊釐為比或曰時惠王方與齊隙若王未崩而世子乃使私人外結強援不虔于母持其君父爭怨首止之後惠王固在而世子出會春秋不以母持罪之父病危而使人求援于諸侯情事尤為可諒何獨疑其母持也者又或曰鄭在蠻內王之崩石都必知若王寔未崩鄭可依王以自託於楚何至乙盟乙盟者以王崩不敢恃連楚抗中國而得眾子新王也然首止之逃鄭益陵受王命後必以不與盟名悔今見諸侯父益固而王人又出逃盟子北乙盟冀以改前愆而好後禍耳此皆不足為王寔已崩的証惟九年夏四月盟于矣邱傳稱天子有事于文武賜齊侯胙時距經書王崩才五朔未崩葬而冢宰出墮且舉大卒斯乃真可疑者然周哀禮廢不率由典常每不止一端兄叔帶之忠方張王非汲汲于外援亦難以定其位是即以比軍屬詞之法求之洮之墮當不從經而從傳也明矣然則傳為與經異也曰經之所據者魯史也傳之所據則兼列國之史傳間異詞故不能無差互且左之為傳尤舊謂中多劉歆等所修是亦未可盡信屬當時之實錄也○○御纂春秋直解卷左氏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急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即定位而後發喪之經文于冬十二月丁未天王崩則八年春天王尚在也秘不發喪或取權于司馬者有之矣不可以繼年且叔帶母弟更難以極後欺也然以王人受命與諸侯盟諸侯對王入而均無譏則王室之有難諸侯之同謀王室可知矣王人下士也序于方伯諸侯之上尊王命也

鄭伯乙盟殺弟謂以向之逃歸乙也胡傳謂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孔氏頴達曰止言乞盟不知與盟以否傳稱鄭伯乙盟請服也既言衣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而別與之盟諸侯皆已傳其師皆已傳其師如此乞盟亦已傳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復別言盟耳啖氏助曰公致皆言乞盟者處其所而諸侯也焉酌之也接乙者卒重之輕傳言酌與之近僻甚矣假如乞師又如何酌之家氏鉉翁曰前書述所以誅鄭伯今書乙之所以誅鄭伯然亦以敗也僭鄭伯不得列于諸侯也稀於大廟用政夫人大廟晉周公廟也裕夏稀也范氏翁謂三年大祭之名未詳所據吉祿各食單即吉所以致斬乙祀述立合食于大祖廟而審稀昭穆之祭也或謂晉稀所以僭長僭不知稀禮有三唯大稀乃天子之禮如時稀諸侯得以行之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稀是吾亦有嗚雪不聞當時有訊之者惟言稀當在二十五月之後今始二十二月而吉祿三傳以為未可吉而志得之矣夫人不係氏姓左傳以為衰妻公族以為齊媵劉向以為成風趙匡又以女聲美據經例觀之夫人之氏姓猶臣子之氏族非有疾惡大罪不去也衰妻與殺二君為齊所誅此宜遠之于北城而絕之于宗廟者僖公我不勝恩既請于齊而莫之至是又祭于廟而相之昏耶禮也經放子喪之至去妻子補之致並去妻死見其不得享小君之墓祭也若齊媵則非正嫡以僖之賢豈有為齊所嫁而以先立之媵立為夫人之禮况廟廟也至當自有禮何緣于大祭之時誰行之或曰公族所謂媵即聲姜也漢世經師皆以公娶楚女為正嫡故聲姜為媵然聲姜未聞大德亦不應去其氏姓此孫氏後劉氏歐諸家所傳亦是其氏姓其人妾等乎風第僖既為君則母以子貴成風自是夫人何必待其與祭而後可正夫人稱也且即妾母不得稱夫人要亦悟公卑父之罪于成風何與焉而王去其氏姓其人妾等乎然則此所致之夫人其為哀姜左氏說不可易也○○御纂春秋直解左氏以為哀姜是也致者其主子廟也哀姜八年冬今始致何也蓋以眾致計雖隸王之如禮然疑而未太子廟今因稀而卒致之非禮也

宰周公 胡傳其曰宰周公者以至宰某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東師保之佐冢宰或缺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為司空宣室名自於人日作服服肱耳目是以宰臣上東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人曰位不掌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杜氏預曰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子季氏康曰宰周公見經者以此危宰孔也三十年來聘莘門也桓公翼載襄王之事始子首止終于洮終於莫邱諸侯望於莫邱 管仲杜工陳留外王縣東有葵邱釋例曰宋地也今在汝城縣東三十里屬河南開封府春秋凡書之重詞之復者其中必有大美忘也莫邱之望天之大

老也何也東桓載書而不歃血而五命之由久子修身正家尊賢成臣子民甚遠人懷諸侯之意畧稱春秋故再書以美之嚴氏欵隱則以爲再會而得盟者屬叔帶之謀不以此何以日色之地非也夫桓公之威孟子以英人之會稱之公羊惟以日月爲列蓋亂于安危如此此劉氏敵所爲取也又曰震而矜之版者九國也故王氏繼襲據字孔與晉侯云云誠會社邱皆七國會淮入國並舊盟之國九國叛之說尤無稽或曰公羊所謂九國叛猶所謂叛者九起云微非數其叛之寔有九國也故王氏繼襲據字孔與晉侯云云亦謂齊桓之心至此滿甚然非經文本旨也宰孔不與盟汪氏克寬以爲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東說亦本是蓋是時宰孔已歸故不與盟非尊主人之謂也○御策春秋直解襄王初立惠后猶在叔帶伺聲桓請王命而會諸侯王亦出重臣以臨之而奸謀敗矣然桓果能帥諸侯以朝王而聽命焉天王自專叔帶不足慮矣乃桓子于衰經之中而講會盟非禮也遂致天子之宰于秦邱非度也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會名爲齊王定國伯而已矣宰周公亦人臣耳非世子諸君比也宋子宋襄也喪未踰年故稱子背誼出會非禮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爲人奪其喪齊侯宋子皆過矣書諸侯盟周公不與也陳傳良曰桓于洮之會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焉于秦邱厚率周公子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于首止不敢同盟世子且帥諸侯以會世子馬桓知節矣是也夫自再盟幽而諸侯協治或却伏帖楚而列國安會首止及洮而王室盡至秦邱而伯業莫矣經于其事而以恒昏書之不震其功而律以禮以王道治之也

甲子晉侯說諸侯甲子公羊作甲戌說左氏作從杜氏預曰永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孔氏續述曰從赴者赴在盟後也張氏洽曰左氏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作甲戌

○欽定傳說彙纂經書甲二十戊辰之後杜注孔疏皆以爲赴在盟後也張氏洽從公羊作甲戌或戊誤爲子亦未可定姑並存之

狄滅溫溫子仲衛溫子左氏稱爲蘇子杜氏預曰蘇子周司徒蘇公之後也國子溫故曰溫子杜氏謂曰弦江黃近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今溫是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據而正之所以齊桓也

及其大夫息息苟息之死諸家或以爲復之或以爲敗之主變之之說者謂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竚以成傾危之俗至于邪性歃血猶不能固其約也苟息獨以死殉難不食其言故書及以著其節書大夫以見不夫其官主敗之之說者謂荀息當獻公之蠱惑宜引之當通以志于仁使嫡庶之分明上下之義既定則獻公不限于漏發

之恐而奚根卓乎可免殺身之禍計不出此而從君之朴乃以不食其言爲信則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兩說不同○○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荀息以死踐言固勝于臨難而苟免者從君子于晉則大非孔氏仇牧之比矣左氏引詩貶之非褒之也司馬光之言甚爲有理謗此可見荀息之死蓋寡君而不善道者也

齊侯伐邢北戎北戎杜注山戎薛氏季宣曰當是時患有大子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狄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舍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畧无許方患楚而敗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季氏本曰楚圍許諸侯當救之故伐北戎專以役許而諸侯少休息焉亦可以見桓公之節制也

公及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家氏鉉有曰齊桓始伯以哀姜爲戮于是齊棄衛宣污染之習爲之一埽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乃與僖姜爲陽穀與下之會伯棄其衰矣汪氏克寬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爲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張氏溥曰魯頌領僖公曰魯侯娶姜是詞母聲姜魯夫人之賢者也會齊侯于陽穀書者爲男女遠嫌也魯亂由二姜春秋惡之深痛之疾自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陽穀姜與焉其後職不書公及夫人出會者五十餘年矣忽會于陽穀雖賢有愧十七年秋下之會夫人爲齊侯止公出會以解有事而行猶兢兢書之是春秋之防閭也毛氏春秋傳此僖公夫人也娶不見經其爲齊桓弟與女俱不可考杜云婦人見兄弟不論遠近言禮文耳齊僖之死在桓十四年距僖立時已三十八年齊桓尚娶有文弟乎

楚人滅黃黃嬴姓國杜注在弋陽縣一統志古黃國在河南光州定城廢縣四十二里楚人滅黃左傳云黃人情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是伐而滅之殺梁貫所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烏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殺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果不能殺故君子憫之也胡傳亦以書滅爲亡國之善辭所

以罪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督困于強暴而不得其所也案二說其傳經意蓋楚自去冬伐黃至是始能滅黃若黃能守死以待救也乃間三時而齊救不至恒子玉王以上卿之禮饗仲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是此時管仲固尚在也殺梁不見國史胡傳不此是正反從而據之何其疏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子臧案趙氏鵬飛曰臧之會謀城杞也說者益疑其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緣陵非會議之諸侯不知夏會而冬城是乃所以爲得時也然則諸侯止于臧乎曰非也各返其國矣不然秋大雪宣公不在而雪即公子友如齊豈齊侯不在而睡耶然則先會於此何也凡土功龍見而成蟲龍見夏之二月周之四月也今四月戒事適其時矣十月水昏正而戒十一月日至而舉明年正月夏之十一月於是而事畢諸侯至各書于冊也楚即之優亦如是爾又家氏鉉翁曰諸戎烏子帶所召同伐王城秦晉伐戎子帶奔魯齊侯平戎于王今二月矣王室安寧乃爲臧之會以致諸侯之戎是秋戊周齊仲孫致之則是會也所以勤王故皆謂之春秋端學曰次年春有諸侯城緣陵事則此會謀城緣陵也○○欽本春秋傳說彙纂家氏鉉翁主謀王室趙氏鵬飛程氏端學俱主謀王室也然則為杞者諸侯齊桓以大義召諸侯淮夷病杞諸戎伐周皆義所當救不謀杞非方伯也不詳周非人臣也○○御纂春秋直解左氏傳云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然則為杞者諸侯之本計其勤王祇兼及耳失重輕之術矣故傳雖有致戎之事而經不書趙方曰秋滅溫而不能救也戎犯京師而不能斥也而相與致成方伯所以善王室者如斯而已

壬戌周不書不足書也

公子友如齊張氏洽曰陽殺寢母及臧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益伐楚服鄰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張氏溥曰十年春正月公如齊說者曰魯始朝齊也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則大夫聘問之常矣三年公子友如齊往來者勤寢母之監臧之會皆公方會而季友隨聘也吾大夫正聘于齊者始于七年吾君

朝齊者始干十年魯益恭而齊益驕矣

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諸侯城之將以達杞也不序諸侯殺梁以爲桓德之義諸家多從之而呂氏大圭謂城緣陵不如城邢城楚師不若城緣陵其說尤得春秋詳略輕重之權衡蓋猶以自遠為尤諸侯城之得救災卽隣之道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爲秋所滅諸侯不請于王而擅爲城之故楚卽之後沒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若緣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爲之城以達之猶未至如衛之已滅而後封之也故書諸侯而不序此輕重之權衡也但呂氏謂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封諸侯非王法也之言猶似拘于公羊專封之義○○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專封之說惟可施于楚頭蓋衛已滅也邢以自遠為尤固不得言專封杞未嘗滅則併不得言封矣

季姬及鄭子遇于防使鄭子來朝鄭殺梁作繆說文云鄭似姓國在東海从邑曾聲括地志故鄭城在沂州承縣遇防之事據左傳是季姬來寢公以鄭子之不朝也怒而止姬將以立絕婚而季姬不忍改遇之于防使鄭子來朝而後公許姬還傳注本極分明卽殺梁謂過爲同謀公羊以來朝爲使請已亦但言夫婦喜誦歸已之意耳自何氏休誤會諸己之說以遇防爲娶鄭子與之淫通使來聘已而胡傳復以爲曾君鍾愛其女使自擇配西河毛氏辨之曰鳥獸之行豈通文義然其將會齊衰也必使桓與襄先會于樂而後以甯母從桓歸齊豈有未嫁之女獨自通防他國人君無故至魯而與通情說講姤合眷且以衛宣晉獻尚無使子女獻身之事恩儀頗自姑何至如此也按聘己之說范氏富蘇氏微阜氏兩康諸家已紙爲不然毛氏申之尤爲曲暢顧猶或以胡傳季姬書字而不書國明是未嫁之稱爲疑請以經質之文二年子叔姬卒舊說謂是既嫁而出歸于魯春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則齊昭公夫人不惟既嫁且國母也宣五年齊向固及子叔姬宋則與其夫同歸省者而皆止稱字不係國之疑不足疑也然則書便鄭子采朝何也陳氏傳良曰惡魯之已沃而賤鄭爲已卑也子婦人何哉

沙鹿崩左傳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當有大咎國幾亡杜注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土山在晉地災害保子所災所害故不繫國也殺梁林屬于山曰麓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具變也范注引劉向說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殺梁皆叛不事上之象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贊色也何注變者黑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崩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按正義引漢元后傳后祖崩自東平陵徙都魏元城委葬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水相承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元城部東有王鹿之墟即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則以爲山名者近是但如杜注是沙

虎二字連文而漢志載左氏云沙山名也。地震而龍精不盡於東也。草以沙為山名與穀梁合杜注疑惑也。至公羊傳及何注辭義俱不同。而或緣其河字遂謂崩為河。

德為伯道。將移于普文之應。尤顯與經違不足據。沙鹿之廟先儒多云為天下紀異。惟胡傳從左以為明年春復普侯之祀。豈以沙鹿小故應在一國耶。其實災異之興

天子諸侯當各引為已咎。正不必泥于所興之地。而疏于恐懼修省也。

公如齊 張氏洽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汪氏充寬曰：杜預謂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何休謂古五年一朝之制皆非是周制。

諸侯之邦必但曰世相朝安得以五年為合禮乎。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邱。遂次于匡。

杜邱

杜注地名。闢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杜邱。或云即春秋會盟處。匡衛地在陳

留長垣縣西南。後漢志長垣縣有匡城今屬直隸大名府。穀梁謂次止也有畏也。陳氏傳良曰：教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教也。湛氏若水曰：著教徐之不力也。

公孫叔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叔慶父之子。以教主兵。內辭也不序大夫。承杜邱之會言故不序此亦先目後凡之通例也。而先儒說經皆以為有諸侯伍而使大夫將亞諸侯之緩。于救患惡也。師之出次仁義存焉。爾伐國間罪而不次是急兵也。兵忿者暴。非所以為義。赴危救患而次是疑兵也。兵疑者恆。非所以為仁。夫楚之伐徐

胡為平以其取舒也。而徐胡為平取舒。前楚之亂而通伐楚之怪也。徐為取舒而被伐。今桓子諸侯干杜邱以謀教徐。正教其所當教者乃次于匡而不逃。而弟命大夫帥

師以教之。是畏楚者其舊而教徐者其名也。然則趙氏驕飛諸侯以徐豐林之敗罪諸侯非奇論也。○○御幕春秋直解徐近齊勢不得不機會諸侯教之可矣。先盟之不協也。既盟而次徒張虛聲。楚之退其教之不力可知也。諸侯在會而使大夫救之不成為教也。桓子無益諸侯益離。而大夫逐專政也。教衛無功而王命不行。教徐無功而伯令亦不行矣。公孫叔慶父之子也。友師師茲師師教師師三冢之盛。所由來矣。

齊師曹師伐屬屬杜注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屬鄉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四十里有屬山屬鄉在山下。汪氏充寬曰：此伐屬以教徐與伐楚校江正同。然春秋不書以教

者。屬近徐而楚遠江則齊桓之用兵猶愈於陽處父也。姜氏寶曰：諸侯忘急不欲重煩而曹共之伍胥所定也。故獨勞之。

季姬歸于鄖 杜氏預曰：來賓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辛氏爾康曰：季姬見止于魯為鄖子不朝故歸鄖子既來朝歸而以季姬請故復以季姬歸鄖明前此非遂絕鄖而離

昏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己卯晦公羊穀梁皆以為書震則向云即所謂反妖也。杜氏預以長厯推之。己卯為九月三十日。則晦乃晦朔之晦。非盡冥也。震說文云震震振物也。

夷伯左氏以為展氏之祖震夷伯之廟謂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應焉。劉敬云：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也。展氏有隱應故天加殊于其祖廟以謹告之也。公羊則以夷伯為展

氏之孚。謂徵者也。稱夷伯大之也。董仲舒從之。謂陪臣不當有廟。雷震其廟當絕去僭差之類也。何氏休云：唐公敵于李氏。李氏李氏敵于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

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云之。按如左氏則震謚伯字如共仲成季之類。曾有展氏公子展之後。隱八年。傳稱無號。卒賜氏。偪足。葬亦曾之望族。然未知夷伯為何時

大夫。且春秋魯史也。君前臣名。即死後可字。亦當繫字于氏。安有稱其謚而舍其族之理。至公羊所謂宗何二氏以陪臣之見信者。當之則陪臣立廟為天所罰。反字以

大之更不近于人情。然則夷之為氏當如劉敬而亦無他驗。關其疑可也。

宋人伐曹 張氏洽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至令城之令。諸侯始貳。曹伯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伯事。故水嘉辟氏。以為伐属而宋人内叛。此則

桓德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李氏康曰：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曹人為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讐曹之深。春秋在宋之牢下。非他國比也。鄭子產曰：宋

畏曹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杜注下邳。儀縣東南有婁亭。今在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高氏閭。曰齊桓大合諸侯以救徐。固有餘力。而師出三時。無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

于婁林以罪之。趙氏鵬飛曰：八國之大夫救徐而徐不免于敗。則大夫果用命乎。八國之君畏楚而次于国。君畏之尚何以責其臣。宜其退撻不進矣。則夫楚敗徐者大夫

之罪。而大夫不進者。諸侯之罪也。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趙氏。匡曰：「凡戰而死者，盡滅其家。」禽劉氏敬曰：「戰而言及眷主之者，猶曰晉侯為志平為此戰也。」云即杜注云：「得大夫曰獲，敗晉侯，故下從衆臣之例也。」而不言以歸非也。獲秦獲得之也。大凡君死其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此所以異君臣之辭也。不限獲于臣也。杜氏又云：「不書敗績者，晉師不大夫亦非也。」君獲不言師敗績者，君重于師也。殺梁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非也。凡為君而見獲，苟不失民，將為取之。顧春秋所以不書師敗績者，舉君獲為重爾。責仲炎曰：「秦以許書無與楚之僥也。○○○御夏春秋直解：「夏侯吾同出而夷吾弟也不當立而賂以求入夏也。」秦利其賂而納之食也。以公言之，均罪也。夷吾背秦，則三施無報。以朱秦師又不以禮下之，而遂與之戰。以私言之，則秦真音曲矣。故以晉及秦，深罪晉也。韓晉地戰不言伐戰于晉地，伐不待言也。經書戰而君獲，惟此賤之也。不書以歸穆姬請而釋之也。」

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陽公羊作實杜注云隕落也聞其隕擊之石數之五各隨其間見先後而記之殺濟所謂隕而後石也宋都宋之國都也是月杜注云隕石之月也重言是月春隕同日也鵠水鳥公羊作鵠史記宋世家及索隱引左傳俱同公羊師古注鵠五狄反說文作鶡皆古今字也六鵠退飛左傳云風也周內史叔興傳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鳥伍叔興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服度云鵠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鳥在故云君失問也按漢書五行志載劉歆說以為風發於他所至宋而高鵠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為大政配造藝術以實屬著故言風常風之罰也東宋襄公區霧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挾應六鵠之數云史記集解引賈逵疏與此畧同校梁疏則引賈云鵠退不成之象鵠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公閑也又引鄭康成說六鵠俱飛得諸侯之象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執鵠是陰行也數說小異要以為孔宋伯之不然則一是陰陽之事正吉凶之幾之先見春而叔興云云蓋以天道逐人道通為君者當視履以考祥不當置人車子不問耳服法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似夫叔興本旨○○○御纂春秋直解星隕至地為石莊七年書星隕本其上而言此書隕石據其下而言後數散辭也散隕宋境計之乃得其數故繫以五鵠退風驅之也先數聚辭也群飛而過宋都舉目即得其數故冠以六隕石不言星鵠退飛不言風皆本具可見者而言石鵠人所共見其為星為風則非所見也謹物異以念底微也接劉敬云公羊謂是月春僅逮是月也不日者晦也非也非晦朔者天之所以有春秋取朔兼晦何當于亥乎又曰谷梁子曰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鵠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與五石為一日故分別之耳谷梁本以日月解經因此以誣聖人歟後世信之豈實然乎提月說是月公羊本作提月云提月者僅逮是月也何氏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任正月之幾盡故云劣及是月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是音如字一音徒矣反徒矣反即提字之音也鍾山札記謂唐時本必有以提月為是月者故釋文出此兩當然不詳審舊文及何助公注明是為提月作訓詁故云僅逮是月劣及是月若本作是月何勞如此辭費乎按公羊之而蓋以提月為晦日故徐堅初學記晦日條引公羊作提月陸農師注鵠冠子王鉢扇家里用提云提寒也亦引公羊為證是漢唐經師相沿皆如此讀但以經文觀之書是月者嫌于與上隕石同日且或鵠之退飛不止一日故舉是月以包之也若是是晦日經當云某日晦如己卯晦之例矣札記所論自是公羊本義然要非經旨也

公子季友卒○○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季友討逆定叔功在公室經書公子而名字與者公殺以為賢之是也宣十八年公弟叔肸書法與季友同蓋友有社稷之熟
肸有通恩之美其賢相等肸以宣公尚存故稱公弟季子忠賢仲子弑逆亦各分別言之矣劉氏敬引仲遂
以駁公殺不知仲遂之卒削太子而不書正其弑逆之罪也宣季友之比乎又謂仲氏殺子赤季氏出昭公皆世卿成禍者是以仲遂爲仲孫氏尤謬
鄆季姬卒○○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不書葬者管不會也僖公怒鄆子之不朝而止季姬及米叔而始聽其歸益怨尚未釋故莫不往會也若果愛其女使自擇配則季姬

美必有過譽之譽春秋將特書之矣明傳書空一筆此之誠不可從毛氏春秋傳大夫書不書其事而女則有美有不美皆以大夫會葬為大旨無義例此與文十二年子姬卒成八年杞叔姬卒皆不書美並同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且不書正月既往春十一月後非土功時矣杜氏云南門本名櫟門後以增大之故改名高門
部子宋朝 部子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也此年宋朝公羊以為失地之君何氏休據取部大鼎之起亦以為春秋前宋已滅部劉氏敬賅之曰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朝

春施于有國有家之辭耶况春秋以來且九十年矣部滅果在春秋前則部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乎此辨甚是接鄭氏推謂春秋有二部桓二年取部大鼎于宋北部也在單州武城部子宋朝南部也今單州有二部城二部相去甚近未知執為文王所封然部以子爵則明係有國之君當如劉說是其來朝之意三傳亦無明文黃氏憲以為部附庸于宋是時宋襄無道荆楚日強部子以宋難恃而魯為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說雖亦屬揣摩而以理揆之或亦有然者矣○御

夏春秋直解趙鵬飛曰部滅久矣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部即其地部文之昭也與魯同姓意宋滅之而魯封之乎然不見于經諸姬之存者僅矣書之蓋傷之也

五月乙酉西宮災 西宮災左氏無傳公羊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曾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

也何休注西宮奉楚女所居者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東宮左媵居西宮少在後時僖公為齊所縫以齊女為婦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雖悲愁怨懨之所生也

段注傳則以西宮為閭宮范甯注以閭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按漢志載董仲舒說西宮者小寢夫人之所居也右曰妾何為居此宮誅去之意也此為何注所本

志又載劉向云釐公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降焉故宮即閭宮古今字也數說不同而皆有未安蓋西宮審為楚女所居則楚女無罪天何為反災以示警若謂

為閭公廟則古人左祖右社廟不在西即或五廟分列福廟在西曾祖廟亦在西何獨以一廟當之至以妾母不當入廟則是時成風未聽未附于福天災間宮子成風何

涉或據詩新廟娶妾矣其所作毛傳新廟閭公廟也之尤謂西與新為轉音故范以新宮釋之竟晉之君臣不以閭公序昭穆而別為立宮故天災以謹告之說較近似然

西可轉為新將是年春新作南門亦可云西作南門乎竊謂西宮之義當從公羊小寢之說為正小寢者僖公之燕寢薛氏所云貳寢是也人君之過常在深宮處之地

西宮必有所為戒然亦非必如諸家之所謂也

鄭人入滑 王氏保曰滑與鄭為鄰齊桓時常與鄭同盟于幽今列國無伯鄭首從楚遣二卿長驅而入滑無忌憚甚矣故畧而人之張氏洽曰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煊

齊人狄人盟于邢○○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傳以為謀衛難殺梁以為主救齊說若不同而其實一也衛方病邢故齊狄盟邢以謀之而衛之所以病邢者以其救齊也

宋衛伐齊之喪邢援狄以救之是救齊之後邢主之也故曰邢為主○○御纂春秋直解于是衛病邢益將為邢謀衛也齊桓之伯也北伐戎而南伐楚齊桓之立也而

盟楚而北盟狄不子矣邢屢比秋而謀衛失計矣

楚人伐隨 李氏廉曰隨本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鬪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我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

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于隨也八年而敗隨于連杞十一年而隨絞州篡又欲伐楚師卒以鄭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

侯無伯于齊之後遂為同盟之國于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諸侯之計矣

狄侵衛 張氏洽曰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急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吳氏激曰狄因宋曹衛邦伐齊畏則伏羲與師以救

齊又聲衛伐喪之罪而與邢協力以伐衛衛因邢之責伐邢而伐邢以報怨且感未已則狄又援齊而豈以為邢謀至此遂為邢而侵衛前之伐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

數故稱伐今之優以衛有滅邢之心無事可指故稱侵者言其師之無名也伐衛盟邢與邢齊並序則稱人此獨侵衛則止稱狄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杜注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今江南鳳陽府頤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杜氏預曰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胡氏宣曰鹿上之盟是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據楚以安列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吳氏激曰楚君故稱人則齊宋二君亦降而稱人若宋齊稱爵則疑楚人為大夫矣○○御纂春秋直解左氏曰宋人為

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此盟本宋公也而稱人者固伯而求楚之同盟自取敗卻不足為伯也齊與盟何也宋撫齊為重蓋李公屈于立己之德不得已而從之故首宋也以

是知宋襄立孝之心矣。一立孝而晉楚咸居宋下不居然伯乎。不知楚益姑與之而陰圖之而宋不悟。何其愚也。

大旱孔氏顥達曰春秋之例旱則修雩。雩必為旱而經或書雩或書旱。春有雩當雩而得雨喜雩有雩當雩而不得雨則書旱。明夏成此時雩不應雨故書旱也。董氏仲炎曰春秋或言不雨或言旱或言大旱何也。不雨之害比旱為輕大旱之害比旱為重也。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弗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孟杜注云宋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孟亭是其處也。孟公羊作臺穀梁作雩集解或作字異文多云霍有證音與孟相近故公羊假霍為孟雩與孟本同部故谷梁假雩為孟字之誤謂霍與孟音相近此曲說不足據孟之優執宋公者楚子也經易不言至于執之胡氏曰分其恩于諸侯也。諸侯皆在會。拱手以聽莫之敢逆。其不勇于為義亦甚矣。故特立楚子于陳之上而以同執為尤也。然春秋為賢者諭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撫荆楚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號宣尊王之義于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敗之也。此用趙匡誑較諸侯為備而我尚有所未的。諸侯之不違楚非但不勇于為義也。陳鄭蔡許皆是黨而曹宋之仇也。前鹿上之盟宋所為幸脫虎口者徒以有齊在也。今齊亦懼楚而不至。則楚何所忌而復何所恃乎。且見執也必諸侯惡宋之虛而與謀平執春秋故以同執之辭書之也。夫襄公圖伯乃不惟不識楚人之誑。且並不知五國之不同心復豫求之。自罹于禍張氏治以愚而好自用識之信乎其愚而好自用者乎。○○御纂春秋直解上之盟楚許宋以諸侯故會以定之。宋不足主會而首宋者楚陽淮之也。諸國皆後楚名為伯宋實伯楚也。宋與諸國皆稱善者荆鑿陵諸侯而執會主其變為大不得不詳之也。楚書子正名也。宋所恃惟晉而晉不至。陳蔡鄭許皆楚黨曾又宋仇也。見執于楚宜矣。不書楚執者諸侯往翕拱手以聽分恩于諸侯也。以伐宋甚之也。非公子目夷宋不幾亡乎。然則宋公之罪愈不容掩矣。與僭王之楚會盟且下承焉。德不足懷慮不及遠。辱身敗國宜哉。

公伐邾呂氏本中曰。邾為不道翦滅周之須句則為周之魯都安得不亟救之耶。王氏保曰。大旱經時不知貶食省席而用兵伐人非其道也。毛氏春秋傳邾為宋用鄫于鄫而魯堵也。故公特伐之。雖是時邾滅須句傳謂為須句伐邾取須句在三十二年此非其事也。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王氏沼曰。宜申閔氏子也。不書旅與椒聘同張氏治曰。來魯獻捷者僖公雖不與于孟之會而魯為列國中大邦。楚方求駕列國故假宋捷以威魯也。楚子稱人。貶其詐以執宋公也。上書諸侯執宋公而此書楚獻捷足以明楚之執矣。

公會諸侯盟于渾。釋宋公。渾宋地即今河南歸德府西北之毫城是也。公會于渾。釋宋公舊說謂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侯也。魯獨不至故獻捷以威之。魯懼而從楚。楚是釋宋公。夫宋主會刑人執而伐之以其俘來道天下之大變也。魯與諸侯不能由大義以抑其強暴而顧與敵血要歸以求其釋。豈盡子此矣。故書會于渾。釋皆不言楚子亦若諸侯之釋之者然為魯譴竝為諸侯譴也。春秋之例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則于歸名之。書曰某侯歸于某此不名而言釋。蘇氏續譜歸于某而名則自名也。書曰釋宋公則諸侯名之也。此說非是。○○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諸侯不生名雖見執而歸豈有自以其名赴于同列者。以諸侯而釋諸侯亦未必以彼執者之名而赴于同列也。然則宋襄之擇而不名奈何。曰。曹襄衛鄭執于盟主故其歸也。名之宋襄執于荆楚故其釋也。不名是則春秋之義也夫。○○御纂春秋直解此會孟之諸侯也。渾宋地諸侯從楚伐宋已踰時矣。猶在宋地復從楚盟是諸侯皆從楚矣。書會諸侯而不書會楚者不與楚與釋以存中國也會盟同日。春昭非預約公畏威而宋即會即盟也。盟而即釋楚感已伸。盟與釋惟楚意也。宋公不言歸而言釋自凡各附賴人而釋無歸道也。諸侯復歸猶書名北不名者未失國也。

公伐邾取須句。邵公羊作朐左傳須句風姓伏羲後封于濟世主大皞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宋弁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取者反也。邾也。反其君者取而歸其君。猶云還之也。趙氏鵬飛宋氏廉諸侯以經言取不言反疑毛氏為不足信。西河毛氏謂春秋經也。經有因傳以見者。如此。但書取不書反其知反者以傳見也亦以有因經見者如此。伐邾取須句向使須句遂為遺弃則此已取之何必再取觀後之取則知此日之反此因經以見者也。若取之為義則推夫我曰子得之彼曰取即無書例。胡氏乃以善取為擅。夫取而有之尚不擅而擅夫遠之者乎。按胡傳以春秋書取為責不請于玉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于邦內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故毛氏取之。然胡氏云云自是正論。若謂凡得之彼皆曰取並無書例則春秋具一斷爛朝報不待聖人而後能作矣。毛氏傳好與胡為難此其一端也。○○御纂春秋

直解按左氏邦人滅湊句公伐邾而反其君須句風姓大皞之裔也既反其君矣曷以滅國罪之蓋使為魯附庸也則是魯取之耳陳傳良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雖反其君書取也

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趙氏鵬飛曰鄭人從楚力不支也宋不能抗楚而甘就執辱何以貢鄭人之弱而附楚也吳氏激曰鄭知宋伯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于楚宋公不自反以修己之德義乃遞於鄭而興師以伐之所以挑楚晉而取宋之敗也及邾子戰于升陸 升陸杜注魯地張氏洽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心也觀此則知春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趙氏鵬飛曰內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蓋為內諱也內以諱為敗內不書公亦為內諱也不書敗不書公其敗可知故云內以諱為敗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杜注云水名今在河南舞陽府柘城縣三十里泓之戰楚子稱人說經家皆以為微楚子然微楚子亦所以譏宋公也何也宋公方取饗鼓之餘而歸不能反躬自咎內輯其國外和四鄰休德養威待時而動乃合區區三小國之師以伐鄭鄭不可得而楚乘其間肆其暴一戰而敗敗而傷股不旋踵而身亡此誰之咎哉谷梁乃因其不阻隘不重傷不擣二毛以爲雖文王之戰不過是夫文之爲諸侯也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政四方莫不服從今宋襄慢謙未欲挑釁強降昧大義而徇小節雖以擬之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猶不足以當之乃謂文王不過是宜劉氏敬蘇氏軾諸家之駁其謬也○○御纂春秋直解以宋及戰深責宋也不知義而妄戰殘民命以圖雪私其致敗也宜矣汪氏克寬曰宋公身傷不言宋公敗績猶爲宋諱若歸陵之戰且書楚子敗績矣楚子校鄭不書殺又稱人微之也亦惡之也

齊侯伐宋圍繻 繻穀梁作閭杜注家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繻城今屬兗州府金鄉縣齊之伐宋謂其不與齊之盟也然非義也何也楚與堵侯盟齊吳氏所謂棄閭以干列國者爾齊侯不悟而盟之于國都宋之不與其盟不行義也齊反信此爲伐代之于敗傷之後悖禮甚矣且不特此也齊孝之得國也宋之力也今不思乃父外攘之功令諸侯以抗是燭于方張而忘人納己之恩乘其敗而伐其國閭其已不幾落井下之石者乎故趙氏鵬飛家氏鉉翁諸家皆以以怨報德非齊然則書跡非與之也正以其背太惠而忍於無不善故目其人而誅之也書伐書圍亦所以甚之也

楚人伐陳 吳氏徵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孟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會孟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惟見陳之服楚不見陳之貳宋令楚討陳之貳益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卽誣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藉其勢不至子滅陳不已也李氏庶曰陳頓之爭始此杞子卒 程子曰杞二王後而伯詳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子之後復稱伯高氏闇曰不名者史逸之又曰入春秋以來始書杞卒張氏若水曰左氏謂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胡氏從之非也若杞從夷則其卒也無赴無赴則不書矣或子或伯史之文耳焉得謂聖人黜伯而子之又升子而伯之耶狄伐鄭 許氏翰曰鄭執王使王破狄師天下何恃不賴宋氏鉉翁曰按左氏鄭不聽王命而執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討之春秋不書鄭破狄之所以伐何哉曰王問鄭人之罪齊魯宋衛豈無敢恤者乃命秋出師春秋書狄伐鄭繼書天王出居于鄭以見禍本在此可不謹哉朱氏睦樞曰鄭在王畿王所倚賴叔桃子將破狄王故先伐鄭此蓋爲叔帶謀也伐鄭果出王意是年王出居于鄭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

天王出居于鄭 天王出居于鄭左傳云辟母弟之難也杜注天子無外書出者譏王蔽于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也葉氏夢得胡氏安國陳氏傅良諸家皆主公經以書出爲貶辭謂襄王以狄伐鄭當辰諫不聽又德狄納狄女爲后而不厚其男女之際及子帶以狄攻王王遂出適鄭是王之致寇皆其自取故貶而書出以爲後世戒也惟趙氏鵬飛引金匱王出郊康王之陪王出在應門之內及易用王出征以爲王未嘗不言出之證且謂叔帶者惠王陳嬌之所愛則與鄭杜何異故辟之而出于外交武之神靈未滅天下必有勤王者此襄王之心也以此爲敗可乎近毛氏春秋傳力主趙氏按襄王之爲人就左傳所載觀之禍亂之作王實爲之厲階然春秋一經爲治亂臣賊子而作者也以滅倫干絕怙惡不悛如叔帶反置而不問而專歸其獄于君兄聖人恐無是情趙氏毛氏所云不可謂非持平之論也但其引書易諸出字以證此出則非是蓋易書隨文見義無闕疑疑與春秋子奪一係于書法者不同故天王居于春秋不言出以雖去京師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

之國矣故書出書出者以爲王之自出不與亂臣賊子之得福其君也○○○御纂春秋直解避于帝之難也襄王之爲世子以母后寵弟帶而幾廢及帝招戎斧齊王猶反之帶乃撫狄攻王是不能制之以義早爲之所異領叔桃子以招狄之柄而假之羽翼以及于難書此言自棄宗社也諸侯以非道出曰辱天王以非道出曰居明無外也侯國皆具辱莫非王土也于鄭春國于鄭也怒鄭而使狄伐之怒狄而與鄭國之比事以觀失自見矣

侯燬滅邢衛侯滅邢書石三傳皆以爲滅同姓劉氏敬張氏治胡氏安國均從之蓋惡其使禮至仕邢陰謀以取人國也毛氏春秋傳謂邢衛皆爲狄所滅而邢遷夷儀衛遷楚邱二國本宜協力同心以相援拯脊乃十八年邢反撫狄以伐衛圍冀圃及秋退而邢猶留師不去則邢惡其矣越明年衛伐邢以報冀圃之役并未嘗得志于邢又明年齊孝因邢欲報衛盟狄于邢以謀衛而二十一年春秋即伐衛是衛有狄禍邢實爲之衛文用間以滅其國蓋亦勢不俱立非得已也且春秋滅國三十有二十六年楚子滅鄭杜注楚同姓而不名或以爲待夷狄之禮也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城也虞號皆晉同姓以兩同姓滅一姓而虞與晉不名至晉獻滅虢并滅虞則以一同姓滅兩同姓而晉亦不名胡氏乃謂晉滅虞不名而此獨名春虞公貪璧馬以易邢與邢之撫狄以伐衛罪有輕重也夫不責虎狼之撫輩而責蟲魚之貪餌非平情也按諸侯土地受之天子非諸侯所得而滅故春秋書滅未有不以滅爲罪脊而惟衛獨名諸家皆援曲禮以爲滅同姓之證宋子曾疑之謂當是活下文書衛侯燬卒而訛今毛氏厯引經中滅同姓者以例之則此言名爲傳寫之矣必當如朱子說也○○○御纂春秋直解春秋書滅國多矣滅同姓者亦不一矣衛侯何以名尤惡其撫詐也左氏云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弟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葉夢得曰滅國之罪不待敗而見春秋之義常致意于所難察故殺葬侯名楚子惡誘殺人之君也滅邢名衛侯急誘殺人之國也

宋蕩伯姬采逆婦

孔氏頴達曰紀鴻璣宋采逆女此云逆婦者姑自來逆故稱婦也宋有蕩伯姬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竟諳意諳之後以蕩爲氏則此人字

蕩也劉氏敬曰婦人不專行姑無爲逆婦奉宋蕩伯姬采逆婦非禮也張氏治曰姑自逆婦公不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譏之

宋殺其大夫宋殺其大夫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同蓋闕文也故杜注云其事未聞公羊乃以爲宋三世內駁故三世無大夫衍之者曰宋公三世皆娶大夫矣不敗

臣婦也故三世無大夫也夫君即內駁不過一卿之女何至舉國皆無大夫師尚父邑姜父也未聞武王不以爲邑謂君不臣婦不知義據且經明曰殺其大夫矣而反以無大夫擇之非辭也殺某又謂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注家云公族有罪刑于向師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父累于宋燭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稱名氏此尤不經春秋非孔子家乘當爲後世示法何得證其祖名以留不白之恥况宋督殺其大夫孔父顯見於經殺孔父不諱而反諱孔父之後人爭至胡氏安國以此大夫爲泓之戰不死難者而崔氏即疑是嗣君即位三年後舉因治其罪不思宋襄之咎所敗乃其自取安可以責群臣趙氏鵬飛又曲爲之說謂襄公死成公立宋將託于晉乃歸罪于其臣以滅先君之心故殺其大夫然宋襄之心誰不知之豈殺其大夫乃可以澆雪者此亦因宋事而臆度也皆非關疑之道也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孔氏頴達曰國陳而納頓子于陳而出奔也楚人納之知其出奔于楚也公羊傳曰何以不言遂而之也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

故不言遜明比國陳納頓子正是一事陸氏淳曰穀梁云納頓子者陳也按經文楚自納之何問陳事劉氏敬曰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趙氏鵬飛

曰楚納頓子陳之罪也陳不仁不義陵頓子之小而追逐之楚人貪倂反假仁仗義而納之此誰致之也故陳之罪在于楚也

公會衛于莒廢盟于洮洮魯地即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之處也洮之盟左傳云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以後儒趙氏鵬飛以此爲集之

之解戴氏漢則以爲貶之之辭以春秋大例觀之平怨之事非事之甚不得已者衛子以父喪未踰年而出奔也胡慶以小國大夫而盟諸侯皆禮之失者則謂爲貶之是也

而莒自僖元年季友復杞之後未嘗無衛又欲平之而卒衛成繼立承父之志爲會于洮以平之其爲心蓋有比小事大之義也周禮有調人調和萬民合方氏除且怨惡同其好善則平怨于人固聖人之所許也此謂爲儼之亦是也一說吉慶若莒大夫之娶莊公女者于魯爲親莒魯之平衛爲之實亦吉慶破之故洮之盟莒子不至而

吉慶先至此于當日情事亦切據左傳似亦以經之意爲無益于洮之盟也

公會莒子衛同連盟于向連公羊作逃向杜注昌地寰宇記曰昌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吳氏激曰衛本欲平魯召之恐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必破與莒

子瞻故復為此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郿弗及。侵書人追書師。公革殺梁皆以弗及為恤。故一則曰侈也。一則曰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孔疏則以為禮文以美公之能逐齊師。胡傳又以為晉齊之縛謂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要魯數說不同。以經考之齊之所以侵我西鄙者因齊桓卒時宋納孝公而孝公之弟公子潘後為昭公。春本娶魯而魯欲立之。與師以拒孝公十八年。經書師救齊為此也。至是孝公修治而公追之至郿。郿者齊地。實有所未及。故直書之曰弗及也。諸家昧於見侵之由。泥于少稱太眾稱師之例。曉曉置辭。不思春秋書法人師並見者甚多。如前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後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皆先人後師。此豈戰時人少敗時人反多耶。抑宜戰時以少誘之敗時以多要之耶。然則稱人者殆以罪齊之修怨。稱師者明所追之為齊師。固非美文。以美公之能逐齊師亦非謹其法而故張大乎齊也。

衛人伐齊。張氏洽曰。二盟乃衛人平莒于我。攻為魯伐之。吳氏政曰。衛平莒。魯齊何與焉。洮向之二盟。雖濟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公乃連興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伐之衛與魯之伐。自取之也。毛氏春秋傳。齊衛無惡。車以洮向之盟。為我伐齊。故傳曰。洮之盟。攻也。胡氏不讀春秋。謂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而公兩盟之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是既不解魯齊之惡。又不識齊衛之怨。茫然立言。大衛未嘗伐齊。長也。前十七年齊桓卒十八年。宋人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此非伐喪也。齊桓卒。五年公子奉立。而宋襄連齊桓舊約。令曹衛以納孝公。此一伐齊。正所謂定齊難。正齊位。孝公所宜。感德不暇者。特顧之敗齊。則諸國師退。而宋必取勝。故齊卿宋則有之。然曹衛並無與耳。且齊果怨衛。則宜伐衛。今經書衛伐齊。是衛黨魯。而非黨衛也。衛怨齊。非齊怨衛也。且衛以黨魯。而後伐齊。非齊為黨衛。而後伐魯也。事有始末。時有前後。經文具在。何可使顛倒。潦亂至于如此。

公子遂如楚乞師。書乞師始此。孔氏穎達曰。凡乞者有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遙成其討。兵山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為名。趙氏匡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作隗。杜注。楚同姓。國湖廣荊州府歸州志云。州西南三里有夔子城。地名夔澗。蘇氏繖曰。夔。楚同姓。而不名楚子。以爲人。楚子。甚于名楚子也。陳氏傳良曰。滅同姓名。此楚子願也。楚自武王始。見于干傳。文王始見于干經。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人。孟之魯。嘗書楚子矣。而復人之頭之名。非遇弑。未登于春秋。則滅夔固不名也。滅夔名之。則疑于衛侯。樊氏家誥。翁曰。夔子不名尊卑。雖也。○○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楚滅同姓。經不書名。蓋欲削其譖。故不得而名之也。殺。誤以爲不曰。微國也。非也。赴告闕爾。○御纂春秋。秋。解。祀。不過。祖。夔。祀。熊。夔。乃以不祀祝融。鬻能。貴。夔。平。夔。以正對。而楚絀。滅之。貧其地耳。滅國為大惡。況同姓乎。况無罪乎。抑變上游之國也。夔滅。則通于巴蜀。楚益富。强。春秋所懼也。夔子不名。史失之。

楚人伐宋圍緒。何氏休曰。時以師號。君未至。又追用之。于是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芥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通用之。故從楚文。吳氏激曰。前年

宋成公忘父之讐。與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即晉。可謂能速于徒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其橫也。公以楚師伐齊。取殺公至自伐齊。左氏謂。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殺。染謂以者。不以者也。胡傳。楚強。禹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張氏洽曰。楚師而魯君以之。楚以其眾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吳氏激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恥。而遁所以甚其恥也。何氏休曰。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普文行伯辛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同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杞子來朝。杞子之後。朝稱子。子傳以為用夷禮。杜氏預因以為孔子黜之。范氏諭則以為時王所黜。二說相持。後儒袒左者。謂桓莊以來小國。因于大國之誅。求。每自敗。其辭如膝子薛伯之類。坐此為當時所敗。至于中葉。雖内地如莒子邾子諸夏。亦以夷稱之。今杞子自敗。以此東夷之朝貢。曾史書于春秋。故亦即以子爵書。杜氏誤會傳意。謂為孔子所黜。大孔子作春秋。方也。諸侯之僭天子。乃以燕陟之權自子。不始于身。為僭。申范養謂莊二十七年。杞伯宋朝。皆桓公。乃成公始。則稱伯。卒。又稱子。桓公始。則稱子。後。又稱伯。天下無父子對。傳通。兩相左。如此。春益書杞子卒。杞子來朝。必時王所黜。故賤。時而子即承之也。杞子來朝。

後又書杞伯來朝必時王所進故初黜而後陟也。按用夷之詭固有成公以邾取湨卽爲樂夷猾夏及子服惠伯言邾莒于叔向曰君信樂夷之訴之文可證然成之朝不用夷而卒反用夷桓初用夷後朝又不用夷于何徵之且春秋不聽人之自尊而肯聽人之自貶乎故通儒多疑時王所黜者爲逐顧同一杞也父則前陟而後黜子則前黜而後陟其黜也不知其爲何事黜其陟也不知其爲何事陟憑空結撰恐亦難以考信然則宜何說之從也。曰事可據者以事實之事不可據者寡聞亦說經之一法也。公子遂師師入杞杜氏頤曰弗地曰入八月無乙酉乙巳九月六日張氏洽曰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吳氏激曰魯在春秋爲次國未嘗不受强大之陵暴當推己及人所惡乎無以施之子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于魯朝禮甫舉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志在于取之也魚號東禮之國而陵小弱如此他又何貴焉。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孔氏頤達曰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爲序征伐則以主兵往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陸氏淳曰迨聞子師曰若書楚子則四國之並立不審故書曰楚人則從楚之罪昭然可見矣劉氏敬曰公羊曰其稱人爲宋公貶也非也宋襄公元久矣春秋前貶之明矣又終僖之廟貶何爲乎程子曰楚稱人貶之爲其合諸侯以圍宋也高氏閭曰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後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之嚴如此毛氏春秋傳前年是自伐宋此則合諸國伐之總以其威于晉也時楚成王親在軍而稱人都以子玉爲將也。

公會諸侯盟于宋○○○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之盟不書公而盟于宋則書公家氏鉉翁以爲不爲公遠其責公深矣然經滅楚子不書亦所以爲公諱也與漢之盟同○○○御暴春秋直解圍宋而盟約久闊也圍宋則宋公不與者矣何以書盟于宋蓋盟之國外不可別言地也公初不與圖以受楚憲且畏其威故往會滅楚子而書會諸侯侵曹侯伐衛侵曹伐衛胡傳以爲爲讖報怨據左傳晉大夫亡不爲帶衛所禮云爾其實晉之取威定霸皆出于此非但爲報怨計也何也從楚圍宋者雖陳侯鄭許曹衛不與然楚之所以敢大橫行者實以得曹而新婚子衛也則二國之罪固不在陳侯下矣使楚方圍宋晉乃遠攻陳蔡鄭許不惟無以解宋之圍而亦無及于楚安有城濮之戰惟不救其所已攻而攻其所必救則宋固自釋而我可以逸待勞此宋人告急之初子犯所爲即定侵曹伐衛之謀也故人而以誦論爻文或有不得靜若徒以報怨譏之恐于當日情勢尚未之熟審也然則春秋不問事而兩舉晉侯家氏鉉翁以爲言之不足又重言之幸其先天下之所難以慰諸侯之望春或信然雖謫不諭之間志于外攘者姑恕焉可也○○○御暴春秋直解晉侯者重耳也楚伐齊而圍宋宋告急于晉狐偃曰楚得曹滑衛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其侵與伐皆以致楚也兩書晉侯者侵曹既屬而後伐衛蓋兩事也不書救宋者據事書之謀隱而畧著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左傳作子嘉公羊作子攷未審孰是買之戍衛據全氏爲楚而戍也因楚校衛不免公懼晉殺于買以說于晉而又以不卒戍告楚爲雨解之辭蓋是時晉楚之強弱未判楚勝則從晉殺一子賢以從于晉楚間而觀勝負實之本謀也故書刺而不去公子明買之殺不以其罪也公羊云不卒戍者內辭也意亦同左故張氏洽趙氏鵬飛諸家皆主左氏惟毛氏春秋傳用設梁先名後刺殺有罪也之尤謂買之戍衛報衛之爲魯平莒伐齊非爲楚戌也其曰不卒戍者不成戍也謂不遇晉不從君出今而優悠無底公實憾焉致正其罪以利之刺者訊也如周禮三刺之刑訊而殺之不枉濫也兩說不同以經文觀之上書晉侯伐衛繼即書公子買戍衛後乃書楚人殺衛是買之戍衛在楚師未至之先左稱楚殺不克顯與經戾似從殺梁者爲是但刺字之義說文云直傷也與周禮司刑之訓審察者不同家鉉翁辨之已悉毛猶據以詒經又自貫不從君出奔本國大夫亦無從他國之君出奔之理此則皆有所未當也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界與也晉侯侵曹而不服罪故入曹執曹伯以畀宋人說經家或以書入晉爲敗辭謂曹子是時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辭令近人國又分其田以畀宋人暴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豈追不足尚也或又以爲竟之之辭謂弗共公無道逐君子而近小人至于亦帝者三百人且人背中棄而黨急旨俟侯伯執得其罪故稱晉張氏洽吳氏激則以經自晉侯侵晉至此皆書晉致楚與戰之由此不主儀既言而尤得當日情事蓋晉之用師于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庶也故先假道政衛之嘆衛不許遠自南河濟墨侵曹境而即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獨不聽致其君出奔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入衛

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伯畀受圍之宋人則楚不得不與晉戰知夫致其殃又致其殃是皆晉之君臣計之深慮之熟而後出于此此所為一戰而成伯業也然而彌安春秋晉侯書歸三國稱師于晉侯之能用衆以成此戰勝之功也蓋楚自入秦以知勢日強檣臂桓伐之僅致屈完於召陵未大利也故次年即滅弦叔鄭而莫之能制已而國許滅商敗徐孟之盟遂至伯主且為所執向諸侯之從齊者半折而服于楚矣幸晉侯君臣處遠計深能以逸待勞一戰而挫其威風于是乎不競是城濮之績列於召陵實是故張松過鳥鴟飛諸家皆主與之之說惟胡傳以書之畧為非子晉不思經於晉桓用兵恒稱人惟伐楚救鄭一書時晉大則侵伐執戰皆以將盡其子之之意均然可見且晉侯書作衛書執曹伯畀宋人無非為城濮之戰作緣起何謂書之畧乎黃氏曰抄以抑晉侯者不樂成人之美若文定云云殆於不樂成人之美者矣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書大夫○○欽定春秋博說彙集得臣有才而剛愎自用治其罪而廢之悔其不及而復用之斯為善矣先儒因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為罪累上遂稱責楚子似未盡得經傳之意罪累上者謂臣之罪累及上爾非謂臣不當罪也胡傳舉再賤再敗之謠先儒多從之者獨鄭氏仲輿以為謀人軍師敗則死之城濮敗而誅子王泜水退而誅子上鄢陵敗而誅子反屬國叛而誅子平是乃楚所以振飾其說似亦有理

衛侯出奔楚。禮諸侯失地則名衛侯出奔楚其不名何也。陸氏清以下諸家皆謂衛侯之出也以懼晉故使元咺奉叔武以與盟則固衛侯之國與失地者有間矣。歸國也疑叔武為夏已而殺之。是自等于失國也。故歸則名出奔則不名。胡傳乃謂晉文修怨因不名衛公以著其罪此殆為公羊晉文過衛侯之言所誤。○○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晉文君臣之謀持欲致楚戰而敗之以為取威定霸之計故致師于曹衛耳未嘗一言及於修怨也是故未與楚戰則衛侯不可許盟而曹伯不得不執其既敗楚師則執者可擇而出者可反委以此觀之晉文之不為修怨也亦明矣。

也據左注是襄王聞戰勝將往勞之故晉侯爲作宮于踐土而諸侯因而朝玉非晉召之也且時王本在廟而踐土廟地也其往勞亦非遠出也獻襄侯就不吉所言者非其所也意以踐土爲非天王所當居也然朝者觀君之禮所屬周之舊凡諸侯見天子于外子言皆曰朝是朝于踐土亦禮之所宜然也其所以兩書王所之朝趙氏鴈飛謂以著諸侯之不常朝得聖人之微旨矣蓋春秋初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一皆因伯事以行可見匪伯之故則未必朝也至此在外而得書朝後至京師而反書如者李氏廉謂此若書如無以見天王就朝之舊注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往也是也諸侯皆朝而獨曰公朝者春秋魯史也故但以公朝言之而諸侯之朝自見非是魯一國朝而諸侯皆不朝也

高氏聞曰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自信先期而入因殺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尊貴衛侯也李氏廉曰胡氏所引叔武之事本公羊與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爲謀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爲忘嫌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武極乃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卑此公羊所以爲實錄也

杞伯姬來 杜氏預曰莊公女歸甯曰來家氏鉉翁曰伯姬來寡成風許氏曰書此志入杞之怨釋也天下有霸諸侯弛兵於是族姻之恩始缺鄰國之好交修以是為晉侯之澤也季氏本曰伯姬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亦老矣而甯歸來魯豈得已哉國小為魯所陵也毛氏春秋傳去平杞桓公來朝公以他事遼伐之故此來解免伯姬者莊公女杞桓公母也三傳皆不能解而杜曰歸甯夫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甯莊公也前五年杞桓公來如會獨許公會晉侯齊侯宋公祭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子溫秦與諸侯會始此吳氏激曰諸侯服楚而同闔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最小弱而猶不改國故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又欲討衛者元咺訴之於晉故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叔武稱子班鄭下同踐土無邦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可見晉霸之盛矣湛氏若水曰穀梁曰諱會天王非也天溫會將以朝王討罪而天王亦會有何義乎若以此會為諱王會則下不當又有天王狩河陽之文矣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晉地杜注河內有河陽縣今懷慶府孟縣西三十里有河陽故城即其地也左傳晉侯召王以見諸侯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啖氏助謂以常禮論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胡傳引之謂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語與程子晉文欲率諸侯以朝玉而懼其不能故請以行之意相發西河毛氏則以召者諸侯與呼召義異謂晉文之意欲假冬狩之禮請王狩于河陽以誇耀諸侯夫子修經時去一召字以示尊王之義非晉本不請狩而改之曰狩也說於事實亦近右史記稱晉侯召襄王王會之河陽踐土不知襄王非特不嘗與晉侯會且河陽踐土竝非一地踐土勞師在夏河陽之狩在冬亦非一時合以為大其說甚偽解又謂九國之師並入王城恐驚天子故召之來然使師次河陽而諸侯入見何驚之有或曰諸侯追遠令其至溫不便又令至洛故須召王夫溫之與洛相去幾何惜諸侯跋步而勞萬乘之駕孰得孰失可不辨而自明此皆所謂求其故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者也○○○御纂春秋直解是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也變文書待若王之時巡焉尊之也溫在河陽書河陽大之也說就諸侯干溫也春秋尊王而全其名所以明王道也果具省德修政安見東周不可為乎聖人尊周而欲興之無所不致意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欽定春秋傳說彙左氏稱衛侯出居襄牛閭楚敗而後出奔使元咺奉叔武以受鹽公羊謂晉逐衛侯而立叔武二說不同然衛侯懼晉而出奔則亦晉逐之也叔武與踐土之盤則亦晉立之也故可並存○○○御纂春秋直解元咺訴故也君臣無繼乃為臣執君平歸之于京師者緩辭也自治其獄獄定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劉氏敬曰其言復歸何夫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已絕而復怨也惡則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以文公為之主也陳氏傳良曰大夫言復者仇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樂盈復入皆仇解也張氏洽曰叔武雖死而非成公實殺之元咺豈得以此訟其君而致之縲絏元咺歸衛置於蔡季華元之歸特書復尊者其假伯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

定自桓公之後諸侯從楚眾矣許在鄭之南密邇于楚久服楚之威今是以難變也吳氏激曰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

曹伯襄復歸曹遂會諸侯圍許 孫氏復曰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此言曹伯襄復歸于曹者晉文救之也晉文執之曷為晉文救之春秋亂世強侯執辱小國之君無復天子命執之命之自我而已劉氏敬曰曹伯襄復歸於曹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國名且忿不同具貶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杜氏預曰遂者得復而行不歸國毛氏春秋傳晉文有疾曹用監侯孺之言賂晉並鬼使巫疾時以還曹伯為解遂復歸曹襄惠伯名史凡出奔歸圃例當稱名此與桓十五年鄭公子忽復歸於鄭襄二十六年衛侯衍復歸于衛例同胡氏謂伯略筮史故號稱名夫文王因羑里亦以賂免乃不敗愛卒而返文王可乎介葛盧采介杜注在城陽縣臨邑縣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里有縣城古介國也杜氏預曰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陳氏傳良曰介一歲再至其寢將安

在乎故臣書之介人侵奪譏有以來之也。毛氏春秋傳夷無相朝之禮故祇書來言來而已此與襄十八年白狄宋例同舊謂其用夷禮故不稱朝非是尋蹤土之豎且謀伐鄭也胡傳貶而稱人詳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下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上陵而無君之心者矣故以為大惡也以後諸儒或以為大夫之父政于是乎始或以為者晉文之慢王然大意皆不甚異惟程氏謂晉大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進王城又與王人豎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以大夫為諸侯不知何據疑行文之偶誤也又按公殺經文俱書公會惟左氏經文無公字黃氏震以為闕文謂會者既非諸侯則書人乃其實事未必陰為讖詆如諸家說也論亦近是當存以備考○○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先儒皆依左傳謂列國大夫貶而稱人程子獨謂諸侯貶而稱人不知何據疑是文誤○○御纂春秋直解謀伐鄭也晉文召王而朝受訴執衛因病復曹諸侯其瓘之矣故許不服而鄭亦惑不自反而謀伐之晉志驗矣諸侯同盟王官位之不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始與焉然猶敵諸侯也今則大夫敵之矣胡安國曰翟泉近在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下與國卿盟是謂上替國卿上盟王子是謂下陵故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端具本之義是也公與盟而不能正其失故諱不書公秋大雨雹左傳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胡傳以為是時即位日久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之兆按漢志載劉向說云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燠陰氣背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運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露溼渴之在閒氣而湛于寒泉則為冰及雪之泮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雹者陰陽也蔽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震猶不書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背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殺子赤立宣公胡傳云云蓋本於此考春秋全經或紀災或詭異而皆不著事應春以天道違不可執一說以求之故也其實學不虛妄皆有自致故政治則陰陽和政亂則陰陽沴感應之機捷於桴鼓或有其兆而無其眚者則人君恐懼修省以消其禍於未萌耳以董子天之愛人君至無已也惟告之而不改而殃敗乃至之說觀之可以得其故矣狄侵齊高氏閭曰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秋之師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攘斥之吳氏激曰狄敢子乘間而侵齊並又自城濮踐土而下伯業漫漫以爲至此亦可以自反矣

胡傳謂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殺梁子曰待其殺而後人也待其殺而後人是志平殺咺瑕者也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季氏本曰當甯俞始盟既使后者無懼又可失信以殺咺瑕故不去大夫謂宜待以不死也杜氏預曰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衛侯鄭歸於衛衛侯歸國書名說者謂執不言歸執而言歸尼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也此非也衛侯之見執於晉而歸京師也與成十年執曹伯歸京師同乃經於曹伯之歸第書曰曹伯歸自京師不名曹伯無罪也衛侯之有罪余何衛以王室懿親甘背晉即楚復見伐於晉又棄宗祐而奔楚幸而得歸乃殺無罪之叔武為元咺所訟晉侯執之宣諸京師之深室賴晉人為之納賂以諧晉始釋之夫亦可以自反矣比歸而又殺元咺及公子瑕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胡傳謂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殺梁子曰待其殺而後人也待其殺而後人是志平殺咺瑕者也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季氏本曰當甯俞始盟既使后者無懼又可失信以殺咺瑕故不去大夫謂宜待以不死也杜氏預曰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衛侯鄭歸於衛衛侯歸國書名說者謂執不言歸執而言歸尼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也此非也衛侯之見執於晉而歸京師也與成十年執曹伯歸京師同乃經於曹伯之歸第書曰曹伯歸自京師不名曹伯無罪也衛侯之有罪余何衛以王室懿親甘背晉即楚復見伐於晉又棄宗祐而奔楚幸而得歸乃殺無罪之叔武為元咺所訟晉侯執之宣諸京師之深室賴晉人為之納賂以諒晉始釋之夫亦可以自反矣比歸而又殺元咺及公子瑕

王釋之故可曰歸自京師衛侯之歸雖亦天子釋之而其權實操于晉侯且納賂焉非天子所以命諸侯之道故不言歸自京師也此春秋之權衛也

晉人秦人圍鄭圍鄭之後孫氏復胡氏矯僞據經文以為責鄭不與盟也而或者因左氏有無禮於晉之言遂以貶而稱人為責晉不應復修舊怨家氏矯翁曰晉文始心可曰舊怨未忘今幾年矣豈猶以舊怨加兵蓋翟果之盟而鄭不至是以疑其戒于楚耶汪氏克窮亦謂鄭戢于楚而數加兵非專為私忿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且二國同役而不同心貶而人之益有在矣○○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鄭在王畿於翟果為近伯主盟于近地而不至是亦無禮不必專指出亡時事也况王罕晉侯鄭伯為傳又屢同會盟豈晉至此時猶修舊怨據此則家氏汪氏之不主舊怨其見卓矣○○御纂春秋直解翟泉謀討鄭討而圍國暴也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而秦助其虐故皆稱人以貶之圍鄭不服伯業衰矣且約秦非計也秦虎狼之國導之使見諸侯之弱而有雄心舉起入渴禍延數世而不已則晉文之過也

介人侵蕭 徐氏彥曰宋朝稱名令稱人春退之也張氏洽曰介再宋而次年遂侵蕭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衛之聘同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京師此聘周之始如晉此聘晉之始陳氏傳良曰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於晉也黃氏仲炎曰凡書大夫如京

師者見諸侯不朝而聘也

取濟西田 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為晉所畀之曹田公羊以為曹所侵魯之故田趙氏匡及劉氏敬以下皆從公羊蓋淮岱皆魯境而濟水出齊魯之間故有齊濟有魯濟今曰濟西是自濟以西之田其為魯故田也明矣毛氏春秋傳則主曹田而以為魯辰重之危而力取之非晉人所分按經書田者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汝陽田八年韓牙來言汝陽之田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邾誰龐陰同呂氏大圭謂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而我取之故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故曰歸然則此之書取亦以為非曹人之所欲云爾不得以鄒東沂西為比也或曰果復魯舊地而書法何亦與取非其有者同也張氏洽曰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

不以其道也况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王公之義乎

公子遂如晉 趙氏鵬飛曰前日公子遂以如周之故遂如晉則事晉為不專而繼得侵魯焉于是復以遂如晉謝不敬也然宰用公之聘在遂未如周之郊而濟田之歸在

既如晉之後則周之恩為厚於魯不再如周而再如晉僖公子輕重厚薄之間抑亦左矣

四卜郊 鄰者祭天之名以其祭於郊故謂之郊但郊有二一是報反之祭郊特牲所云大報本反始者是也此惟天子得行之一是祈穀之祭五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此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報反之祭在子月郊特牲迎長日之至周禮大司馬冬至祭于圜丘皆子月也祈穀之祭在寅月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桓六年傳啟蟄而郊漢太初以前歷啟蟄在正月中皆寅月也魯之郊本祈谷之郊初未嘗僭天子說經疏因明堂位有孟春乘大轡載弧矟旛十有二旒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之祀遂成謂春秋書郊為魯之僭禮不知孟獻子所云郊郊祀后稷是言祈農之祭與孝經所稱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不同且春秋書郊皆在四月與冬至之郊亦截然不兼諸家信明堂位無稽之說微辟試斥其亦未之考而已矣然則四卜郊何以當卜虽不過三今三卜不從而四卜以是為禮實則非禮耳蓋祈谷之祭自啟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謂不過半分春言不得過春分也郊之用辛報本與祈穀皆然然或上辛不吉則卜其次次又不吉則卜其三以三辛皆在本月內也有本月中氣郊在後月春

古謂之下限魯之四卜或因下限而然然三卜不從則神之不饗可知矣而必四卜而後免挂持書之所以著其渭也

猶三望 祭名望而祭之故曰望也三望之訓諸家不同公羊以為泰山也海也費達服虔以為是一是山一是一川杜氏預左傳注取之考古望祭無有

言及于星春且祭法星為六宗之一與日月皆祭於壇不聞祭望祭專指山川而言尚書望於山川其明徵也故孫氏復張氏洽胡氏安國諸家皆主公羊鄭康成則去河增海趙木納又去海增濟說雖小異然以望為望祀境內山川則不異也戴氏濬獨謂當借用天子禮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黃氏震甚是其說以境内山川諸侯所當祭者常事不書其所書必非常祭也義亦可通而要非經意據之意以望祭山川原因郊祀而及卜郊既不從則望祭亦可以凸可以凹而不凹故書猶以著其失與書猶繹正同一例非以其祭西南北三方而後為非禮也

杞伯姬來求婦 陸氏淳曰經文直書之以志其非禮耳公羊云兄弟之辭有何義乎劉氏敬曰其言婦姑言之之辭也婦人不專行杞伯姬來求婦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也李氏本曰杞伯姬為魯所隸故杞伯姬二十八年來魯今又來求婦求庇于魯也

術 遷于帝邱 帝邱杜注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墟故曰帝邱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有顓頊城是也黃氏仲炎曰傳曰諸侯有遷守在四處夫何遷之有不知出此而惟適是畏惟地利是擇居者無已則遷者亦將無已是徒勤民而已非善為謀也家氏鉉翁曰齊桓晚年不能教養猶曰黃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為盟主哉

秦人入滑 胡氏甯曰秦人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宋滅之也而詳其悖心無故滅人之罪者矣。汪氏充竟曰滑國伯爵杜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冠帥師嘗入滑矣蓋國近於鄭故秦雖滅之而不有其地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殽之戰秦不稱師與人曲在秦也故後氏淹豐謂為許晉襄之以權變禮胡傳因程子忘親背惠之論以重衰即戎之風。宋史記晉與秦等非絕意也夫秦皆貴戚鄰自絕前好使晉文不念舊德已經從子祀所請而擊之矣乃晉文卒秦不惟不弔反乘其喪而伐其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先矜之言非過激也至墨經與戎古人有行之者安淮徐並興魯君凶服命師夫豈不義而實妄一廟聖人肯取而列於善乎而或謂魯拒門庭之寇也要邀鄰國之利也不可以並賤曾未思滑今河南偃師縣今般河南府陝州滑固近晉而殺則晉境也晉為盟主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雖在遠地猶當救之況密邇邻鄉與東鄰不敵者何異而得晏然已也且秦之襲鄭也不假道而過周之北門免胄起乘其目中宜惟無諸侵抑且無天子非殺之敗匹馬隻輪無反有以懲艾之則滑必入秦滑入秦而秦立扼函谷以成建瓶之勢京室危於累卵矣是晉之敗秦正所以繼先君之怒而功烈同于城濮者此猶責其忘親可乎然則晉何以書人為晉子諱也曷為為晉子諱禮廣而戰於義究有未安謹而稱人若其未嘗親行者然蓋責在秦自不得不怨在晉也○○○御纂春秋直解晉人畜晉子也在殽行師宜為罪矣乃學文書人若晉人同族而不以晉子戶其事者全晉子也及者殊之也不使戎與晉為序也夫秦罪宜誅然當請命于玉且非明正其罪邀以敗之而先君受秦之殃頃棄不顧乃全晉子何也曰滑同姓而近近滑又晉地是門庭之寇也昔背晉約今背秦過不在晉矣

晉人敗狄于箕 箕杜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今在大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杜氏預曰郤缺稱人未為卿許氏翰曰自三十年秋始侵晉晉未暇計自是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矣不復犯疆

隕霜不殺草木梅實孔氏穎達曰此云隕霜不殺草木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殺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意言殺重草輕也劉氏敬曰九月其卦為剝剥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令臣受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諫不行舒緩之應也許氏翰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據而文公以閭翁讐之三桓之威自僖公始卒以尊魯管仲者安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軍師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秋也襄既敗秦故國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